

英雄榜

龍
爭
第一

BH-14
英雄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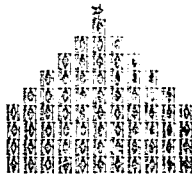
蘇中四分区第一屆群英大會特輯



MG
1-820.18
1



前 言



——不平凡的業績，在這些平凡的人們中間——

分區羣英會召開之後，我們爲了加強各方面對這次大會的認識，爲了擴大全會內容的宣傳，爲了提供與現實資料給同志們精刻研究——爲了我們整個工作的提高一步，出版了這本特刊。

這大會上湧現的許多英雄與其英雄事蹟，是有其產生的具體條件的。正因爲本分區大部份地域是敵人特定的清鄉區域，敵人在這渴望測定他的命運，它用了超度的軍事政治力量，集中一點，看看它是否有辦法來統治中國人民，作爲它能否挽救它的滅亡的試探。我們兩年來的反清鄉鬥爭，事實上已給了它一個明確的答覆，而這答覆是否定的。

我們究竟倚靠了誰？纔能够粉碎了這種兇惡敵人的企圖的呢？這裏便是我們具體的說明——我們有這樣大批的戰鬥英雄，主力的與地方的；我們有多數多中的神槍手；特別是我們有好多智勇雙全的民兵英雄，與努力生產使勞武結合的勞動英雄；我們有一批神速的，嚴肅的模範工作者。他們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他們有正確的方向——達到勝利成功的方向；沒有這，沒有全解放區總的鬥爭的勝利，想打破兇惡敵人的這種企圖，是不可能的。

在我們現有的基礎上，這次大會的收穫是比較豐富的。我們集中了這許多從戰鬥中生長出來的英雄和模範，他們帶了自己的英勇事蹟，把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的經驗，作了次總的交換。他們對民族、對人民、對黨、對工作無限的忠誠與責任心，他們的聰明智慧與堅決勇敢——一切他們的德性、才智與能力，都互相交流互相啓發，而推向更高更新的階段，大家獲得了一個英雄模範的標準。同時，正因爲他們有謙虛的，更求進步的誠懇態度，大家衷心的互相檢討互相學習，進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對他們自己思想上也經過了一番改造，即對革命着實具體的基本條件——羣衆觀點，勞動觀點與犧牲決心，都有了新的認識。這是我們今後大發展中可貴的堅實基礎。

在另一方面，我們許多幹部同志在這次大會上受了深刻的教育，我們有了調查，有了研究的資料；有些同志發現了這些不平凡的業績，原來在這些平凡的人們中間，不覺大吃一驚，因而自己檢討了過去的官僚主義與非羣衆觀點，同時覺覺了過去在我們工作中所暴露出的許多缺點；和我們過去在領

導上對發現幹部，創造、培養、教育幹部很少不够的地方。缺點與錯誤的揭露，同樣是這次大會最可寶貴的收穫之一。

但是，因爲我們的英雄運動還只開始，英雄選舉的態勢時間短促，選舉也不够普遍；自然，我們還漏去更多更好的英雄模範是不免的，而產生出來的英雄模範也就不一定是非當成熟的。好在這只是初次選舉與表揚，我們廣泛的開展英雄運動，正應該從此加倍努力！我們希望以此次英雄表揚爲基準，全分區各方面展開競賽，以互相幫助互相砥礪的精神來舉行今後的決賽——到第二次更大規模的羣英會上，我們一定有更好的成績。

對特刊的「問世」，我們有下面的一些期望：我們的抗日人民！都從此激發，不啻在戰鬥上，生產上，擁軍擁政上，優待抗屬上，以自己的努力和成績，來爭取二次大會上的英雄和模範！

我們的戰士與黨工作幹部們！我們不應該以嫉忌英雄的態度或瞧不起英雄的眼光來對待英雄，我們應該公佈我們的成績，創造新經驗與新紀錄，來突破第一次大會的成績，爭取二次大會上的英雄和模範！

我們已選出的英雄和模範者！我們不應該滿足於我們已有的成績，而應該加倍努力，勉爲各級黨和政府與廣大人民之間的橋樑，要站在人民之中，不要獨在人民之上，使自己成爲真正的羣衆中的領袖，領導廣大人民去鬥爭去生產，不斷的創造與奮鬥經驗，培養與教育後來的更好更多的英雄和模範，起帶頭作用，爭取二次大會上不掉隊；「不要做一時的英雄，要做一世的英雄！」

我們的領導幹部與工作同志們！我們要更好的掌握英雄運動，克服一個偏向——尤其要照顧到團結中間份子和爭取教育落後份子，不使英雄運動有任何疏離羣衆的現象存在。亦即加強英雄運動與廣大人民的結合；加強精密調查與佔有研究的結合；加強瞭解情況與領導方法的結合；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加強政策觀點，以達到我們整個工作的提高一步！

這次的收穫是基本；而更大的收穫則在將來。不斷的努力，是我們一致的方向！

一九四五年五一勞動節

他們爲廣大人民，不惜任何的流血犧牲！

過去一年中，我分區主力、地武及民兵，連續不斷的進行了戰爭，取得了分區抗戰史上的空前勝利，分區司令部特將過去一年中戰績發表。(東台未統計在內)

(一)大小戰鬥四百五十六次，(主力一百三十三。地武一百九十二。民兵一三一，部份未統計在內。)

(二)攻克據點：暨河、日新河、利民、袁家河頭、富安、大漾港(分重佔)、池頭、六甲(現重佔)、五吳、董甸、海晏、太子家橋、楊家碼頭、二甲、桑灶、南坎、八總、迎泉壩、七總(現又重佔)老洪港、八廣、暨積港、牛洪港、川港、回香莊。

逼退據點：波羅、長來、向陽村、觀家、二甲、巴掌、富安(重佔後逼退)、岸頭、黃磚、公司、東興(重佔)、黃倉、魯家樓、三餘、九門閣、兵房、北粉橋、白龍廟、舉家幫、五總埠、新壩、懸家園、金家莊、鎮港橋、樂家店、李園、背里子、三角渡、楊家橋、大王廟、東王廟、龍王廟、葛家橋、小石橋、銀杏埠、曹家埠、二番、莫園、興仁、嶺坦、馬湖樓、三星、姜灶港、侯家油榨。

總共攻克據點廿五個，逼退據點四十四個。

(三)擴大解放區：一千六百七十四平方公里、解放人民約六十三萬人。

(四)敵傷亡：

1、斃敵官加藤、丹木、元和夫、織田中隊長以下二十二名及敵兵五百一十一名，傷敵官菅元中隊長以下共二百名，俘敵小隊長以下五十八名。

2、斃傷官兵六〇五名，傷敵大隊長以下二百六十二名，俘傷官兵一

千二百六十三名。

3、斃頭軍廿四名，傷頭軍卅五名，俘頭軍大隊長以下二百四十五名。

4、反正及投誠：敵砲兵二名投誠，偽官四、兵一二四名反正，榴機槍三、步馬槍一〇五支、卜壳槍十二支、手槍一支。

以上反正投誠及斃傷俘敵共三千三百五十一名。

(五)繳獲：

1、武器：迫擊砲四門、小砲十二門、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四十九挺、(九六式十六挺)步馬槍一千四百卅七支(九九式三支)、擲彈筒十七個、卜壳槍五十支、手槍廿一支、衝鋒槍一支、手提式三支。

2、彈藥：迫擊砲彈廿一枚、小砲彈四十六枚、機步槍彈二萬四千五百〇五發、手榴彈八百四十七枚、彈筒彈八十個。

3、其它：氣艇三艘、自由車三五、機槍夾子廿三只、金戒二、手錶九、偽幣一千〇九十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三元。

(六)破壞：汽車十二輛、汽艇一只、公路七百卅里、橋五十三座、電綫三七一三五支。礦硯二百多座。

(七)救出肉票一五九名、解放民快二四五名、吳船五、羊、牛……等、自新偽隊長一百七十一名。

(八)我軍傷亡及損耗：我傷壯幹部十五名、戰鬥員三百零一名、負傷幹部廿六名、戰鬥員四四五名被俘幹部二名、戰鬥員九名，失蹤戰鬥員六名，損失輕機二挺、步馬槍一〇七支、卜壳槍八支。消耗機步彈四萬零三百七十發。其他彈藥一部。

看我們分區健兒，一年中殺傷多少敵僞？



戰 門 英 雄

一等英雄

黃士其：出沒於敵人心腹最要緊的武工隊員，在敵據點朱季港一次即擊斃特工十名，在三岔公路上擊斃敵聯絡官，在崇海鎮直闖入敵營房奪出九六撥槍。

孫茂林：肉搏戰中，他和敵中尉繳田鏢交，拚死了繳田。

張順清：身經四五十仗中，一個榴彈從頭蓋裏滾出來，他接住丟回溝裏去；第二個從牙上滾下，他用自己手背擋住在手背上爆炸；第三個炸彈在他背上爆炸。他頸部手背上都受了傷。他以自己的血肉保衛了同志們安全後，衝進溝裏，解決了偽軍。

胡孝義：第一次豐利戰鬥中，他從地洞中活捉了偽團長紀柱及隨從，二次豐利戰鬥中，他帶了一組同志，衝入敵陣地，俘虜了偽軍七名。

一等神槍手

王祥：兩年反清鄉鬥爭中，他以自己一條中正槍，殺傷三十六個鬼子，十餘名偽軍。

二等英雄

曹汗江：他屢次完成了艱險的任務，兩次據城戰中，他帶突擊隊員打突擊，使突擊的敵人無法漏網。

梁王寺戰鬥中，他穿過在敵人火力網下的廣場使我軍前鋒部隊，堅持戰鬥，解決了困難。

覃忠進：是他帶頭解決了鬼子飛機上的少佐等一羣敵軍官。

龔成：二年反清鄉鬥爭中，他繳過二十二支步槍，一個彈筒。

朱鳳岩：屢次伏擊戰中，有巨大斬獲，有一次攻堅戰鬥中，身負重傷，仍隻身爬上碉堡，繳槍多支。

許學貴：四次攻堅戰中，突擊隊員，每次都衝鋒在前，多次解決了敵哨位，曾繳過十餘支步槍，和一個彈筒。

楊大和：繳到捷克輕機槍，斃敵多名。

李錫芳：沈家橋戰鬥中，赤手空拳拚死鬼子，繳到彈筒，步槍及指揮刀各一。

杜長勝：身經五十餘戰，繳槍十五支。

宣福康：屢次戰鬥中表現英勇頑強。大豫鎮戰鬥中，他腿都帶花，仍拚死鬼子，目見親兄弟陣亡，他革命更堅決。

張俊：洋口、豐利兩戰都是一個人俘獲人槍十餘。先後繳槍二十餘支，砲一門。

譚兆良：海上英雄。曾繳過三挺機槍

一門砲，曾在兩次遭敵船包圍，他帶花後，遲堅決掩護其他同志，安然突圍。

田國正：豐溪村戰鬥中，他指揮一個班擊潰頑敵一個排，並繳獲撥槍二挺。曹橋戰鬥中出色的敢死隊員。曾帶花二次。

戴學熙：他繳過八支長短槍。

朱增祥：（材料缺）

三等英雄

卞洪俊：機槍手，對自己武器使用極熟悉，屢次大量殺傷敵人。梁王寺戰鬥中，他更以鎮靜和勇猛，打垮敵二挺封鎖要路的機槍，並使我們部隊衝上去繳獲他！

沈國元：區隊黨士，曾各三。一次俘獲人槍

高德山：楊家橋戰鬥區隊員。俘偽軍八，繳槍六支。攻石港由於他帶頭解決偽步哨，使後敵部隊勝利解決了偽區。

張春棋：曾三個人擊潰偽軍，勇剿出犯偽軍，他游過河去，繳槍四支，並一氣衝入據點，從碉堡中繳槍五支。

陳友祥：拚死鬼子黃長，他指揮一個班消滅偽軍二個班。

卑起鳳：區隊戰士。在公路七，他擊斃鬼子二名。

楊德新：反清鄉初期出名的狙擊班長，分區區隊中第一個做到了「九六式」。

施文道：啓西區隊班長。去年與敵作戰廿餘次中，有一次即斃敵二名，繳九六式一挺。

周順余：歷次戰鬥中表現為英勇的突擊隊員。

許木生：殷家莊戰鬥，他佔領高岸，以二十五榴彈，擊退敵四次衝鋒，斃敵六名。七灶河戰鬥中的出眾英雄。

陳志良：他在南坎戰鬥中，拚死一個鬼子後，又拚死了鬼子小隊長。英勇的偵察員歷次戰鬥中，由他在前開路。

張鶴峯：南坎戰鬥，他和六個鬼子拚刺刀，他腿部帶花崗地，鬼子被我們殺退，他拿起死鬼子槍沖鋒。梁王寺戰鬥、帶花後頑堅持戰鬥。

盧善椿：七灶河伏擊戰中，他俘獲敵二名，繳槍二支。

王榮裕：他曾在一次反敵人擊襲中，抓獲半個班打退八十敵人，另一次也以機智靈活，以少勝多的掩護了部隊。

張廣林：七灶河戰鬥中，第一關跳上敵汽艇，他奪下偽縣長的快機，他的英勇衝鋒，成為戰鬥勝利的關鍵。在馬甸戰鬥中，他以卅多榴彈，殺傷五倍於我的敵人。

張桂泉、**張汗忠**、**周漢章**、**盧錦泉**、**顏元岩**、**顧臨寬**、**施再興**：（以上材料缺）

戰關襟籠
王英、**李松林**、**邵紹興**、**邵維明**、**姚惠成**、**葛建**、**顧憲昌**、**張錦生**、**朱祥福**。（以上材料缺）



一等英雄

何厚生：區隊發給他三條破槍，要他組織民兵，一年中發展成三十四條，去年七月，他帶領鄉區民兵配合區隊，拔除了莊鄉邊境上的富安據點，第二次敵又來，他組織領導鄉區民兵和民兵，提出：「一條黃瓜一條命，一個鬼子一捆柴」的兩條鬼子的口號，經三個月日夜周旋，終將敵偽逼退。

陳德：王家河附近四鄉民兵游擊防作戰的創造者和指揮者。在一次最大規模的遊防作戰中，四五十個民兵殺退敵二百餘，並殺傷他二十餘名。直至目前，王家河敵偽的活動，仍不敢越出二里外。

孫啓祥：二十歲的青年農民，據點游擊英雄。去年一年中，他領導鄉區民兵，從據點中繳出二十二支

長短槍。先後配合區隊武工隊解決了偽鎮公所、偽警署、偽區署。

二等英雄

吳振清：分區民兵中，第一個活捉到鬼子。會乘區隊攻打利民鎮時，帶領民兵羣衆，解決了五挺偽械開槍。

周樹德：范公堤上的捉炸手，兩次出色的爆炸中，炸毀敵汽車兩輛，斃中偽營長二十多名，會乘主力擊潰胡言河為軍時，以一塊磚頭，繳槍三支。

陳愛國：進行三十多次游擊戰，曾在一次據點市鎮戰鬥，以八個榴彈，和帶有一挺機槍的二十餘偽軍，相持兩小時。

陶有林：在反清鄉鬥爭急劇時，他家

被燒掉，老婆瘋死，自己頭部帶花，被弄得家破人亡；但他仍堅持苦鬥，先後俘虜爭取白龍崗據點中伙伙，偽鄉長等十餘名，終將白龍崗敵偽逼退。

江名餘：去年夏收中，以秘密爲奸，打開團結鄉偽化的局面，之後發展爲羣衆性的游擊戰爭。並更進一步發展到四鄉游擊防作戰，他是團結戰鬥爭中的重要骨幹。

周銀貴：有仗必打的游擊老手，西亭敵偽的眼中釘，西安區解放鄉人民利益的英勇保衛者。

張富元：領導王家河羣衆堅壁游擊，反偽化的組織者，王家河偽化匪惡的對手。

呂桂山：八個月活捉偽軍九人，繳槍一支，榴彈十一顆。從敵人牢獄中解救使南陽縣游擊隊長，用地雷

看敵人的肩膀腳下炸死哨兵，他罵民兵稱他為「小諸葛」。

二等英雄

龔友山：反清鄉初期鎮蕪北固鄉民兵作戰四五十次。

蔡慈：使用地雷有創造性，會一個地雷炸死四個鬼子，傷偽軍二名，會動員本鄉全部基干隊參軍。

張乃貴：鎮守豐利鎮門仗的基幹隊長，會帶六個基幹隊員擊退了三百敵偽。

張九山：從敵偽手中，他一人奪來五支步槍。

孫德才：在夏季反掃蕩鬥爭高潮中，他發動本鄉三千男女老少羣衆，逼退三角敵據點。

曹松山：從據點中活捉和殺死偽鄉長鶴鎮長等十一名，火燒二甲鎮據點中的橋樑，在區隊指揮下，他第一個跳入二甲鎮，殺死偽清鄉分隊長，引導偽軍反正。

張宏高：他以三條步槍到敵偽，以四條步槍，打退二十餘個糾纏敵偽。最大規模的一次，他帶領基幹隊和三倍的偽軍，打了「赤膊大戰」二小時。

丁秀岩：先後從據點中，殺死二個偽員。

王正遂：他帶兩個榴彈打擊敵偽，活捉偽鄉保長多名。

李海成：先後會同隊腳下，活捉特工，漢奸多名。

俞復靖：赤手鐵鎚兩支步槍，打劫敵運中，劫到九六槍一挺。

袁吉峯：腳下，對全鄉區偽化鬥爭所起的作用很大，主

力攻打童甸，他繳步槍四支。

陳子漢：帶領部隊以軍政攻勢，逼走姜灶港據點。

邱家成：配合主力打童甸，繳步槍四支。

顧錫九：領導民兵經常破擊三廠敵大隊部到各地電綫活捉三廠四個偽軍的主要指揮者，並在據點中活捉偽軍漢奸多名。

陳錫才：活捉據點中偽軍哨位，繳步槍一，在鄉下活捉偽副區長。

陸志學：進行多次據點內偽奸運動，海南區黨東鄉反偽化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倪文龍：在毫無基礎淪陷多年的鄉中開闢工作，並組織鄉裏及據點中各項各業的勞動人民，錫好有成績。

繆志成：先後五六次成功的據點行動中，勦滅漢奸近十名。

王增山：進行多次據點行動，埋置地雷有創造性。

盧洪澤：會繳過二支步槍，他鄉裏羣衆對他有兩句話是：「勇敢不過盧鄉長，偽軍下來他去擋。」

陸祖義：進據點錫奸有成績會赤手在據點中繳過一支槍。

倪學家：先後從據點中提出與殺死偽軍七八名。

黃尚明：親手錫奸八個。

張兆明：領導恢復本鄉結合的民兵工作，佈置進擊星鎮據點繳槍成功。

陳志英：進三陽鎮據點內錫奸，活捉

下鄉特工一名，繳手槍一支。

吳文成：（材料缺）

劉鳳成：錫炸英雄周樹德的得力助手，會奪下偽軍糧船活捉逼偽情報主任及偽副官等。

陳家福：看據點附近，抓過近十名偽軍，嚴重環境中，愈鬥愈兇。

黃祖凡：捉偽組織人員多名，在敵人重圍中，救出本鄉民兵隊長。

民兵模範

汪德：地雷爆炸有成績，一次爆炸中死傷敵偽四名。

臧喬連：兩次地雷爆炸中，死傷敵九名。

范鑫泉：乘許家樓敵調平敵據點。導清市街上藏匿的漢奸。

張一村：配合部隊作戰，繳獲槍枝。唐剛到平湖間的敵偽心腹區，電綫公路的經常破壞者。

吳金生：南通到張芝山開公路電綫的經常破壞者。

龔明康：以封鎖據點進行反偽化，奏了功效。

張國祥：同民兵們活捉敵點中四個偽軍。

吳少平：經常領導民兵破壞海門通三廠電綫。

曹錦昌：用計捕殺江家鎮偽鄉長一名。

宣長青、張許慶、張林、黃松祥、黃金良、王尚明：



一等英雄

朱茂才： 領頭組織雇工、伴工隊。他的伴工隊一向與旺形發到全鄉，展開了勞動互助。創造計工法，提高了農業技術。

楊仁興： 一面參加農抗工作，一面努力生產，如期完成了興家計劃，實行家庭勞動分工與分紅制，定期開家庭會議，民主討論家務。他家由赤貧走向豐衣足食，根據地新家庭典型的。

楊興雨： 領導民兵伴工兩次擊退來犯敵偽，提供了分區勞武結合的典型經驗。

二等英雄

張本之： 模範榮譽軍人，革命廿年，帶花三次，退伍後在地方上成家立業努力生產，幫助羣衆。預計到今年年底，將繳一萬斤大米給公家，並養活九個榮譽軍人。

李桂英： 聯合的女英雄，得開荒後翻身。平時組織、教育婦女。參軍中在據點附近動員，被偽軍追擊，跌入冰洞；她是抗日民主政府幫助窮人翻身的一個典型。

楊慶雲： 革命先烈的遺孀，由少數英雄組織了「羣聯會」反偽捐，發展成爲三個鄉五百多會員的抗抗會。現在更進一步開展婦女生產運動。

袁和尚： 卅多年的老工人，參加革命後，在軍工生產上有很多創造。

劉化： 排字工人。十個月中由練習

生升爲二等技術工人，超過別人二年工作成就。

王美珍： 她一個人教會七十多婦女紡紗，組織四十多婦女紡織合作社。她專藝婦女工作，已成爲濱海區婦女工作的旗幟。

黃玲： 報社炊事員，會一個人供給三四十人的飯菜，吃苦耐勞和友愛團結的模範。

李光連： 一天織布十五丈，紡織廠工人。

朱珍： 她創造了以村爲單位，由羣衆共同管理適合羣衆要求的合作社。

三等英雄

范老太： 全家參加革命，包括她已出嫁的女兒和兩個女婿，她自己是婦女協會。掘東區隊個人盼望學范家做的衣裳。

何昌海： 東古縣級機關生產的第一名。

楊正道： 領導伴工組，克服無敵困難，由四家發展到十二家，並組織了各種形式的生產合作小組。

王光銀： 領導一個伴工組，想出各種主意來增加生產。

景學山： 領導一個分隊民兵，組織集體勞動隊、伴工隊，一面守衛鄉土，一面耕作。

張軍蘭： 詳盡婦女勞力合作社的組織者，使紡織與學習結合起來。

張家文： 模範抗國，自己動手，解決困難；節約政府優待糧金。並參加地方水利建設，帶頭開荒，有顯著成績。

陳德： 軍工科工人，技術上有新創造。

王煥章： 鞋子廠工人。

陶承友： 軍工部工人，勞模運動中工作效率顯著提高。

管桂生： 軍工部工人，勞模運動中，創造了裝機管管的最高紀錄。

黃寶其： 軍工部磨鐵工人。

方連寶： 軍工部彈藥工人，勞模運動中工作效率提高一倍。

劉兆生： 軍工部工人。

吳佛山： 軍工部工人。

龔俊德： 軍工部工人。

祈學明： 軍工部工人。

李思渝： 軍工部工人。

李華靈： 紡織工人。

沈中強： 紡織工人。

陳順原： 被服廠工人。

范師生： 被服廠工人。

張更生： 肥皂廠工人。

徐鳳英： 以一畝三分田，養活一家三口，深耕細作，收穫量比別家多三倍，給抗會上獲軍工作的號召者與宣傳者。

模範工作者

一等模範工作者

如嘉模範共產黨員，每件工作都能起模範作用，都能為工農激進。曾三次在火線上救過傷兵。每次有情況時，總是第一個去偵察，並指揮民兵作戰。動員參軍時，先動員自己兒子和三個姪子，又動員了十四個青年去參軍。並動員九個傷軍回家。他是軍元村最老的民兵之一，受到廣大民兵的愛護和尊敬。

李桂英：分區黨英會贈給她「婦女英雄」與「傷兵的母親」光榮稱號，她會不顧自己孩子病得奄奄一息，而去上火線救護傷兵，並無微不至的服侍傷兵，在另一次火力密集的戰場上，他跪下傷兵，不顧自己頭部帶花，並再上火線拖下槍來。他自己以先鋒模範行動，組織領導了婦女。羣英大會很多人稱贊他為：「天才的組織者與宣傳鼓動者。」

二等模範工作者

趙葵：在空曠的海灘上，風雪交加的時候，他表現了對革命的無畏忠心，感動了散漫的木匠，和自然堅持鬥爭，修繕船隻，如期完成為交換他的任務，最後並將木工們組織起來。

王韻清：老老實實的工作者，醫藥室長，以自己全部的階級愛，對待病員，往往廢寢忘食的照顧傷病員。

王少林：穿模範的往來於敵偽據點如梅花標的消鄉區的交通員，幾次被敵捉住，他只一心想「保住文件」終於脫險回來。

王晚山：理髮員，曾經在一個月中替

五百個同志理髮，一個人完成三個人的工作。

三等模範工作者

高重新：刻苦耐勞，不辭辛苦的機關通訊員。

翟金生：四年如一日的老炊事員，吃苦耐勞，愛護傷病員，為全連每個同志所尊敬。

繆桂：領導全區婦女幹部四季服裝，先從動員他親兄弟等十來個人參軍。

王萬祥：在豐利做據點反偽化，先後由他親自動員了四十多個青年參軍。

徐惠明：吃苦耐勞的模範工作者。

陳志福：屢次在敵人很猛烈的火力下，送飯給前線部隊，不讓部隊餓肚皮打仗的好炊事員。

丁鴻清：交通員，五次包圍圈，堅決完成任務。

田金貴：在交通工作中會做隱蔽抽，在敵人的牢獄中法庭上，始終堅持氣節。

於銀明：交通員，三次均均以機智迷惑敵人，安然完成任務。

施文康：胆大，沉著的交通員。三次從敵偽身邊穿過，安然完成任務。

蔡子貴：交通員，配合地方民兵進行鑄好，保衛自己工作，並開展了模範生產。

張子賢：交通員，去年夏季反建黨鬥

爭前，每天須走過五個據點附近，曾在一個任務中碰到六次情況，由於他自己鎮靜和依靠羣眾，而安然完成任務。

孫瑞祥：忠實努力的軍工工作人員。

吳林：忠實努力的軍工工作人員。

白玉呢：十四歲參加革命，做了七年通訊員，七年如一日，風雪雨夜，別人怕去的任務，他總不打折扣的完成。

汪濤：海上部隊八連政委，他已在生活工作各方面的模範行動，領導和教育了全連幹部和戰士，使他這一個連，本來不鞏固的，成為海上部隊的主力。

李修林：刻苦耐勞的政治部炊事員。

范喬保：不辭勞苦，堅決沉著的運輸員。

黃志興：由炊事員提升的管理排長，以自己的經驗，對現在的炊事員學習幫助很大。

張友之：工作切實的海軍連長。

吳生全：班長，被獲八個敵偽派來金剛拖槍的特工，對部隊保衛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雄：明理醫務最厚的工作者。

胡海東：工作切實的政治部理員。

李英：年老的炊事員，模範工作者已有五年，不辭勞苦。

陳立德：刻苦耐勞的工作者。

姚慈瀾：分區財經處金庫主任，模範

無私的財經工作人員。

- 龔志成：三旅教工部得力的運輸員。
- 朱文先：五下四旅的工作者，和藹而強明的鄉長。
- 裴文德：後方醫務看護員，切實負責，愛護傷員。
- 施玉章：責任心很強的通訊排長。
- 郭日成：部隊通訊員，工作積極負責。
- 儲祥發：分區特務隊員，友愛團結的崗哨。
- 江烈濤：做長期技術工作，埋頭苦幹，安心完成任務。
- 韓子明：精細，刻苦的電台工作人員。

- 李松貴，郭可福
- 吳宗道，馬道麟
- 部隊勞動模範
- 顧祝安：部隊生產勞動的骨幹，經常幫助駐地缺乏勞動力的居民排水、澆麥、收割，以自己艱鉅行動，影響組織了班班裏同志。
- 陳金旺：除幫助駐地居民勞動外，並留居民修木器。凡他住過的居民家，總有他修的水器。
- 胡子軒：分區獨立團的勞動模範，部隊生產在全團是頂出色。他一到駐地，居民便歡迎他，駐地抗屬，缺勞動力的貧戶，經常受到他的幫助。
- 陳再裕：部隊生產中起了很大的宣傳

- 組織作用。
- 樊發佑：海上部隊戰役助手，利用海上特殊條件，進行生產。
- 陳英才：三倉區隊長，從去年起，便以生產解決自己菜金。
- 二等學習模範
- 何語州：二等學習模範
- 萬國才，莫秀生，陳元明，夏竹寬，張炳元，胡祥山，鮑玉，楊金元，張任，黃國興，沈召泉：

目 錄

前 言

分區去年一年戰績

英 雄 榜

神槍手王 祥	夏公然
英雄戰士奇	方習文
戰鬥英雄張順清	公 然
分區八萬萬民的旗幟——何鳳生	高應用·宋軍
拉歌游擊英雄孫際祥	魯 青
羣衆公認的「革命英雄」	何 可
「我儂要翻身，總得下勁揪！」	宜 琴
泥腿子中狀元	溪 鳳
楊興雨的伴工組	晏文·林以
楊仁興與家計劃與了家	晏 文
四分區第一組家英大會宣言	
通 電	



王 祥



黃 士 奇



張 順 清



胡 孝 義



孫 茂 林

一 等 戰 鬥 英 雄



神槍手王祥

夏公然

王祥小時，常拿家裏防盜用的土造步槍，向牆貼在樹上的白紙，三十步一槍，五十步一槍的打着玩。廿歲遇到水災，離開莊稼當了兵。當一九四一年敵人侵入興化，頑軍六九七團不戰而潰的時候，他回到了家裏。不久，被偽軍抓去，強迫他穿黃衣裳，他利用調防的機會，組織了第一次槍反正，參加富安區聯防隊工作。不幸又遭偽軍來襲，下將參加了富陰區隊。

在兩年多鬥爭中，死傷在他那支中正槍底下的有三十餘鬼子、十餘偽軍和特工。黨教育培養了他，成為堅定出色的戰士。在分區黨英大會上，他被評定為「一等神槍手」。

王祥原籍泗陽縣，因為說話有點痞，通東的人叫他「王侉子」。在提到「王侉子」的時候，就立刻想到他的戰鬥故事，戰士們喜歡跟他一起作戰，民兵英雄何鳳生說：「配合他打仗總會變大的」。

過去在頑軍裏的時候，他每次打起，都能命中目標，已經是個出色的射擊人才，但頑軍對這種人才並不尊重。那時王祥對自己的技能，也並不重視，直到他反正後，在共產黨的領導教育下，在與敵人無數次頑強不屈的戰鬥鍛煉中，才使王祥充分發揮自己的技能，成為勇敢神準的神槍手，革命隊伍中的英雄和模範。

范家小店遭遇戰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區隊在范家小店遭遇到從鳳凰橋悅來鎮出來的二百多偽軍，這批偽軍原是國民黨忠救軍徐承德的化身，夾着三挺機槍。王祥他們只有七個人，一挺機槍，三支步槍，都是打不叫的，只有王祥的中正槍和小麻子的套筒槍是好的。但如不給敵人重創，敵人將更會瘋狂的掠奪和殘殺，情勢是不許他多考慮的。

敵人的尖兵經過小茅房，走在一條兩旁是河的場徑上，得意大聲喊着：「在此地在此地」；王祥他們鎮靜地伏在溝頭裏，把子彈擦的一聲推上了膛，對準着尖兵的小腹，避住了呼吸，食指的中節穩健扳動扣火機，子彈尖銳的穿過尖兵的大腿，倒下去了。

天際的敵人慌忙伏在路旁的坎坎裏，三挺機槍齊聲掃射，子彈像蝗蟲一樣在空中飛舞。

拴在溝旁的老牛在劇烈地跳動。王祥發覺敵人的火力很高，他昂起頭來，槍口準對着場徑，一個敵人又在畏縮地過來了，但走到尖兵身旁時，王祥的子彈穿過了他的胸膛，滾落到河裏。小麻子對準着受傷的尖兵，連發幾槍，尖兵撲伏在地上。

王祥的單槍毫不放鬆，封鎖溝這一條場徑。

敵人接連的撲進條場徑上衝鋒，但那在死屍的跟前，隨王祥的槍聲倒下了。

突然在敵人的隊伍裏發出連續的喊話：「老王不要打，自己人！」「什麼自己人，槍槍拉過來！」王祥隨手舉起那些打不叫的機槍，鬆了鬆濃密的眉毛，立即凸出了他那紅絲的眼睛：「你

再來，老子就用機槍掃你！」

這時東南方起了連續的槍聲，馮東行署趙主任帶着一個排增援上來了。

溝頭裏飛兩個榴彈，在敵人隔河的豆田裏爆炸。王祥轟轟地喊着：「第一連從東北衝，第二連從西南包上去！」跟着七個人闖出了溝頭。敵人拖着十二個死屍和傷兵潰散了。

頭埋伏擊

王祥帶着四個人埋伏在一條公路的缺口裏，公路的兩旁是河，地面上靠南邊，漫生着帶茅草子。

叭叭叭的車聲從東邊傳過來，旋即二個鬼子出現在前面了，敵人的三八槍抗在背上。在裝滿貨色的三部小車後面，種種關閉的敵人工步走來。

施賊響響紅了臉，輕聲對王祥說：「來了，好打啦！」「不要慌，等走近一點。」敵人毫無防備的前進着。王祥瞄準了最前頭的一個，第一顆子彈擊穿了敵人的小腹。

被槍聲嚇了的鬼子，慌忙蹲下身子向四面遙望，在尋找槍聲的出處。「看我槍！」王祥對並肩的同志說，第二個子彈擊出了槍膛，又打倒一個。「又打倒一個！」戰士們忘記了自己在缺口裏，禁不住叫了起來。排敵阻止了敵人的前進。敵散開到河旁上，機槍彈從地面上呼呼的掠過，泥灰濺滿了五個人的身上，他們把頭縮在缺口裏，用力擲出了手榴彈。黃風惡風現在河旁吹來了敵人，驚叫起來。王祥揮揮槍口來擊發，偷襲的敵人，滾落河下。當王祥接連命中一個漢奸

時，戰士們又驚起的叫着：「又打倒一個又打倒一個！」敵人倒退了五六十步，雙方靜靜地對峙着。六甲擊點在打着機關槍，王祥棧臂也帶着大家撤了下來。

與敵機動隊的遭遇戰

王祥帶花的消息傳開後，大家都很關心。小游擊隊隊長何血生緊握着他的手，勸他休養。他微笑着說：「沒有關係，腿上沒有肚痛的。」他怎樣帶花的呢？還有一段動人的故事。去年春天，區隊擊退了六甲下來的黑老鴉，王祥帶着半個班正在河中打撈勝利品。短槍隊警覺的說：「前面還有敵人」，通訊員估計說是指導員帶一班人來了。「不對！自己人哪有帶武器的！」王祥疑惑着，興奮的把大家帶過橋來，走到河東的大路上。三十多人已經出現在河對面，便衣中夾雜着軍裝。余淵這沉着高喊：「那一部份？站住，派個人來！」「你們是那一部分？」王祥他們多錢穿的黑衣裳，很像黑老鴉。王祥打着招呼：「不要誤會，自己人，不要打槍！」兩眼在找游擊

形。

對河的部隊，仍然把機關槍步槍抗在肩上，向他呆望着。其中一個穿軍裝的舉起音樂旗，搖來搖去，打着信號。這是敵人在「延期消滅」時瘋狂殘殺我們人民的機動隊。

王祥迅速轉過身來，一槍命中了敵人，旋即飛快的撤退。敵人追了半里多路，王祥把步槍調到左手，用右手拔出盒子槍，板下包圍，側着身子，向後連發七響，追他的鬼子向前一閃就翻倒在大路上。敵人集中火力向王祥打槍，一顆三八子彈擊過了他的大腿，敵區隊也隨着他撒下火線。

強襲富安鎮

七月卅日的夜裏，區隊對富安鎮立足未定的敵偽進行第二次強襲。區長帶二個班在直東方向，何鳳生帶小游擊隊在東北方向，王祥帶一個班在正面方向。

二月之前掃毀富安據點時，為防備敵人捲土重來，居民都自置避難所，鎮上房屋已大部拆

毀。在河邊上殘留着長列半人高的磚牆，作為了這次強襲的工事。戰士們靜靜地伏在那裏，等待着擊擊的命令。一挺機槍設置在一間破屋內，槍口從門縫中對住敵人的營房。

天亮了，二十餘個鬼子在牆上洗臉刷牙，屋頂上站着一個瞭望哨，他端着槍向四週瞭望了一下，就坐在西邊的屋脊上。離開王祥站立的地點約有三百米遠左右。

「你打場上的鬼子，我打屋上的瞭望哨。」王祥輕輕招呼着機槍手。他把槍架在半牆上，不消半秒鐘，子彈向着目標飛去，瞭望哨從屋頂上被他滾下來。牆上鬼子丟掉了面布牙刷，在牆壁地騷動。接着機槍喀喀喀的掃過去，掛槍也「一二三響！」「一二三響！」的轟擊着。鬼子奔進屋去，有幾個倒在門檻上。「你捲一個，老子就打一個！」王祥連續射擊着。好幾個出門拖死屍的敵人，也倒在門檻上。

鬼子一窩蜂的沖出來，王祥吹着哨音，迅即撤進了富安鎮，擲彈筒在背後爆炸着。

英雄們忠誠的約言 是勝利的重要保證

在華英會館近前京時，戰鬥英雄首先振起鐵槌和鎗尖的挑釁，王祥、黃士奇代表東南的英雄們保證今年殺一萬投槍；南面的英雄們馬上以同樣的條件應戰，他們說：「看見敵人投槍，堅決不給他逃掉。」

東南戰鬥英雄回到宿府，就討論起具體條件和辦法來。王祥同志說：「去年東南殺到了六挺四夾子投槍，三四挺短式投槍；那今年殺十二挺，就更有把握；因為今年條件比去年好，今年我們部隊更多了；質量也提高了；民兵也比去年更多，質量也比去年要好，老百姓也都組織起來；敵人呢？形勢對他愈弄愈不好，太平洋上不斷吃敗仗，「滿洲國」到的都是窮鬼子，戰鬥力比過去要弱；殺十二挺投槍更有把握的。連連擊鐵機槍的黃士奇同志說：「對的！敵人消弱了二年多，沒有得到成功，我們的力量比過去更大了；打鐵擊鐵機槍不要放在心上！只要我們不怕犧牲，一定能擊鐵得到，不是吹

牛皮的。」但怎樣辦法呢？大家的意見是不能單靠幾個英雄，應當發動兵衆部隊，一起來掃，不能被動的等待敵人；一定要主動的進攻敵人。王祥同志說：「是呀！去年殺投槍，大部份都是爭取主動得來的，今年也應當用這個辦法，不能等機會；應當造機會。」但怎樣發動兵衆呢？英雄在其中應當起些什麼作用呢？二等英雄朱鳳岩同志說：「我們回去把意見向上面提出，通過首長來發動兵衆，我們自己要到崗宣傳，在戰鬥中要沖在前頭，要進一步的努力。排長創造英雄排；班長創造英雄班，培養出更多的英雄，任務就可以完成了。」三等英雄都讓明同志說：「要團結兵衆一起來掃，尤其要發動民兵，起軍棍，對警察態度更兇氣，幫他們挑水，幫他們運糧；各項活計沒有人幫他做。一面讓革命造反把他鬧，提高他們反抗的信心同我們一起來殺投槍。」

(大會報導)



英雄黃士奇

方習文

黃士奇同志，是在這次大會上被評定為一等戰鬥英雄，他在清鄉區裏，曾經有過許多嚇破敵胆的壯烈行動：血洗朱學浩，海三公路上狙擊總路管，久隄堡打特工隊長，帶了五個行動隊員解決民團營的一個碉堡，圍進崇海鎮鬼子營房，繳到九六式機槍。可是大家都以為想不到他是一個僅僅二十二歲的小伙子。

他在繳九六式機槍的這次行動中，右肩膀上帶了花，因此，他在大會上報告和受獎的時候，是用左手做槍的。他圓圓的臉，發着紫銅色，眼睛大大的，有些稚氣，看去是很甜的；他不很說話，他把他英勇生動的故事，講的多少的打了些折扣。他說：「我聽了許多同志的報告以後，自己很慚愧，我要向大家學習。我並沒有做多少出色的事情。大會要我報告，我只講一講崇海鎮繳獲九六式機槍的事情。」

「事情出在去年八月中。本來，我們行動隊住在黃龍區的黃家會，開了幾天，心裏就想主意：想

到三慶的探場上去拖幾個活鬼子來玩玩，因為三慶的探場上，每天清早晨，鬼子們那裏哇哇哇的上操，只要預先去埋伏一二十個人，那天色烏黑箭筒的時候，還出來一拖亂是的。」

「可是新的任務來了：崇海鎮的鬼子營房裏只有七個鬼子，有一挺九六式機槍，要我們進去把機槍子拿出來。」

「頭一天，八月十四，我們在崇海鎮北邊找了一個高炮長，要他帶我們進去偵察。我們三個人，周雲生、陳指導員和我，化裝去遠處向遠處的。」

「高炮長和指導員坐車去，我改單夫。到了鬼子營房，高炮長在門上一招呼，鬼子就讓我們進去了。營房隊長兒玉岡翻譯在場心裏喜喜哈哈的談笑；高炮長說：「隊長！雞、肉、老酒，還有綢緞。」高炮隊長笑說：「好東西，好東西！」我們上着着着着，嘴裏的廣香烟，在房裏裏，把心裏，安房門口，陰險的死了幾個鬼子，地形摸清了，可是是看不到機槍的地方。總共黨的鬼子要回去

了，拖著我要推車，我真急死了，所幸倪部長在旁，對翻譯說：「老哥！幫幫忙，另外想辦法！」這才解了圍。

「回到隊裏，恰巧區裏的區區長也來了，他告訴我們：九六式的雙夾子就傾在朝東屋北墻磚的靠跟大闊凳上；步槍是擱在闊凳上邊的石牆壁上的。」

「第二天，八月半了。」

「我們去五個人：周雲生、朱尙清，毛士行、秦鳳璋和我，這次是由一個偽保長帶的。牽兩車樹柴，一推一拉，兩部車子四個人，周雲生在後面提一籃紅柿子。」

「進了崇海鎮的街，橋底下就是偽警察局，黑老鴉的崗位很神氣，步槍橫在手裏，踱來踱去；我們的柴車經過大橋時，非常擔心，夾在肚帶上的駝虎槍，一不小心就會落下來，我們張一口氣，捱過大橋，向南就到了鬼子營部隊。」

「因為大都是昨天去送禮的熟人，柴車在門外一頓，進去了。鬼子的伙伕問：「柴那裏的？」偽保長說：「八保的。」

「營部隊長很歡喜，拍拍偽保長的肩膀。是太陽將要下山了，他們正在營房前面的場上吃酒，一看看是十四個鬼子！」

「柴車在門口擱下了。伙伕眼睜白綠綠的說：「卸下來……」「推車好吃力，等一下……」心裏急起來了——奈何！明明只有七個的，今天是十四個了！」

「偽保長已經坐在鬼子的兩桌旁邊了。」

「周雲生的柿子籃放在酒桌腳跟頭；我一看，發現他胸前皮夾槍的槍口正透在椅子旁邊的破窗口頭，大概他自己也已經覺察了，所以他右手斜斜的帶把帶夾的遮在胸口，樣子實在不自然。——真該死！為什麼要穿那件白條子布衫呢？給鬼子看穿了，不是大家都送命嗎！」

「我再看看其他的幾個同志，他們的臉色都不對了。」

「這奈何辦法呢？儘管停在場上，不是道理，鬼子一發心，就吃不消。」

「我姑得靠近營房門口一點，心裏想——來麼已經來了，橫一橫心，動手！可是看看幾個同志，他們都在向漢周雲生，連得個我一看都不看。」

「我伸一個懶腰：「啊呀！好吃力！」」

「我心裏兩個同志的眼光，轉到我身上來了。我從鬼子的背後擦過去，鬼子個莫名其妙的把腰向前彎彎，貼在桌邊上讓我進去，我這個行動，他們



兩個同志總算看見了哩。」

「圓進營房裏，裏面一個人也沒有，朝北壁脚一望，機槍罩在綠油布裏，頓在大闊凳上。」

「我向後望一望，沒有人進來，心跳得很厲害，聽一聽場上，鬼子們還在吃酒，同志們也沒有什麼動作——奇怪啦，怎能不動手的？難道他們還不曉得我動手呢？我心裏有些焦急……獨個兒在那裏捱了兩三分鐘。」

「我再向後望一望，拔出駝虎槍，掀開油布，機槍提到手上；我匆忙地找夾子，沒有；……啊，不是牛角一樣的

裝在槍上嗎？」

「我從通到廚房去的那個小門裏閃過去！可是，廚房門邊有兩個鬼子站着，一個手插在褲袋裏，襯衫的領子翻到胸口頭，另外一個靠在門戶框上。」

「這個個倒危險了。『動！』我端起機槍點了一點，可是他們烏厚厚的望着我一點也不敢動。」

「『動！』我再向前進一步，機槍重新向他們點了一點……」

「這一下子他們像夢醒了一樣，往廚房南間的小門裏就撤……」



「我冲到場上，衝到場外的一溜的泥圈隨風飄，背貼在牆上，頓下機槍，對準鬼子的酒席，伏下地！『動！』」

「一個帶眼鏡的鬼子，扶上正大洋一伏桌，跑到門口停住了；他抬起頭望我，另外幾個也轉過頭來……」

「我用力拉動機柄，可是機柄像生根一樣元是不動……」

「『動！』我用脫壳槍向裏一槍，『膨！』這清脆的聲音，把鬼子手裏的杯筷，都打下來了，像腳底下的爛泥，忽然翻轉來一樣，跌的、撞的、滾的、爬的……」

「場上的同志，這才拔起槍來，『砰砰』的打起來了……」

「桌子底下躲了兩個鬼子，一擠一頂的桌上的碗盞嘩嘩的滾了一地。」

「一個鬼子攔腰抱住了偽保長，拿他當盾牌樣亂滾來進去，偽保長像一條蛇樣在扭扭。」

「給酒漿氣汁澆了一身的鬼子，像剝皮樹葉段亂滾滾，滾進了營房，想心裏掀起了一盞盞的浪花。」

「廚房裏衝出一個鬼子，撲到我跟前，一把拖住了我；他要搶我手上的機槍。」

「我給他壓在下面；我死命擋住了機槍，我覺得肩膀上熱燙燙的，我用肩胛骨向上狠命一擡，『咚！』撞在他的下巴骨上。」

「可是，眼看着他把我手上的機槍拖動了，我喊：『快點快點！』周雲生奔過來對他一槍，他打了一個提槍跌下去了，他的下巴好像老太婆糕兒了，亂拳了拳頭掙起來，周雲生又給了他一槍，好了。」

「可是廚房裏又有一個衝過來了，我提了機槍衝起來，當面給他一槍，他倒在廚房門口的着信脚頭。」

「『好了，走退！』我說。大家來到圍牆面前，可是少了一個。」

「毛士行在營房裏，想拿三八槍，但給兩個鬼子攔住了，在那兒扭。」

於是蔡雲峰回到營房口一連打了三槍，兩個鬼子就倒了，倒下去了……」

「九六式的匣夾子槍到月上，我們再出洞口，到了大路上了。」

「心裏鬆了一口氣。」

「向北跑了一里多路，鬼子和黑老豹追出來了。這裏，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走這一條大路。」

「後邊的拍擊打過來了，我們急斗斗的走；可是朱尚清合撲一交，跌在那裏了。」

「『快點我帶花了，帶花了……』一看一

顆子彈從脚眼裏進去，小腳裏出來，他坐在那裏，完全不能起來了。」

「這真封底了。周雲生把他身上的槍拿了過來；回頭一看鬼子已經很近了；我頓下機槍，試試再拉拉機柄，可是只能拉開一點兒，用盡吃奶的力氣再也拉不動了。」

朱尚清自己爬進了草叢裏去了，我再提起機槍走，子彈調調的從耳朵邊上穿過，路上飛起一盞盞的沙泥，走了六七步落地，忽然肩膀上覺得『咚！』一記，險些來了……我說：『周隊長，周隊長，我帶花了，你快把槍拿去吧！』可是他說：『我也帶花了。』

「好哩，他也帶花了，槍還是我來拿——媽勒皮，你真要追過來，我還有脫壳槍。我揮。」

「可是走走，走走，半個身體斜下來了，機槍要脫下來了……我慢慢的讓機槍滑下來，讓兩隻槍脚掛在我的肩膀上，拖著走。」

「望望前面的兩個同志，已經屁股一拋一拋的去得里半把路遠了。」

「忽然南邊崇海鎮又起了槍聲，我們的長槍短衝進了鞘了，我回頭望望鬼子和黑老豹，停住了一一而且，退回去了。」

我把機槍拖到湯家鎮的市口裏，才交給了另外的同志。」

「瞎，現在我的右手膀子已經沒有勁了。我在醫院裏的時候，聽見偵察回來的同志說：『出了這件事情以後，當天兒王發個隊長，伏在壁上，朝西北面放炮，拜天拜地的大哭不已；』機槍放在廚裏被人搶去了，七人剩了三個人了。』第二天，三號鬼子弘中部隊長聽到這個消息，帶了三十六個鬼子六挺機槍，像奔奔似的趕到崇海鎮，見王隊長嚇得三魂掉去六魂的跪在弘中面前，只是低聲的哭泣着，弘中舉起指揮刀要劈他，幸被帶來的兩個小隊長保了下來了，兒王吃了批評後，三日三夜沒有睡，日裏瘋瘋癲癲的在街上轉，一頭跑一頭哭，病裏好像在說：『我的機槍被人搶掉了……』弄得壁上人快活得不得了，夜裏呢，月亮掛得高高，這個傢伙像瘋子似的，仍然是跪在營房的屋上，朝西北角長着柏樹的坟地，一面磕頭一面哭。」

「以後，又編錢，兒王隊長怕我們再去搶他研發的九六式機槍，把機槍藏在屋子裏，房門緊緊關着，日日夜夜叫兩個鬼子看在那裏。」

一 神槍手王祥

二 回縣第一砲

王祥回縣後，在東南警衛團

二連當副連長。

四月八日下午三時，曹家鎮

敵萬百餘人，圍住昌四，趙孟昌

復甯，被我都察得悉，王祥就帶

了一個班，選了地形埋伏好，鬼

像往常一樣，屏住呼吸，聽機槍

，中指沉槍扣火，連打五槍，他

一個人打死鬼子三個，另外同志

也斃傷鬼子三名，百餘鬼子驚惶

的逃散了。（通明）



戰鬥英雄張順清

公然

張順清同志是出身佃農家庭，在過去殘酷的封建統治下，祖父被地主陳××逼租吊死，父親被陳××押解國民黨政府吃了官司，同家窮而亡。所以他從小充滿了對社會的反抗思想，自參加新四軍以後，得共濟黨，敬愛，成為××的戰士，目前在特種的偵察班長。前××過十次的戰鬥，沖鋒鋒在他是毫無畏懼的。他在分區蘇美大會中被評定為「一等戰鬥英雄。」下面是他的三個戰鬥故事：

三個榴彈

半夜裏，突擊組越過鹿柴，沖進了洋口據點，向溝溝岸上的碉堡進行火攻；高志飛爬上梯子，將燃燒的火油桶架，用刺刀割穿塞進碉堡，冷不防飛來一顆子彈，高志飛從梯上翻到地上。榴彈裏的偽軍在熊

龍火光中慘叫着。

偽連長臉上流着豆大的汗珠，對機槍手說：東北角火力信託，敵人在那裏一定要沖，快把機槍拉過去！機槍手整開了東北角的工事，留下少數偽軍在壕上散兵坑裏防守。突擊組找着了這個弱點，即向東北角躍進。

張順清撲到鐵絲網邊，用刺刀挑了個大洞，穿身過去，跳到溝裏，突擊組也先後沖到。溝對岸是二丈多高的圩子，從頂到底微微傾斜，張順清用勁抓住泥土，一龜一龜的向上爬，爬到一個洞口，向裏張望，地溝裏伸出槍頭，正好露在他的額角上，眼睛一花，隨着絲土滾到溝裏。圩上偽軍向下擲榴彈，一個個的去溝裏爆炸，一個戰士吃榴彈片倒在溝裏。有的同志的衣服也燃燒起來。

偽軍從溝裏擡出一個榴彈，嗤嗤的冒着火花，被一塊凸出的擋住。張順清從脚一躍，跳起來用手一拍，榴彈滾到溝裏，接着便一聲爆炸。張順清把腳站定，又從圩頭滾來一個榴彈，急將手去擋住，轟然一聲，彈片向上飛散，縮回左手，捏了幾捏，五個手指沒有少掉。連長問道：「帶花了嗎？」「沒有！」張順清感覺袖口着火，向溝泥土一揩，火便熄了。心中一怒，連攀帶爬的上了圩子，看見六七個偽軍正在跑來，他急將彈蓋揭開，偽軍的榴彈卻先打了過來，不偏不正的落在他頭和背包之間的夾縫裏，他猛把頭一低，便在背上爆炸，炸得他兩肩發麻，頭頭疼痛，用手一摸，衣服都是破洞，渾身全是玻璃氣味，他順手擲出二個榴彈，偽軍回身就逃。散兵坑裏的偽軍也都向後奔逃。這時戰士們都上了圩，直向圩子裏的碉堡沖去。

張順清輕手輕腳的從溝溝壁走到門旁，看見二個

衆英雄對革命認識提高了一步 誠懇進行自我批評

檢查爲誰服務和對新英雄主義的認識

英雄們對革命認識的進步，是大會的重要收穫之一，他們誠懇的進行自我批評，檢討過去和現在的羣衆觀點、革命決心，以及對革命英雄的認識，下面所編錄的，僅是其中的一部份，檢討類似的都刪去了——大會報導團。

一、決心永久爲羣衆做事

王祥：談到羣衆觀念，那是不夠的。每天有情況，我們把背包塞在草堆裏，老百姓個不肯，風裏雨裏的吵個不休，我光起火來，用槍威嚇他，口裏還罵他，拖他到屋子裏去。現在知道這是錯的，當時用強迫辦法，並沒有制止老百姓吵嚷，那好不好呢？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應該對老百姓態度不好。那時對傅保長家不起，原因是我還是常常提不

到，爲他吃飽了飯做什麼事；不知道他們的貧困難道是我沒有擁護的觀念。這次到這裏開會，知道了我們都沒有政治保障，沒有羣衆擁護，是會垮台的。還有我在區區裏鬧過一個戰士，當他吃老百姓女人的豆腐，羣衆反映不好，我就叫他立正，他不立正，我拖住他立正；軍隊紀律當然要執行，但沒有解釋教育，光是執行紀律，就不能解決問題，就感到說服教育是沒有耐心的，看到帶後同志，最好調期去，以爲他沒有挽救的希望，其實並不是他不能轉變，而是自己缺少教育說服的辦法。我們去後，一定堅決的改正；這是可向各位同志保證的。

朱錦崇：對羣衆態度，我是最不好的，打老百姓打了很多。有一次向老百姓借夏綢緞，老百姓把

偽軍伏在屋內，步槍擱在門邊上，張順清大喘一聲：「不要動！」偽軍吃了一驚，身子索索的發抖，連聲說：「不動！不動！」張順清傘下偽軍槍上的鏡球，把槍丟在一旁，回過身來，冲到上層樓的梯旁，一把揪住了正想往上爬的偽軍。同志們向著兩邊攆着榴彈，二、三排在東北角擺擱機槍，掩護部隊沖過木橋，向著兩樓夾擊。

稍後裏傳出一片雜亂的鬧聲：偽連長用下完槍對着偽排長說：「絕對不能繳槍，你要繳槍，先打死你！」偽排長說：「不興，不能叫全體弟兄犧牲！」偽軍們都連聲的嚷着：「繳槍！繳槍！」正在動搖不定之時，地面上升起了一片喊話：「老鄉快繳槍！」「新四軍不殺你們，送你錢回家！再不繳槍要燒祠堂了。」俘虜也在喊着：「連長，下來吧！新四軍很客氣！」。偽排長對着兩口向外大聲喊着：「你們不要打，我們繳槍！」

巔岩爬上梯子，張順清跟着上去，站在第三層兩樓的門口，把槍一支一支的擱在手中，偽軍畏縮地爬下兩樓。

惡戰童家甸

晚上落着牛毛雨，一文之內不見人影。營部隊冲到好跟，猛擡手榴彈，偽軍才從夢中驚醒，亂哄哄的奔出營房，向著兩樓跑去。

張順清氣喘喘的冲到屋角，跨進一步，向著偽軍

機槍手猛刺一刀，用力拔回時，被磚頭絆了一交，爬起來再想沖時，咯咯咯的飛來三顆子彈，打在他的小腹上，兩腳一軟，就倒在地上，側過頭來看見三班長的槍被偽軍拖住，二個人一進一退，一退一進的爭奪着，童順康搶進一步，對着偽軍胸脯猛刺一刀，偽軍哼叫一聲，合撲倒地。這時子彈到處橫飛，有的從張順清的身旁掠過，打在牆壁上。張順清俯着身子，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裏，好像一個死人。一個偽軍蹣手蹣腳的走到他跟前，俯下身來拿他的槍。「媽達老子沒有死，你起來拿我槍嗎？」他一邊想着，一邊順手一槍，偽軍回身奔了幾步，就倒在地上，口中呼哧呼哧的喘着。

「那一個？」機槍手跑過來低聲問道。

「是我張順清！」

「哦！是二班長，帶花了嗎？」機槍手轉過頭來，看到東邊二個徒手偽軍，怒視了一下，就拉動機槍，正想射擊，張順清連忙制止住，「已經繳了槍，再打什麼？」機槍手奔到別處去了，俘虜跑過來說：「班長，你救了我的，我們快下去，馱了幾十步，偽軍上氣不接下氣的就不動，張順清就下來坐在地上，手裏緊握着自己的槍，俘虜說：「班長不要怕，我們不會害你的。」張順清眼睛一橫說：「怕什麼，你動我就打。」

陸秀芳匆匆跑來說：「班長，放在你那裏。」他說着就把繳到的提彈筒放在張順清的身旁，回身

上也不便，應當多多抓住姦黨。

陳友祥：我看到部隊姦的落後同志就不高興，不睬他，把落後同志孤立起來，現在想起來，部隊裏開小差的，都是落後同志，我們不睬他，他站不立了，不開小差也要想開小差，以後我要好好的幫助落後同志進步。

戴月希：我個部隊在宿營地要幫助姦黨坐鎮，搗水澆炭，倒麥，保證不拉快子，幫助姦黨坐鎮，就是幫助革命坐鎮。

唐桂文：我是老百姓的勤務，老百姓是水，我是魚，沒得老百姓就沒得命。

陳德：我們既然為姦黨做事，就要永久為姦黨做事。

張宏高：甦醒了姦黨一無所用，你是菩薩，也沒有人來拜你。

陳金廣：我也是老百姓出身，不應損壞老百姓利益。

二．永遠不脫離

革命，除非是死

王英：談到入伍動員，我交點煩惱，我來部隊是望望風頭的，看看新四軍到底怎樣，我一共有十

陶盆一拖，我就罵他頑固，要拖他去告訴陶司令，用大話來威脅姦黨，還說：真？來殺你們幾十個。究竟打罵老百姓應該不應該呢？那時考慮不出來，聽着李仲英報告後，我才知道這是不應當的，我們的腦筋打通得多了。一個婦女能幹這樣的為革命工作，對姦黨這樣好，那我們青年更要努力工作，對老百姓要好。

郝紹興：我現在知道革命不是為個人，是為大眾的，那時不想到黨義戰士，強迫得很，不安穩，不靠和，對政府人員也有毛病，罵他們是「造黨投毒」有什麼情況，總是他們先舉為目標，叫我們上去打，他們即明後退，其實，這是不應該這樣認識的，部隊就有保護政府的責任；對老百姓用軍閥手段，向老百姓借被單，老百姓不肯借，我就罵他頑固漢，老百姓一回嘴，我想你們倒要聽到我當兵的頭上來了，於是就用強迫，把老百姓擄下去打，自己高高的高在老百姓頭上。

黃士奇：我參加新四軍，以為已經脫離人家頭上了，對老百姓打的也有，罵的也有，靠新四軍牌頭，用槍桿子來嚇老百姓；對姦黨看不透，有次要放厥聰明，向老百姓借門板，老百姓不肯我就罵老百姓；這是最大的毛病，我們新四軍是從姦黨中來，應該多多幫助姦黨，為姦黨服務，沒得姦黨行動

就夠，張順清正想叫住他，早已不見人影了。心想「他好，他是新同志，給捉掉了，可不是玩的。」他抓著擲彈筒，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猛著到旁邊放槍兩個伴麼，他就把擲彈筒背套子，把絨圍套在手上，「你戲我就炸。」他眼睛睜得不停的嚮住俘虜。

戰鬥快將解決的時候，指揮員派人來抬張順清。這時宜蘭康已經領頭爬上屋頂，向牆壁猛撞榴彈，在爆炸聲中他安然的離開了火線。

水中肉搏

當鬼子進入洋岸灘伏擊圈時，被槍一響，伏在岸上的戰士擲出榴彈，當場炸死兩個，其餘的鬼子回頭就逃。張順清、沈希賢二個人跳出溝頭，向游敵人追殺。

當追擊回來時，部隊已經撤走了，只留下一個班在河南面等候，連長拿著繳到的擲彈筒道：

「看到擲彈筒被槍沒有？」

「沒有看見鬼子帶着逃了。」

「大概逃到河裏去了。」

張順清放下步槍，解下聯帶，卜通一聲跳到河裏游到對岸去了，岸邊發生槍聲，張順清攀來攀去的搜索着。突然聽了一槍，子彈從他的頭邊掠過，「有鬼！一定有人在瞄準我。」他就跳到一旁，找道河邊的岸上的竹桿，向河裡擲去倒耳聽聽，

沒有聲音，他又攀來攀去的搜索，蹇地手摸觸到衣服，索的一聲像有人鑽下水去，水面上轉起漣漪一團，定心一看，有個光頭在慢慢的浮起來，「這回拿活的了」。他一邊想着，一邊扒開兩脚，又開隻手，等到冒出水面，一把扼住了鬼的頭，突然水面冒出槍口，張順清把頭向右一側，子彈打了一個空，第二槍照舊避過，「你要我死，我就把你吃水。」正把鬼子往下擋時，西邊「叭叭」一槍，側頭一望，一個鬼子伏在溝邊，又是向他一槍，沒有打中。河南部隊連發數槍，將溝邊的鬼子擊倒，冷不防，水中的鬼子沉到河裏去了，張順清跨起二腳，踏在鬼子背上，鬼子向上一冒，張順清雙腳一滑，正好坐在鬼子的肩上，為防鬼子掙着走，連忙跨了下來，順手抓住鬼子領頭，鬼子猛力一掙，張順清用力一拉，撕下了半件襯衣，鬼子轉過身，用三八槍抵住張順清肚皮，張順清將槍管向上一擦，子彈向空飛去，張順清緊緊抓住槍管，你去我來的掙奪着，水沫濺到臉上，鬼子轉到岸邊，用力一推，張順清抱着槍沉到河裏，連吃了幾口冷水。鬼子上岸去，河南打來一槍，擊中鬼子左肩，張順清浮出水面，一槍打中鬼子的背脊，鬼子逃了幾步，跳進蘆葦裏去了。

一場惡戰就這樣結束，河南同志替張順清澆了把冷汗。後來知道這個鬼子是九門崗鐵點的「門板」小隊長。

二個志伯弟兄，有兩個會說要參軍，我說優點，我現在聽了唐桂文的報告才開始對新四軍共產黨有認識，共產黨新四軍是幫我們窮人的，這次我回去保證動員八個弟兄參軍，我永遠不脫離革命部隊，除非是死。（熱淚激掌）

張順清：從前不高興時說：當兵的一槍就打死，因此一切落後思想就產生了，現在看看軍裝，特別是李桂英這樣進步，我不應該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我來這樣提議，死是沒有關係的。

顧志昌：在區裏對上級不十分相信，不知那天能革命成功，因此想開小差，想请假，來到區裏才知道不對。

宜蘭康：李桂英不吃公糧，還帶着忠心，我吃公糧也要努力，我要向弟弟學習（他弟弟是戰鬥英雄，已犧牲——編者）看了「中國人」我如果被俘一定學他們英勇的為黨為人民犧牲。

三、認識了新英雄主義

顧月希：我今天做英雄，不是我的本領，是黨培養了我，黨幫助了我，做英雄就要對革命多負責任，如果脫離了黨，脫離了黨，那怕你有天大本領，也做不到革命英雄，我不願做自滿，要向王聯同志學習射擊，要向李桂英學習對革命忠心。

何鳳生：千變萬化神出鬼沒有甚麼，我經驗多的告訴大家，我經驗少的要向大家學，不驕傲，不驕傲，不要灰心，共產黨沒有面子裏子的，不要比功

勞。

陳德：回去後不要自高自大，如果這樣，要讓大英雄是成問題的，我要對其他模範多教育，時時刻刻想把他提高起來，和黨的關係，應該把自己先來檢討，不要先怪黨。經過這幾天，比猛風一次還好，我要努力做一世的英雄，不做一時的英雄。

唐桂文：我個人要培養十個模範，不是單自己一個人做英雄，我還要幫助同志。

過去工作做不好，是不注意黨的關係，要接受黨的批評，我已做了英雄，要起帶頭作用。

張九三：做了英雄，做工作要起帶頭作用，起帶頭作用，做英雄要自己去做，要時在人的前面，有情況就退，不自高自大。

成春運：做了英雄，不要忘本，千萬不忘共產黨。

勞動英雄隊第一組，在臨要分別的前一夜，楊仁興提出：我們十多個英雄一齊住了十幾天，大家很和氣，希望明年大家再見面，回去了大家寫寫信，登登報，他隨手拿出英雄記事本，請英雄簽名，以便通信，接着大家相互簽了名字。

全體英雄們討論了回去以後，要防止這幾種偏向：（一）自高自大，以為自己到了分區，了不起，以英雄的聲望壓倒人家，瞧不起人家；（二）英雄與英雄間互相傾軋，互相嫉忌；（三）二等三等的英雄抱消極怠慢態度，以為自己有資格做一等，為什麼反變為二等三等；（四）被黨利用，不獨立編。（大會報導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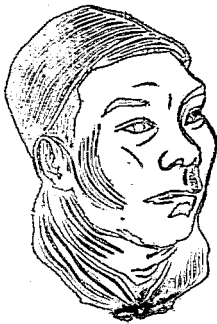
八萬多民兵的旗幟
——何鳳生

據點游擊英雄



孫啓祥

卓
德





八萬多民兵的旗幟

何鳳生

高 更 用
宋 軍

一· 逼退富安的司令員

前後九十天烽火連天的日子裏，富安鎮的敵人被民兵圍困着像臨在玻璃瓶裏的蒼蠅一樣。「戰爭改變了一切」，繁榮的市鎮化成陰森的「亂坟場」；縱橫的交通線變成水溝交錯的封鎖線；手裏握「三八拳頭」不休停的對敵人進行打擊。「飢餓」、「疲乏」、「死亡」的長期圍困，埋葬了他們奴役中國人民的野心，終於用大砲炸燬了他們自己的病體，敵人慘敗了！人們不會忘記這日子：六月初六來的，九月初六滾了蛋。

何鳳生便是領導這個大而又曲折的戰役的司令員，他以他的才智指揮這戰役的每一環節，他對熟悉自己的力量；善於抓緊時機，組織進攻；善於適時宜增的休整力量，提高自己；更善於運用羣衆的智慧，創造出各色各樣出奇制勝的民兵戰術，以一貫的積極鬥爭姿態，長時期與敵糾纏，擊敗了敵人。這便是民兵英雄何鳳生的主要功績。

民國三十一年，何鳳生便做了富南鄉的民兵隊長，他經歷了「反野雞」鬥爭與二次打走富安黨敵的尤榮勝利，他也經歷了「八路掃蕩」、「延期清鄉」時

匪摧村屋、家宅被毀、部隊被壓等最嚴重的困難。但在鬥爭中，他領導富南鄉民兵由十二人發展到三百多人；由三根槍六顆子彈發展到三十四根槍；由打打小游擊發展到圍困據點、追退據點，他把民兵組織與民兵鬥爭不斷的提高。

二· 敵人捲土重來

自從五月初七何鳳生帶領民兵配合晉南團和區隊殲滅了富安鎮偽軍之後，（俘二十五，繳步槍二十五，沖鋒鎗一，小砲一）富南鄉的羣衆深深的透了一口氣。前半年中，敵偽進行了瘋狂的殺害與無恥的搜括；擄去百三十九級被燒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羣衆受打受辱與勒索；中農以上的人家無不被擄，逼得良田乞債度日。但終於勝利了！羣衆已覺醒到自己的力量，而對於敵人只有仇恨，既有鬥鬥；同時民兵也在這半年來尖銳的鬥爭中獲得了鍛鍊，他們學會了怎樣殺敵去打羣敵人。雖然，他們勝利後也一度產生過太平觀念，但究竟不是刺刀下滾出來的，很快便轉變了。

然而解放的日子還不到三十幾天，敵人又捲土重來。六月初六那天，它們企圖重佔富安鎮。但富南鄉的人民是不屈服的，偉大的鬥爭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三· 六次反擊 碉堡鬭爭

鬥爭的開始，便是築壘與反築壘的鬥爭，全鄉羣衆的心都繫在富安鎮的碉堡上：看它是高上來了？還是平下去了呢？

「六月初六」的前夜，城裏緊張的流傳着敵人又要來犯的消息。

何鳳生領悟到第一次打走敵人沒有解放市鎮居民是失着，現在應加強突擊完成，無論如何不給敵人再住下來；他立即向民兵大喝一聲：「打破太平觀念」，動員備戰！備戰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堅壁清野」，「把鐵搬到鄉下去，不讓敵人有房子住」；這是一個繁重的任務。但市民一經動員後，立即請快刀手逐戶動起來。富安鎮正因為不是打壞據點之後立即拆毀的，所以市民的羣衆，與鄉村的羣衆並不對立，他們有個共同的意志：「不能讓他們住下來」。何鳳生很愛護市民的利益，他動員了民兵向外圍六個據點放出警戒，武裝保衛拆毀，並在鄉下齊合備、黃家各擄起四十幾斤鐵頭，趕立起由民兵武裝保衛的流動市場，解決了商民的困難。

初六日中午，也是拆毀的戰後一天，向四甲區警戒的民兵阻

挽了進城的敵人，掩護拆鎮的羣衆與商民轉移。當七八十個敵僞帶着五車子糧食進入富安鎮時，糧上已是一片瓦礫，敵人已找不到人民與住房。但他們選擇了鎮北三百多步遠的張雲林小店歇下企圖在此重起爐灶，築碉堡，起窩房，一切措施很明白，敵人堅決要駐下來。

事實的證明，單是拆鎮已不能粉碎敵人精密謀劃的陰謀。何鳳生開始轉變鬥爭形式；組織第二個出擊。這單由區隊、小游擊隊、基幹隊的合力打擊，創造了由擾亂戰，偷襲戰的結合的六次平毀工事的奇蹟。

第二天得到了區隊派來由神槍手王祥帶領的一個班的援助，何鳳生檢閱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計有一個班的區隊，十個人的小游擊隊，十二個人的基幹隊；共一挺機槍，近庫糧步槍，還有簇擁在週圍的二百餘民兵與全鄉羣衆勝利的信心鼓舞他投入戰鬥，立即組織起來。他和王祥指揮唐紫幹隊，担任左翼由西向東，小游擊隊担任右翼由東向西，打擊對象是區隊，戰鬥起來是困難敵僞，打散快子；區隊由正面向北，打擊對象是鬼子，戰鬥要求是正面圍擊，環襲敵人。一切部署好了，行動更接濟開始。

一開頭何鳳生便與所有的民兵游擊隊員們摸準了敵人行動的規律，當鎮上散市的時候，四甲班的鬼子把當近百快子、木匠到富安鎮——他們是不敢在富南鄉拉快子的。這便具備了偷襲圍擊的有利條件。

沿鎮大路，圍避佈滿了活躍着的民兵游擊隊員們，他們不能懸想敵人，敵人到那裏，槍聲到那裏，槍聲一叫，就有幾分鐘的小接觸，於是一排快子全溜散了；當走到「東坑塢」敵人最多只能帶住廿個，甚至不到廿個快子，便押着撤到晚。

碉堡兩層到三層項項高，勝利的打擊一個緊接一個。何鳳生在深宵帶着小游擊隊、基幹隊、民兵、一隊兒突入富安鎮。當到達

市梢時，大家心裏撲通撲通的跳，但一進了街，心裏便鎮快了，「啊！這是我們的地方呀！」他們很熟悉地派了一部份部隊封鎖住離小店三百米遠處的瓦房裏面住着沒有彈藥的敵僞。大部份人便一口氣把築成的碉堡平毀了。第二天，第三天還是這樣的攪，連續攪了六次，敵人到富安鎮不適才十幾天，沒有一天不被襲擊，沒有一刻時間休息，也沒有一天做好一點事情，終於頹喪的回到四甲班去，調來一批石礮大隊的鬼子，富南鄉的羣衆勝利地望着：「碉堡沒有高起來呀！」

石礮來後，敵人變得更加狡猾，聽到打冷槍，他不動不睬；打快子，他一面回擊，一面用刺刀監視着，不准快子宿。晚上在田裏澆灌土坑死守。何鳳生帶着基幹隊去襲擊，險些吃了虧。不僅這樣，敵人還開始向附近村裏騷擾，搶掠，拉快子，慢慢的碉堡快圓頂了。

何鳳生覺得打起了老油條，情況變了，老一套的戰術不能阻擾敵人，應該組織一次更有力的打擊，他與區隊王祥計議定當，新的行動又開始了！就在那天晚上，富安鎮切切地鐘聲要閃着持槍的人們。梆聲，鬼子唧唧門洗臉，從南面就有「陳朝臣」的聲音，送着「車東西過來，開門的人像去迎接似的，有六個挨到了！這便是神槍手王祥指揮的那個班。

「開門仗」的打擊是慘痛的，但富安鎮的碉堡終於圓頂了；住下九個鬼子，十三個偽軍，機槍一，擲彈筒一，步槍二十三支。羣衆起了些怕亂。區隊有任務回去了，並爲了鬥爭需要，把何鳳生所帶的小游擊隊也併走。

現在何鳳生要帶領民兵單獨在這裏堅持。開頭，他會在思想上浮起一陣波動：「能夠還是這樣嗎？」但當想起過去的勝利鬥爭時，他雖然那時沒有粉碎敵人精密謀劃的陰謀，但頑強的阻擾，爭取主動，打破敵人氣焰的目的已達到了。他仍有信心，祇是鬥

爭要變成更長期更艱苦罷了。

四·組織力量 準備新進攻

「行戲起來！逼走富安鎮敵人！」區裏交待何鳳生與富南鄉民兵的任務是這樣的。在執行這一任務上有兩種意見互幹部之中分歧着；一種說：「區隊在這裏都沒有逼走；這事難做成功。」一種說：「把精幹的民兵集中起來逼，一定能逼走的。」

何鳳生有着第三種意見，他深深地認識到前期的鬥爭祇是以部隊參加爲主，大多數民兵還沒有積極行動，羣衆還在觀望。現在要組織一個長期的進攻，須把主觀力量整理與加強；因此他說：「集中精幹的民兵是必要的；但還要發動全鄉民兵一起幹。」「我們一個，鬼子一個；我們一天，鬼子十天。」所以第一步工作，「要把民兵組織堅強鞏固，全體動員起來！」在大家一致擁護下，他的意見被接受了。

看緊張的氣氛中，何鳳生武裝了全體鄉級幹部，組織力量，從信字村一直逼進到富安鎮門口；「窩色養得緊，野狗鑽不進」；大門口的工作先要搭好，他們稱之爲「第一道防線」。

信字村向來沒有任何羣衆的組織，羣衆沒有自衛的力量，因此，在區次鬥爭中祇有被摧殘。何鳳生知道：在這地區不是一個個個備把民兵組織起來的，應先組織團員，再行組織。他先抓住着這份子將精壯爲骨幹，團結好二三十個青年。開會的時候，大家檢討「過去信字村羣衆爲什麼吃虧？」出資，提出三個爲羣衆立即接受的生動口號：「現在逼白匪鬼子窮裏不喊甜的了。」「吃飽吃的大家怕動；勝利靠大家一齊動。紅糧場不動不亮。」「祇有逼走他；參加民兵便是有力量。」

青年們立即按着何鳳生的辦法，組織起來，選擇精壯爲小隊長。何鳳生主張不是以地形人

爲編組的單位，而應依地置、糧彈、神槍、偵察、情報等戰鬥性質來編組。民兵參加各組，合乎拉長（特長），合意（自願）爲原則。這種組織辦法的優點，既可把優秀積極的民兵集中組在神槍糧彈等組裏，作爲民兵鬥爭的骨幹，又可依偵察、情報等組織，照顧一般的民兵。在發展特長依據自願的原則下，增強民兵參加鬥爭的信心與積極性。

「一朵棉花一條命，一粒黃豆一滴血。」何鳳生響亮地向組織起來的民兵提出保衛生命財產巡邏據點的任務：「把盤查哨放起來，不讓敵人進村子，用各種辦法打擊敵人，直到逼退他！」

一村接着一村，一天緊似一天，何鳳生憑着生動的行動口號，天才的組織藝術，把全鄉民兵、羣衆，帶入準備進攻的戰鬥空氣裏。

爲了保證鬥爭的勝利，民兵小隊長、幹部，集中到區學武學習使用地雷，與研究巡邏據點的各種巧妙鬥爭辦法。

富南鄉羣衆，開始具備了進攻的條件。

五、改變地形

一個巨大的運動，醞釀着將立即爆發，黃家倉集中了全鄉村以上的幹部在開會，敵人的命運，將被註定了。

不但是幾天而是幾個鐘頭後，富安鎮從東、西、南三方面，被三百餘民兵圍住，從黃昏到四更，激夜的鐵線泥聲劃破了靜夜；沒有槍聲，沒有喊聲，但卻緊張得血液像從骨髓裏迸裂出來似的。這是何鳳生和兩位大隊副分三路帶去的人民的隊伍，他們用武裝監視了敵人的窩房，在清晨下完成第一件大工程。

第二天，驟驟雷鳴的敵人，才將響聲吹起來，但富安鎮已變成了半島了。

這天晚上，鎮的周圍十五搭田的頭頭、路徑與橫河豎溝，連成一片，他們築成了寬達三里的圍困敵人的封鎖綫。緊接着第二



激夜的鐵線泥聲劃破了靜夜
——正平刻

天晚上，全鄉四千餘羣衆吶喊起來。從小川港到馮船港彼岸，從南海界到富安鎮大道；由組長、村長、民兵、小隊長、鄉級幹部等，率領着有組織的羣衆，攆着帶勁的工作起來。一部份人把大路翻成壟田，總共有三十九條行人路變成水溝，十七條橋連機脚都拔掉，一部分人在建築新的行人小路，造噴壩，掘水踏子、搭活動浮橋。用羣衆高度的對敵仇恨，與組織的魄力，使富南鄉變成另一種地形；人們走不進去，但他們即自由自在的來來往往。

就從這天起，全部以行政村爲單位，四十八歲上下的青年的父兄們，站出了盤查哨，看住暗道浮橋，守望游敵人。如果來了，通知村裏的人，有秩序的轉移，並飛報何鳳生或基幹隊，決定對付辦法。羣衆因接受了第一次教訓，爲了保衛自己利益，熱情地行動起來，他們說：「理埋他們，日子便要兩天過（死的意思）。南頭看住他，下來就有跑和打。」

這便是何鳳生在黃家倉特務擴大會議上提出的戰鬥任務：「要封鎖敵人，不讓敵人下鄉；」「要改造地形，不讓敵人進村子；」「要放出盤查哨，老百姓都要做有牌號！」這一行動，不是消極性的防禦，而是打擊敵人的第一步驟。何鳳生知道，祇有在保衛羣衆安全的基礎上，才能把羣衆發動起來，組織更重心的打擊

，才有基礎。

六、創造各種巧妙鬭爭

何鳳生檢閱着自己力量，有十一支步槍，兩個地雷，西牛鄉有大隊副李見堂與基幹隊員；東牛鄉也有勇敢善戰的民兵楊雪艇與每個從頭髮到背鬚都黧黑的民兵同志們；第一道防綫，有積極份子蔣朝龍、李福山，聚衆的鬥爭情緒熱火朝天的高漲着。他覺得這是進擊的時候了，因此在會上他對民兵們說：「現在輪到我們打敵人的時候了，我們要用盡一切辦法，去打擊敵人！」

民兵積極響應他的號召，他們提出第一件事，應將拆毀的任務徹底完成。二更裏，八九十個民兵市民，在基幹隊領導下，闖過了斷橋殘壁，富安鎮，陰森森的街道，使熟悉的人們也覺得生疏了。他們用粗大的繩索，套住那些沒頂的房子，「嘩啦！」一下，便拉下了全部，有一部分市民在抬着自己的傢具；有的抬着運來的東西，十餘間市房，從虎口裏搶出來，敵人將這堆黑夜沒有睡，間或也掃射一下機關，但火舌也只在牆垣跟前轟一下或者遠遠地飛去，插在田野裏，敵人只嚇壞了自己。

這一勝利的影響，使民兵對於日夜打冷槍、阻擊、襲擊覺得平凡了；各村都研究怎樣與敵人進行各種巧妙巧妙的鬥爭。



富安鎮周圍，臭氣沖天。

正平刻

爲了不讓敵人吃水，民兵們一齊攆狗，把死狗偷偷的拖到溝底下的裏面溝和外圍溝裏去，把糞上毛坑裏的糞，澆在敵人出門的大道上和吃水溝裏，富安鎮周圍，整日整夜，臭氣沖天。

爲了不讓敵人走路，白天神槍組看住了河口，有次敵人帶着竹梯下鄉，侵犯到「第一道防錢」，被何鳳生帶了二組擲彈阻擊，鬼子摸河窩間，四周的路上，日夜都有人守望，晚上民兵摸到河窩腳下，把敵人進出的橋樑偷出來，鬼子白天出來，摸了兩條橋，捨去一條；可是就在當晚，民兵又進了富安鎮，他們不僅把原物撿了出來，並且把敵人口砲與筒的兩頭五條槍，全部連根拔去，變成兩頭木排，像隔船船一樣的掠走了。

爲了不讓敵人吃飯，「第一道防錢」的夜菜，把食品移去，敵人出來搶便打。

「一束棉花一條命，一粒臭豆一滴血，」要緊牢記這句口話。

敵人派偵查到四甲場去買糞，民兵老成着捉住了他，敵人用武裝掩護買糞，民兵便細細地帶來伺候他。

整夜放哨也創造了許多巧妙方式：白天站崗，前哨與碼頭上的鬼子面面相覷，鬼子拿槍我握繩，鬼子竄我坐凳；晚上用草人塞到偵探前頭，排空城計，他們陣基排排布一線的密佈在每一個溝頭上。這些日子裏，他們會捉獲敵方派出的情報員，下鄉送他的「和平軍」，偽方派出的通

訊員，及四甲場鬼子苦心培訓當作機要通訊聯絡的小特務。

富南總的鬥爭，在洶湧發展和提高，他們創造與發展了羣衆性偷摸戰、誘捕戰、圍援戰的豐富內容，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力量！羣衆鬥爭情緒狂熱的上升。富安鎮即變成死去的鎮。如果「和平軍」說他等於「亂收場」，那他們便應該是亂收場裏一隻隻冷冰冰的死屍與骷髏骨了。

七. 輪番戰鬥連續廿多天

嚴森的秋風，把挺立的玉米捲兒，吹得枯老紅鬍頭，伸出了金黃的玉米，人們全年的生計，寄託在這「大熟」上，正在秋收的時節。

快兩個整月，捲在這鬥爭漩渦裏的民兵基幹隊員們，被詳盡的粒粒黃金引誘着。何鳳生似乎有辦法牽住了他們尾巴：「不能讓他甜在田裏呀！」他覺得應該有新的鬥爭辦法，去代替舊的；要更有組織性的更有效的去打這敵人，既能節省人力，又照顧到秋收與忙季節裏民兵們的生產。

爲此，民兵的組織形式起了一次變化。

每村選得十二個精幹民兵，由鬥爭中的積極份子爲骨幹，組織基幹民兵，八個村有八隊，計共九十六人，輪流台海裏服務，每次兩天，半個月一次。他們是由何鳳生直接掌握的，輪到那一村便武裝起來，吃自衛糧，變成一個隊伍，抵進到第一道防錢去掩護羣衆與一般的民兵進行生產。

何鳳生抓緊這時候，對民兵進行了教育，討論各人參加民兵的動機，閱讀報上登載着的各地

夏秋季攻勢反據點鬥爭，繳獲鬼子的勝利消息。在鬼子徹望明望得見的田野裏，描着樹棍子的「換槍」；做戰鬥動作；喊「一二三四」！他們惡傲地望着崗上的哨兵；「大派看得見，省得派奸報告了！」

他們的羣衆生活很樸實活潑，不受嚴格的軍事紀律限制，除了戰鬥教育外，也進行生產教育，或者集體爲民兵自己摘收，或者爲抗屬代收。在鬥爭中，他們又學會了「政治攻勢」的鬥爭形式。他們自造了許多標語，像「天天等你們下鄉，爲什麼不來呀！」「德國敗，你們快；不投降，見閻王！」「好人不當和平軍，回頭以正不送命！」「有種的與新四軍交戰，歪種找老百姓出氣」等貼到牆頭裏去。有時深夜在崗堡邊唱著土造的歌。有一次偽幹事主任帶着偽軍下鄉偷栽菜黃瓜，民兵沒有打到，晚上就去貼張「佈告」。（民兵稱稱語爲佈告）上面寫「我們今天不打你，因爲大家都是中國人，盼你早日投誠，否則將全部消滅。」他們以高度的熱情做着這一類新的工作。

過不幾天，何鳳生接到兩封信：一封是偽幹事主任在寫給鄉裏的，內容：「饑惡能怨誰，我是沒飯吃的，留條路我走走」；一封這是民兵在據點裏給到的，裏面寫着：「匪軍如失竊之匪，貧血乏草，藥香無靈，戰龍龍堅持，何時可停……」這是四甲中隊長求救四甲場大隊長的信。

何鳳生覺得時機到了，應該組織一次更嚴重的打擊，民兵，輪番戰鬥已連續到二十幾天，他們不但不怠地不給敵人以休息的機會，「臥錢」「疲倦」「死亡」交換着困死了富安鎮的「守軍」，他們已無心的動搖了。不能放任這處攻的機會。

十四個經過考驗的精幹民兵集中起來了，組織了一個臨時黨軍委，用十一根步槍兩個地雷武裝着；這是組織此次打擊的主力

取。他們討論出兩種辦法：一種是預先伏在劉堡邊，利用鬼子每天早起洗漱的空隙，突入劉堡，奪取敵人的武器，殲滅敵人；一種是用地雷進行伏擊戰，痛痛的予敵以殺傷。他們最後選擇了第二種，在富安鎮西路上整整伺候了三天。

不知哪一天，在另一條大路上，匪隊打了次伏擊，重創了富安鎮鬼子，何鳳生與民兵們又歡欣，又羨慕：「怎麼給他們打去了呢？」

八·「鬼子走了」

到處是暖洋洋的熱風，「秋老虎」蒸得人發悶，何鳳生流着汗在田裏工作，富安鎮傳來了隆隆的砲聲，人們半信半疑的傳着：「鬼子走了」他立即擱開了鋤頭，向富安鎮方向去偵察，剛進入「第一道防線」——信學村時，背上已鬧得發癢，何鳳生知道事情有了變化，便也大踏步的向距九十天來的富安鎮走去，有幾個基幹隊員，熱情地從人羣裏鑽出來高呼着：「何鳳生同志！四甲回來七八十個敵寇，把鬼子帶走了，他們自己轟炸了烏龜壳，龜壳時鐘上貼了幾張「佈告」，何鳳生舉上了竹梯細看了一遍，上面寫着：「我們走了，請你們不要再打……」，「勝利的愉快從心底湧起，兩隻黃金牙喜喜地嵌在嘴面上，他回頭望望一大堆仰天還是笑着的人羣，都是他從頭到腳都熟悉的民兵，他覺得九十天來，他們也變了。

在鬥爭中，富安鎮湧現了一批新穎的人物，他們有身先士卒，屢建奇功的李見堂；他們有赤手空拳捉人敵和壓地據點偷偷摸摸的八十八師老兵俞正先；他們有見溝爬溝，不分日夜運送情報的戴慶先；他們有探聽河河地窩地窩的許少青；他們有不顧回家，每次陣地都有其份的李益昌；他們有組織「第一道防線」領導壓本村的車有功績的蔣朝龍。

何鳳生興奮地與大家并打陪溝歸路，迎面吹來「九月白」新

黃豆的油香；敵人還是「六月六」來的，他們又犯起了這不會忘記的日子。

九·學習何鳳生 三大經驗

富南海飄揚着勝利的旗幟，何鳳生榮冠了英雄的頭銜，在全分區八萬餘偉大的人民武裝——民兵行列中，他當選了頭等民兵英雄。

他——今年才卅一歲，在羣衆的熏陶與鍛造下，他有了豐富的鬥爭知識，天才的組織藝術。自小他便是個沉默寡言的莊稼漢，現在還是這樣的不大說話。為着個人的出頭，曾經當過魚軍班長，到上海做過碼頭工人，但這一切的追求，都被踏碎了。直到卅一年仲夏，有兩個女同志住到他家的時候，他才找到了真理，參加了農抗會。以後，他覺得自己變了，但在參加黨以前，他始終不懂有什麼力量，才驅使他為黨工作。工作不久，他便出了名，人們叫他「硬漢」，這是因他大公無私，黨給他的稱號。他早就受着羣衆的熱烈擁護。

全分區八萬餘民兵，要怎樣學習何鳳生的民兵鬥爭呢？

我們說，這一過渡過渡的勝利，與當時夏季勝利攻勢的形勢，是不能分開的；與富南海全鄉民兵羣衆的鬥爭力量，是不能分開的；與英雄何鳳生的貢獻，也是不能分開的。我們可以看出何鳳生與富南海的民兵，怎樣在鬥爭開始時就極的阻攔敵人，確立自己的優勢。怎樣用合乎實際的辦法，去動員組織過渡據點的力量。怎樣在鬥爭中發展羣衆的積極性，用羣衆的智慧，創造與發展民兵設備的豐富內容。怎樣在鬥爭中保護羣衆的利益；怎樣在鬥爭中擊退敵人的規犯，及時的轉變組織形式與鬥爭形式。這些特別有三個主要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一、一貫的積極鬥爭的精神，不論敵人怎樣在各個時期用各

種辦法實施他的陰謀，但何鳳生與富南海的民兵始終保持着積極鬥爭的姿態與敵對，從被動中爭取主動；從劣勢中爭取優勢；不該保守挨打的現象存在，這是鬥爭勝利的主要經驗。

二、但積極鬥爭不是盲撞硬拚，富南海民兵鬥爭第二個特點，便是根據敵我具體情況，不放鬆敵人任何細小的弱點，組織進攻；不忽視每一空際，爭取休整；從鬥爭中提高自己力量，從休整中組織更大的鬥爭。祇有這樣，才能把鬥爭逐步提高，轉變了敵我形勢。

三、發動羣衆依靠羣衆；二年多來反清鄉鬥爭中，證明任何鬥爭離開了羣衆便不會勝利，這為真理，在這一鬥爭中更能體驗到富安鎮九十天圍困退還據點的戰役，是怎樣組織與發展起來的呢？主要是發揚了羣衆的鬥爭積極性，何鳳生熟悉與懂得潛在的羣衆力量，在鬥爭中，他正確的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充分的運用了三百餘民兵為骨幹，緊緊圍繞了四千餘羣衆的雄偉力量。

英雄的事蹟鼓舞着我們，我們要學習何鳳生與富南海的民兵鬥爭，把他們的奉獻推廣開去，循着何鳳生的方向，發展與提高分區的民兵鬥爭，創造更多的何鳳生與富南海，發揮更大的力量去打擊敵人！

何鳳生的思想活動

小組報告的第二天夜裏，記者在半夜突然起來，黑暗中看見頭燈一星紅光在閃動，我轉過頭去，瞧在我頭邊的何鳳生在抽香烟，我不覺好奇的問：「你！怎麼夜裏不睡？」他回說：「嘿！睡不着！要開足眼睛，我想想回去××據點的堡壘險得吃頭，××地區又是在灰色地區，那面又不好攔紅，××據點去是有二十多里，真是跑太遠了。」



- 一、小沙蟹本是平凡人
- 二、燒區署英雄初出馬
- 三、用針線赤手繳匪槍
- 四、打警所英雄險遭難
- 五、爲民伸冤拏打范克功
- 六、冰天雪地大破偽區署

一、小沙蟹本是平凡人

遼東的最大市鎮——呂四，三年前就被鬼子駐下了。

呂四三里多長的南北街，和里把路長的東西街上，排列着百十個木柵門，原來的大巷小弄全被鬼子堵塞，窺四面又圍圍困着幾丈闊的運河；東南西北門只有四條高木板橋通出。二十多個鬼子駐在南門高橋。七層高的砲樓，築立在雲裏霧裏，日晷監視着全鎮動靜。鬼子旁邊駐着一個班的市警團，在中街西處，駐着一隊消防隊，一式中正帽，中心十字街，駐着偽區署、偽警署、稅所等一堆偽機關。

在這樣嚴密防範的情況中，呂四百十個偽軍警備職員，卻怕聽到一個人的名字，那便是「小沙蟹」！

「小沙蟹」去年一年中，曾配合區署種樹隊、區隊、戒煙隊得了鄉裏民兵，先後打垮了偽區署、偽警署、偽糧公所；單他鄉裏民兵，便繳了二十二支短槍。

小沙蟹本姓孫，名啟祥，但方圓幾十里男女老小，都稱呼他乳名：「薛官」。他今年還只二十歲，三歲那年上，死了父親，他幼時一把握淚一把汗，把他哥哥和他二人撫養成人。他在十五六歲時，已是下田做輕重生活。娘兒三個，苦吃苦做，硬靠背脊骨上出汗，倒也掙下了三千步自由。

到民國三十二年裏，薛官和他小叔倆上樹，給木柵門柵裏捉住，要敲他兩萬；薛官便回他幾嘴，區署真也不問情由，揍了薛官兩下耳光，還逼他到大年初一送錢上樹，否則便下柵燒房子。薛官吃了這口冤氣，心中悶了兩天，便一心投奔到木柵門鄉長處要求工作；區署鄉長派他當個通訊員。

他當了通訊員六七天，每天跑得腳不落地，走路時又提心吊胆，腿酸脚痛，夜裏區署開會防備得醒來時，想想家裏安閒日子，便不禁有點懊悔：「參加工作吃苦啦！」

但區署長卻一張張捫指條子拼命追他。

當他給追得急時，就回了封信給區署長，那上面寫的是：「錢早已準備好；只是打了小槓子，祇有種便下來拿」。

從此他便抱定「橫豎橫，拆牛棚」決心，和民兵日夜在一起，學些打槍等等門道。

但他既不會飛檐走壁，又不會隱匿翻牆，他究竟靠了些什麼本領，幹下這般逆運好的事業呢？

原來他在參加工作之後，共產黨新四軍特授給他兩件法寶，那便是：「依草靠衆」，「胆大心細」。他便靠了這兩件法寶，幹下了轟轟烈烈的大事。

二、燒區署英雄初出馬

去年四月中，呂四西區署鄉長呂四區區署抓去十八個人，中間有六個民兵，當時區署鄉長十分焦急，區署交下一個任務：要薛官鄉裏查明這十八個人究竟藏在何處，設法奪救出來。

薛官經過了三四天調查偵察後，探聽到十八個人都關在偽區署牢裏，夜裏只有四個人四條槍看守；他偵察明白，當天夜裏，薛官和區隊戰士姚德修、徐生等四個人，並與鄉裏民兵中隊長寇五林等一同前去。那時薛官腿上一生了一個瘡，雖然以前他擡點不止一次；但他負責指揮，這是初次，夜裏烏漆黑，伸手難見五指；天下着牛毛細雨，一滑一穿的到了呂四市街。薛官先和姚德修用鐵棍撬開了二道木柵門，到第三道門，寇五林說：「我來先前去聽聽，沒有動靜，再來叫你們。」他一進去，等了根把香的辰光，不見出來。薛官心中有點個怒，他想這傢伙溜之大吉了。便自己拿了二根鐵棍，一道道撬開木柵門，到第五道門時，正是附近偽警署了，他蹣手蹣腳摸開木柵門上的鐵鎖，暗中看去，偽警署大門緊閉，黑油油不見動靜。他心中有些焦悶，先分派三個區隊戰士去警戒，身邊只剩下姚德修一人，便隱下來休息。正在這時，對門小車屋裏鑽出一條黑影，到屋角裏小便過後，又進去了。接

着那草房裏撲二連三閃出四個漢子，直向姚德修和薛官奔來，他們二人一見不好，姚德修一上刺刀挺向前去；這四個人倒退了幾步，姚德修低聲喝問後，原來這四個是賊，剛才一個出來小便，看見這裏兩個人，以為是「同道朋友」，想來賊捉賊務個現成。姚德修薛官聽了又好氣又好笑，問了問偽警署裏面情況，把他趕回對面草房裏，薛官順手把剛才木柵上擡來的鎖，把門倒鎖上。

他們貼近偽警署大門，從門縫裏定神一看，只見裏面披簷下，二排面對面四張牀，帳門下閉，牀前半明半暗兩盞燈；隱約聽得牀上人打哈嚕。薛官忽然毛骨悚然，但一想到要救出十八個受難的人；便心一橫，一手搭上姚德修肩，姚德修順手一推，薛官攀上一人一手高的木柵門，爬上木柵之後，忽地裏覺得混亂糾纏，一陣冷，抖得木柵門嘩嘩嘩響。

這時街上野狗盯住牠們交。

薛官兩手攀住木柵子，輕輕掛了進去，跑到裏面。把大門一開。姚德修站在門崗上。

他輕輕朝裏。牀上有個人翻了一個身，薛官那時心反定了。牀上人轉頭窺視問：「狗交咯那個？」薛官裝着一付剛醒過的惺惺懶氣呂四腔說：「我出來解手，看看沒有點東西末。」說着他把自己鞋子拖呀拖的走起來。

牀上人翻了個身，又呼呼呼睡起來。

他一跑近柵門前，帳門一開，一把揪住了一個西裝頭髮，小插子在那裏伏臉上一晃，低沉的哈嚕：「要命的不要作聲！我且問你幾件事：槍在那裏？被你們綁來的肉票在那裏？」那個人唧唧的發聲，連聲：「是是！是！」照他說，他們是伙伙，沒有人在這裏看守，槍也沒有，這兩天風聲緊急，偽區署、警察署已搬上鬼子一淘去住了。肉票解到鬼子警備隊。他又把另外三個睡得死豬樣的伙伙一問，口供相同的。他把四個伙伙，送給姚德修看守。

接下去他又穿過二道天井，到了偽區署。跑進偽區署辦公室，摸出洋火，點上帶來的半枝洋烟，每張台子的抽屜裏捧出一大堆烟筒，放在地上搗了起來；文件胡袋裏一擡，又捧了堆拳桿，索性大鬧偽區署。正在大火燄燄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在屋裏轉着找了一陣，便順手拉了兩張偽區署的太師椅，和姚德修兩人出來。剛出門，鬼子警備隊已發覺，一路打槍，一路追出來救火。薛官這時腿上的疼起來，手頭又在頭頂上呼嚕着。出來時，姚德修看見他拿了兩張椅子，還以為他想發洋財，便勸他丟了，他卻說：「我借了吳宗二根軟條，掙木柵門的，剛才翻天覆地找不到，拿了二張椅子賠還他；這是算來記帳！」

姚德修一聽，好不敬重他，揀速來替他拍了一張說：「你脚痛，慢慢走好了。生生死死有我姚德修！」

他們一行人安然出來了。

三、用計謀赤手繳短槍

四月底，五月初；立夏節近。

薛官正獨自煩悶。早就聽說呂四偽區長范克功有一枝金槍，一支手槍；還當時節一直無從下手。

這天恰巧抓了一個偽偽進會主任，（專門收拾偽捐的）便把他全部偽條條、圖記、偽稅收據，搜了出來，他又帶了偽偽進會主任身上竊來的塊錢，一搯三搯的上錢去。路上碰了兩批拉伕的偽軍，他把攥在手裏的收據一照，說聲：「偽偽進會的征收員」；偽軍倒也客客氣氣的讓他過去了。他躲進北衙上偽區公所，范克功一聽說將裏送錢來的「征收員」，也就十分客氣，敬茶敬烟，問了傳裏情形，「征收員」訴說了許多苦處：「說新四軍沒有吧，來起來千把多；說有吧？有時續二個月勿見。有時給新四軍追得摸河爬水。真是頭升提在手裏，幹這檔公事！」

到中上，范克功叫了兩個竊謂「征收員」；「征收員」文文雅雅的吃了中飯。眼關四面的看了偽區公所是二條老步槍，勁務兵身上雙蛋，正是一支金槍，一支手槍。中飯後范克功又陪「征收員」一同到偽偽偽隊劉中隊長那裏亂說了半天。又回到區公所。范克功也嘆起氣來說：「不要說鄉下難收，連鎮上也有頑戶。」「征收員」順口問：「鎮上那幾家頑戶？鎮上怕什麼，鎮上是我們自家的世界；可以派勁務兵武裝征收。」范克功點點頭說：「喂！三五天內總要派勁務兵武裝征收才好！」

這個「征收員」一一記在心裏。太陽西下，他回鄉去了。

回鄉後，他和鄉裏幹部商議定當。

次日清晨，他便同得力伙伙曹士元，他十四歲的叔伯兄弟孫國章，不吃早飯乘早涼，踏露水直奔呂四區；曹士元身上是一根手槍，薛官腿上的綁着小插子。到了市梢，他安排他們二個先埋伏在落海弄在，他獨自一個進去看看動靜。並買些大酒燒飯。

他走到東北門同仁藥公司東首荒場上時，但見紅男綠女，早市上也不少。在他前面走着一個老阿叔，手裏捧着六七隻篩子，薛官便攔他上去，替老阿叔拿兩隻篩子。老阿叔正求之不得，搭訕上了。老阿叔說：「年景兇，這歲時鄉下「插頭瘟」（腸炎）多；太陽廟裏瘋會敬菩薩，求個人牛太平！」

薛官攔他朝前正踏上橋坎，搔搔頭，只見黃讓一堆鬼子，他一步步走上橋，和第一批鬼子兩換肩穿過，又碰了六七個偽軍。偽軍一見薛官，便唱著：「東洋先生要車乎，送到人間去！」他停住邊在路邊。第三批鬼子又走上來，鬼子看他呆在路邊，便鳴嗚嗚嗚問，竊譁說：「你立在這裏做什麼？」薛官說了聲「插頭瘟」，真驚動了上太陽廟瘋會敬菩薩，這裏有位先生要拉我推車。鬼子一

肅說著話，便「去！去！」

他走進荷頭，和老阿叔分手。跑到北橫街板橋頭，他聽見前面八九步落地，走着一個身長體大的傢伙，身上背了一支布套子的槍，大保險打開懸在那裏。

他心裏不由得七上八下跳了起來。動手罷！又怕吃不消這個傢伙；要不動手又怕機會一錯不回來。心裏鬥了半息，決定還是盯他一陣看。走板橋下去，朝南轉彎，這傢伙點門路繞轉到了一家大南貨店，祥官眼着他直走進去。他也走進南貨店。問長問短半枝香烟辰光，一件交易不成功他心裏有些焦急，看看那傢伙一進去便不見動靜；而做生意的那個老板娘卻不預預問起來：「入娘咯！什麼貨調皮味！」正在這時，裏面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老板模樣的人，笑嘻嘻地說：「長痞子又回書咯！」祥官一聽，心裏頓時一寬，便買了一付香烟元寶；他覺得在店裏耽擱時間太長了，那老板娘也注意著他，他趁勢走到東面二間門面處一個小廳裏，像煞模模短短的燒香叩頭。

從廳裏匆匆忙忙一出去，他一溜烟奔出市梢，走過高橋口時，鬼子探軍已轉不高興岸北面去了。他直趕到二個民兵身邊，買士元孫國華已餓得肚裏發響直叫，一進門，兩個人便要吃；祥官這才想起忘掉買火餅。他便低低的一五一十說了得上情景，買士元一聽說在板橋下的南貨店裏，他說：「這正是這貨功的店！」孫國華也說：「入娘咯！入娘咯！要趕快去！」

三個人一路走過去。祥官又帶孫國華在南貨店隔壁銀行裏，裝做沙田裏販玉米子來的，監視着鬼子動靜；叫買士元在南貨店裏櫃上掛號，自己進去動手。寫一吃不消時，叫「快！快！」買士元元跑進來幫忙。

祥官一隻槍筒低低扣在眉毛上。走進南貨店裏，直劈進門，幾間早後問他做點什麼。他吸口煙略略應了一句，早他們以為我負責，也不以為意。照例問茶，命酒。祥官不慌不忙直走進第三進房子，被強朝東屋頂上，正伸脚騎手的仰天圓頂那個漢子；槍筒直直肚皮上，小手指扣在槍柄的圓圈裏；二個鬼徒來放了茶烟，又出去了。祥官轉到他身邊，見他正頭得死熟，便一撲勁，抓住槍大小保險一按，那傢伙咕思茫茫叫聲：「啊呀！老板，老板！」祥官把保險帶從他頭頂下一抽；槍到了祥官手。退後了三四步，小保險一打開，低聲叫喚：「大滾港抓到十幾個人中，只破了三寶；吳三寶作惡十多件，衆人不客；你要命的識相跟我走，就饒你！」那傢伙目瞪口呆，連聲「是！是！」祥官命令他先走三四步。步步小心防他撲過來。

回到店門口時，那傢伙只見祥官一個人，他一呼撲撲撲地撲到袋口上；買士元眼明手快，手槍一按，劈胸抵住那動兵，祥官順手一把，揪住英

領的一件東西，一抄，原來正是一支手槍。

店裏幾個學徒，店員頓時亂起來。祥官把槍一拉，上了膛。店裏人定在地中間了。

祥官叫買士元開路，第二個是祥慶，第三個孫國華帶一只瓦鐵來的手槍，最後是祥官掩護。

穿過後街冷僻處，又到了同仁泰西角。

祥官正在張感岸北鬼子時，鬼子卻正從岸北跑回來。祥官心裏一急，買士元，孫國華回頭望望祥官。恰好身穿過二部車子。正在這個火燒眉毛時，祥官低聲對祥慶說：「你嘴裏露一絲風聲，先打死你，我再同鬼子拚。」那祥慶牙齒提對打架。這時祥官把槍舉在頭頂上，他把車子一拉，指一撥三十米遠以外的鬼子有意大聲說：「東洋先生要車子，到大崗！」鬼子偽軍以為今天跟公所又照例出來幫幫拉拉小車；便立在那裏等。祥官再朝東一看，有兩部車子在四五百米遠外迎面過來。他大喊：「車子！車子！東洋先生要！」那兩部車子四轉屁股股溜；祥官也一步對一步不慢不慢的追。他們連俘虜一行四人，開走近路時，但聽見身後「噠！噠！噠！」的一聲，祥官心裏一驚，暗想大概鬼子發狂，打了幾發筒，而那祥慶嚇得跌了腿，幾乎雙膝跪下，正在這時候，廣濟裏裏跳出一條漢子，祥官仔細看時，原來是本鄉一位民兵。那民兵一見祥官說：「你呀，我當又是魏公所出來拉車子的！」祥官這時回頭一瞧，荒場上的鬼子偽軍，正一蓬風吹上黃岸，張東北正有幾個上魏老百姓聽到槍聲奔起；鬼子還以為是他們搶的糧。鬼子且追且打槍，老老實實的掩護「魏公所來拉車的人！」

一落場，他們四個一支箭穿回去。

四、打警署英雄險遭難

光陰迅速，轉眼間到了立夏，又是入伏天。

亂戰時來，各方面那窮揭揭，傳說着偽警署為非作歹情形。祥官聽了不勝驚色；他暗自存心，不斷偵察。得知了偽警署，偽區署二個巡警的部份，共有三十位巡警和偽職員，十四條步槍一支槍，一支六寸手槍；槍已打毛；步槍大部份泡底；每支槍只有二發子彈，有四支槍打了四發以上便會吸壳。

他偵察得真英雄後，便便帶自己力量，去了十六個人，分下四組，祥官是第一組長；四條槍槍攻打有十二條步槍的偽警署。

軍說祥官一組，是巡警副和二個神槍隊員。祥官打扮得蓬蓬奇奇，手裝一只大容管，和直裏張連刺一搭一搭，扮着隨容連刺的小領戶；兩個神槍隊員也各自化了進去。到了四四。祥官先辦了一副容連刺，買了三千元寶。天過正午，他和張連刺坐在偽警署對門，另外兩個神槍隊員正也東東西西的和店家拚買東西；祥官一面吃後，一面偷眼望望東東西西。待得二二、三三已看見，四四也聽

鏡在牆上出現時，他向張運副丟一個眼色，張運副有數是動手的時候了；預定張運副奪步槍上槍。祥官把將要露出布衫外的倉槍拉一拉上說：「騾……，肚皮窩囊，天到世哪！」他兩個同時立起身來，祥官在前直望齊聚齊步，偽發正待擱姐，張運副躍上去奪槍，祥官跑近裏門；這裏門只開了一扇，一個人正好進出，二個人便不好辦了。正在這時，面對面裏面出來一個擋了步槍來換廣的黑老鴿。老鴿買裏買失問：「做點事啫？」他一伸手，鑽在祥官帶上硬鑽的闊王爺，一驚一縮手，回轉身溜，被祥官一把揪住老鴿背脊給管子。

再說張運副一撲一滑，沒有搬住門闌上槍，門闌朝裏就跳，正巧在裏門裏祥官剛進去，他便推著祥官背脊。祥官又揪住後面一隻老鴿的管，老鴿又死命前奔；兩隻老鴿夾祥官在當中，一推一拉，在天井裏被拖了四五百步落地，祥官不由得意起來，便左腳伸出去，把前面拼命奔的偽軍閃一閃，一個狗吃狗，栽出四五百步落地，跌得鼻塌嘴歪，半截轉不過氣來；槍上和帶鑽了；槍揪在祥官手裏，祥官又右腳一踏，左腳朝後狠命一踢，把彈子命中了後面一隻老鴿的要害，也咕嚕一聲，四腳仰騰擱出去，跌得頭昏眼眩，祥官便趁勢又拾起那條槍，大背在身上。這時張運副也從外面招呼了兩個沖槍隊員進來。而祥官一翻身，望裏直冲；四五個槍在腳下的偽軍一齊滾翻身，祥官一拉槍球登了腔，喝聲：「勸一點打死你；照常晒下來！」又分派了行動隊員站門崗，張運副監視在外。這時祥官心想第二組打偽區署怎不見聲靜，便一口氣跳出天井；而這時偽區署已有準寫，幾條槍放在窗口上；看見祥官進去一個排槍打過來，祥官閃身角裏，提起鐵錘的步槍一扣火，「騾！」一個要亮；他把手裏槍往牆上一靠，把身上另一支步槍，一槍打過去，又是一個

要亮；這時他放了步槍，拉倉槍時，偽區署門一開，冲出二個高大漢子，他一盒槍，一個燈火，他一急，往後便退；後面二個已離他不幾步落地，裏面偽區長還大叫：「抓活的，抓活的；這倒是「小沙盤一窩的！」正在這裏萬火急的生死交頭，門裏閃進來張運副有神槍隊員。張運副二倉槍「嗵嗵！」打得二個大漢解着逃回去。

這時一個神槍隊員往撲進來，神槍隊員用盡平生之力擰上偽區署門，裏面正對着槍門處一掛槍；神槍隊員左肩掛架。而祥官卻躲磚牆打門，這時祥官看見一個神槍隊員撲來，便把他出了裏門叮囑另外一個神槍隊員帶他撤下去。他一看當時形勢，已難以解決。祥官和張運副便撤了下來。到偽區署門口，兩隻老鴿還在地上時，祥官隨手脫下兩只老鴿帽子，和張運副各帶一只；各人拿了一支繳來的步槍撤了下來。

到了街上，滿眼是市警圍攔，偽清警和鬼子也出動追來。他們兩個帶了老鴿帽，匆匆走去；像煞去追殺四軍的黑老鴿，在鬼子、清槍隊面前，直奔到橋口。

一上高橋，他們二個把槍用通條一連後，接連朝裏打了二三槍；清槍隊、鬼子大小機關都發聲而來。當時他們打槍正是要鬼子來追，用一個虎離山計，好讓他在裏面的同志得以脫身；但事實上，其它同志早已撤下來。待得鬼子偽警進來，祥官和張運早已高飛遠走，無影無蹤了。

五、為民伸冤槍打范克功

九日，重慶節上，呂四喊大家小戶，叫著運天，要偽縣長范誠捐稅，公佈賬目。我們的區署裏，告發范克功的呈文，雪片似飛來。

那時祥官正巧有事出門；區裏便派了三五個神



前一個跌得鼻塌嘴歪
後一個撞得頭昏眼眩
和聲劇

槍員，在呂四鎮近郊繞了二三天，終是無從下手，地勢不熟，人頭生疏；連范克功且具知名度，不該得面孔。

正午這為難的時候；祥官回來了。

祥官當時雖難，運日穿是得人用局乏，但一聽范克功如此猖狂，便也顧不得疲勞，決定和神槍隊員土貨，陸續且一淘進去。

次日清早，剛頭為鷄啼，薛官醒來，自己先結束定當，穿上了件夾褂子；看上去是位文質彬彬的一表人材。他和陸潤昌各帶一支盒子，二個榴彈；而陳士貴只帶四個榴彈。

三個人急忙忙踏露水趕上街。

在街上東轉西溜，三個人各自分頭在茶館酒店探聽消息。

單說薛官獨自一個，在街上人羣中踱了半天，到了偽區所和偽警署對門的一條後街上，在周家大門堂里，只見來往長袍短套的人，倒是不少。他心裏懷疑，便踱進對門一個茶館裏坐下；茶館裏三教九流人也不少。只見隔隔壁桌上有人談論：范鎮長在對門周家聚餐，明天總說要乘班汽車上通州。當時薛官心裏卻是又急又喜；急的是范說明天上通州，今夜又住在鬼子一淘，此刻不下手，怕他一去不回，倘讓地逍遙自在；喜的是他就在對門，正好動手，但又想此刻馬上動手，偽警察署警署太近，不免礙手礙脚。

正在猶豫不決時，陸潤昌陳士貴陸續來了。三個人暗裏商議了一下，他們兩個都覺得不好錯過機會。當時薛官便吩咐陳士貴坐在周家大門堂門口，監視偽區署警署動靜。陸潤昌從東邊轉到周家東脚門守侯；見機行事，薛官自己進去。

薛官踱進周家，走進第三道房子，只見容裝豪華克克功哩後糾落在打草盤，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勤務兵在他身邊轉，看見薛官便問：「做點什麼，哈？」薛官笑了笑說：「做點哈！玩耍！」小勤務便趕他：「沒事出去，去！」薛官踱到東脚門邊去了。把東脚門門一拔，陸潤昌已守候多時，也進來了。二個人把二條槍一拔，跑到客堂門口，薛官對范克功說：「范鎮長，我家老板請你談話！」這時那隻小勤務兵見勢頭不好，一溜溜過來奪槍，給薛官一槍，打中大腿，跌下去了。書房裏六七個閒人，也風哄哄起來，薛官把槍一揚，叫聲：「不要命的便亂動！」個個手過去把書房門帶上一反搭，裝裏摸出一把槍一反槍；六七個人安安頓頓坐在裏面了。

這時范克功被他們二人，拉出堂門，走出東脚門。范克功是俄又高又大極結實的傢伙，他一看薛官和陸潤昌是二個小個子，便使了一點老嫗氣，窮姿勢，攔住他們二個拿槍的肩膀；他們二個抬不起手。薛官便想：「早動手早罷！」一槍正中范克功屁股，穿過大腿，還像仰面也好笑，向牆邊上一個豬牛打滾的臭泥坑裏一滾，薛官和陸潤昌二個，連三發四槍打了幾槍；各人只剩一顆子彈時，只見范克功倒在坑裏，背心裏已有血水，薛官叫聲走，二個人把盒槍碎裏面一夾，照預定計劃從東北撤退。

走東北真是危險萬分，在他們北面幾十間門窗，這時有四個鬼子在一間修鞋店裏修鞋，一聽見

槍聲後，鬼子以為東面鄉下新四軍進攻，四條三八槍管子，擱在門框上，只待行色匆匆的人走過，便打！

正在薛官等三人從東北走了五六步，只見一個人立在路中間，拚命向東面拍手退喚，薛官定睛看時，原來是個面熟名生的老板。

他們便掉轉屁股穿過橫街，只見街上幾位徒手黑老鴉慌慌張張逃回廟邊。

薛官剛到街市稍，東洋橋上即立着一大堆鬼子。薛官心中暗想，今還是山窮水盡了。二個神槍隊員才禁消慌張來，薛官想二條槍只有二顆子彈，沒有用了。他便一轉念頭，空手出去也容易引心懷疑，便在一間雜貨店門口，買了一大捧大蘇油條；他又對兩個神槍手說：「今聽有甚危險，但千萬不要恐慌，裝裏拖腳拉絲拉出來，萬一抄空，便由鬼子一淘死，千萬不能被捉活的！」

他們二個便你搶我奪的且且且走，又說又笑的爭奪大餅吃。

走上橋頭，鬼子正朝東照望遠鏡；他們還以為新四軍總是像從前一樣早已下鄉了罷？

正且薛官換轉身繞鬼子時，鬼子突然回過頭來，對薛官向：「為四兵？為四兵？」

薛官且見黃崑東北一大羣人在奔，他便順手一指：「瞎！為四軍！」

鬼子連裝包也不及搜，一溜風哄上東北去。

六、冰天雪地大破偽區署

去年年底，呂四偽區長張永奎與東北四鄉七百萬區捐，呂四近邊百姓，成羣結隊請求進區為區除害。

當時區裏便請了薛官等將裝奉部，一連兩個幾天，裝解決偽區署，倒並非小小可。偽區署裏有四條三八步槍，二條短槍；年底下級永奎又向鬼子借了每條廿廿顆子彈，連在一起的發聲器也有十九個老槍。

薛官回鄉後，便便題目多放在心上。臘月中，三天大雪紛飛，薛官心裏好不滿意；多放雪永奎活幾天，老百姓不知又要化上多少血汗錢，受下多少磨折。他他頭不到寫毛大的雪片，便出門做各項準備工作。

到了臘月十三日，薛官赤脚踏雪，到了區裏，他自己不覺得，一路出來時，白髮上積着一隻血紅印子，區裏幹部見了個個問他，大家說風不已。

薛官把準備工作，一一向區裏說明；現在是萬事俱備，只少人槍。

在區裏再三斟酌後，便決定了一切準備。

到了臘月十四夜裏更把天，薛官等二十多人，七個神槍手，連薛官十四五個民兵，個個頭打鼓

，重又商議了一番。到了月亮當天心時，祥官等一行人，踏着青霜白凍，一個跟一個，直撲呂四。

這次他們前去，帶了二個從前做過賊，現已改邪歸正的民兵同行。

到了偽警署東隔壁，為了避過偽警署牆上哨崗耳目，祥官便指定二個賊來挖壁洞。各處警戒也一一安排完畢。進人家天井裏，挖到兩壁下面，四個民兵正挖得起勁，忽然裏面牆壁上偽警炭屑一場屎撒下來，吸烘烘淋了下面挖壁洞的一頭一面，那兩人不禁低聲埋怨起來！「倒霉咯！倒霉咯！」祥官連連搖手。

息了半響，上面偽警署又呼呼跑過去了，祥官和民兵隊長曹福選先鑽進洞底底層，裏面是黑黢黢伸手不見五指。

悄悄運轉到大門口，輕輕披下門門，神槍隊員和民兵，一個個進了裏面。到了裏面，祥官重又撥點了各組主要要打的房間，立即分組動手。

祥官帶了一組四人，解決最頑強的偽區長房間，這裏面是四條三八步槍，一支手槍。

到了區長房間，把虛掩的門輕輕一推，房間裏是對面四張牀；張永奎這時剛從鋪下鄉人回來不久，尚未睡熟，一聽有人進去，便一骨碌翻起來問：「那個？」祥官一撥上牀筋，把槍一指，叫聲：「出來！手舉起來！」張永奎抖抖索索的爬下牀。正在這時，鉅窩動了裏面一張牀上勤務兵，一「三八」槍打過來，從祥官耳邊「呼！」的飛過，祥官攔過手來一槍，不偏不刺，正中做起頭的勤務兵後腦，那勤務兵咕的噴出一口血，軟綿綿的頭蕩在牀沿上。

這時祥官奪了一牀上兩張勤務二支步槍，神槍隊員也把區區長和三個勤務兵聚攔一索；偽區署算是順利解決了。

再設解決偽警那一組，剛進黑老翁鴉房，恰巧裏面祥官正打了一槍，裏面炸來一伙巡官問：「什



勤務兵軟綿綿的頭蕩在牀沿上
荷伯刻

麼事？什麼人走火？」

衆民兵一哄揪住他，大家又闖進鴉房裏，黑老翁正呼着呼着大陸，民兵和神槍隊員進去，摔了燒條槍。另外房間裏人知道出了毛病，才從竊賊窺竄出來，被民兵宏生，伸起一隻食指，逼喊：「勸！勸就打死你！」他玩個空城計，繳了一條步槍後，一扣火打了一槍說：「嗒！現在真的相來了！」宏生也繳了四支步槍。

當祥官等繳了張永奎等四個俘虜出來時，偽警署也已解決；只逃了偽分隊長等五六名。民兵一見祥官活繳了張永奎，不由分說一條條的叫了起來：「殺掉拉倒，留他做爺？」大家七手八腳一陣亂拳；祥官也難以阻止。這時神槍隊員說了才祥官險遭張永奎另一個勤務的毒手時，旁邊一個神槍隊員撲起快槍攔，嘩嘩一扣，連偽區長張永奎三個勤務共四個人，一並掛牌回在場心裏。

這時，祥官一見大功已成，便可隊長一商議，照照四方警戒的撤下來。

他們直跑到半里遠近，已是大天白亮。鬼子、落窺隊在窺壁上，連打槍不息。

夢 中 想 想 要 笑 起 來

何鳳生

在民兵訓練班大家選舉英雄模範的時候，我覺得沒有什麼條件做英雄，眾英雄同意選我做英雄，說來上級就叫我任政治部，一天到晚看報和記者談話，每自過年時時，還每天發下香烟，這時自己覺得非常滿意；我想也沒有什麼貢獻給革命，上級這樣優待我們，我想在父母手下也沒有過過這種生活。

到二十快，各縣英雄模範工作者十餘來了七百多，第一天集中在操場上好整打排練，然後進三官殿，雙脚連進門一看，屋裏紅紅綠綠非常美麗，

就是上海大世界也不見得有這樣的好看，很多的英雄繳到敵人的「迫」砲新式的機關槍等武器。這做英雄是多麼的偉大呀！我想只有我們共產黨領導之下才有這麼許多的英雄。這時我看到這個會夢中想想要笑起來。以前的世界，從來沒有的。而且在這大會當中得到很多的經驗、有論槍、捉漢奸、打游擊、各種各樣的道理，大家反攻之前努力工作，就鑽到英雄模範，我想，到明年開黨大會，一定有更多的英雄模範來參加。

誠懇檢討交換經驗中的 不正確態度

民兵英雄隊第一小組

在小組交換經驗中，少數英雄模範們，也存在着一些比功勞、執意、報復心理，這些不正確的態度，經發現和提出，英雄們就又誠懇的進行檢討，進行打通思想，下面介紹一個小組的典型——總指揮民兵英雄隊第一小組在經驗交換的第二天晚上，各人事跡報告完畢，九位英雄坐在草舖上，進行最近思想檢討。

搶先講話的倪文龍，他說：「我聽到曹錦昌報告後心裏不爽了，他不過發了個揚揚調調與捉了個偽鄉長，自己功勞比他人點點！但聽到孫啓祥，陳愛國報告，實在比我做得多，我心裏難過，我報告組織黃包車夫捉特工，當時×同志問我車夫叫什麼？我忘記了，覺得很難下場，但後來記起來，又不好意思講，小組長問：「組織黃包車夫，這車夫在民兵訓練班有沒有報告？」指導員說：「沒有！」這樣我心裏更不安，就是表面上在唱歌，但心裏也想到這二件事，不知人家怎樣在批判我。於是我有點妒忌，輕視其他同志。」

海東打下五根雲嶺的吳正清說「我聽人報告，無所謂文龍，聽到×凡的進退點等，我就低頭去捉「老米丹」（白話）。

老英雄顧友三，先批評吳正清不高興開會，學習情緒不哀以後，又自我批評了過去。轉變，軍政民都包辦，民兵中積極份子沒有得找，是一上黨中報章，工作就垮了下來，想想真不應該。」以後他說：「我當上海家火隊員出身，因此脾氣燥，現在雖去去點，但最好集體學習，要慢慢改掉。」

陳愛國檢討自己，有點報復觀念，他說：「我報告時，陳同志說：『配合打仗的不算』這話我真不想講了，於是看別人報告打仗時，我專問：『你一個子打半個！』有點報復！」

這時，張相明講到陳愛國態度的思想轉變，他說：「在英雄招待會裏，我見陳愛國把英雄份子放在前箱裏洗，又是快要打倒的時候；又有一天，見他把箱蓋翻轉了，放好開水，已脫去一雙襪子正要洗腳，還忙叫他拿毛巾，幸而老百姓沒看見，我想這人真來啦（海軍人說笨叫鳥）做不出大事來的，背後叫他傻瓜，這次我聽他報告打仗一次又一次想不到他有這樣勇敢，我佩服他了，他在學『江海報』

三字，我靜心教他，啊！我思想大轉變。」這時大家注意陳愛國，他身子被油燈光遮住，一個頭伸出來，戴了縫紉帽，兩隻鳥眼骨落骨落，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笑聲不息，曹錦昌檢討聽陳愛國報告時，故事一個又一個，我心裏想他少講點罷？！你功勞比我大了，但又很精彩，又想他多講點聽聽，心裏門得利管，又恨自己那次撒槍不跑上一步，給它逃掉了，不然功勞也大點。

這時滿屋笑聲，坦白愉快的情緒，在每人的心內交流着，大家覺着見面沒有幾天，都把心挖出來給大家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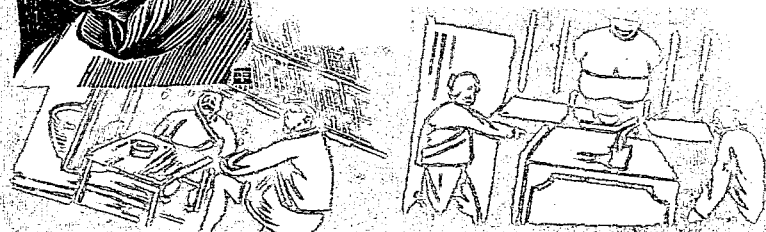
倪文龍與陸志學又提意見說：「小組長平常總說我個好的，好的，客氣來交關，現在到底有啥意見，也要坦白坦白！」

小組長想不到大家這樣赤誠相見的，本來他覺得自己沒有當過民兵，又不是英雄，有些意見放在肚裏，暫不想向英雄們提，恐怕他們一時不易接受，情緒低落，現在覺得自己主觀去後的了，把這意思說出來了，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小組長批評了倪文龍思想複雜，懷疑其「身與其油同志不同，倪文龍說起來說：「別我懶過生意，小商人出身，真被你磨了！」這時互相批評更多起來了，進一步小組長提了意見：「大家還有點比功勞的思想，報告也以戰果出發，而忘記了主要是互相學習交換經驗；其次是見人好而自己退縮，見，愛心就自己減了，見人家燒房子而痛心，這樣幸災樂禍的思想完全從個人出發的，看到人家為革命而大量打仗多犧牲，多殺了特！漢奸，通通打下槍斃，你就難過，見人替革命少做了事就開心，這不是與革命對立起來了嗎？這思想怎麼談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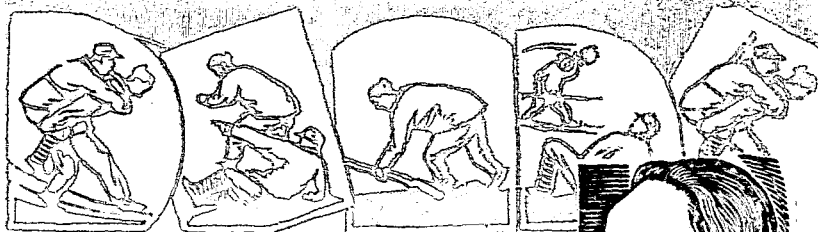
大家一句一句說，一分鐘聽一分鐘！一半的同志立刻感到自己是對不起革命，對不起這次化了千萬塊錢的英英大會。

但是不久就轉變為快活的情緒，他們感到坦白了心裏的想頭，快活來交關，特別是倪文龍，在草舖上跳得比開會前好看得多，同時大家對坦白的同志很佩服，這特別是顧友三曹錦昌，倪文龍說：「我今晚好比啞了一帖藥，」陳之晉說：「話講在心坎裏，今晚真個小蓬風。」（宋軍）

羣衆評定的革命英雄唐桂文



一等模範工作者



「我俾要翻身，
總要下勁揪。」

——一等模範、傷兵母親唐桂文——



羣衆評定的「革命英雄」——唐桂文

何可

從苦日子裏滾出來的泥腿子

唐桂文同志現在中了「狀元」，胸門口掛上一朵大紅花，他是從苦日子裏滾出來的，唐桂文同志現在已經四十三歲了，臉孔上已經生了很多皺紋，這是他以前吃了很多辛苦的苦話，他十二歲死了父親，留下來四畝田，三間破草屋，唐家人又多，生活沒辦法，老大招把股家做女婿，唐桂文的老婆回娘，帶着幾個仔兒去討飯，唐桂文自己種田之外，靠下卡、弄到了魚，就換糧做吃，可是下卡要人家吃晚飯的時候才去下，下到半夜家來，閉一下子眼，到五更裏雞不啼，狗不咬的時候輕輕地跑下溝邊下取卡，把人家看見了，人家就罵，所以唐桂文常常說：「魚死不閉眼，弄幾匹半錢，守不到晚，」就是弄到魚，換糧食這吃不到二頓。

他家裏低二間草屋，過去屋上有好幾處漏洞，每次落雨停了，但是漏洞裏的水，是一點一點一滴的落，他常常說：「外面不落，家裏直落。」

民國廿九年水荒，田禾總淹死了，租完不出，老板要收他的田，他不肯，老板說：「送你上縣政府吃官司！」唐桂文沒得辦法，只好上老板家去求情，「老板，你饒上馬塘，走水路，我用船撐你去；走旱路，我用車子揹你去！」老板後來答應不收田。也是唐桂文家來，把他弄魚的卡也收掉了，還

請了一個「擱養」會，過了債。

可是天翻了一個身，地打了一個滾，新四軍取

了，「亂民黨」有的散了，有的穿上了黃衣裳。那一次他看個佃戶，到主人家去繳租，到後面看見了幾個大圓子，唐桂文說：「罪孽，這些多的糧飯，」看個老太說：「你這人小眼，我家還有棧房！」唐桂文一想，窮人租了沒得吃，有錢人吃不掉，還滾進來。

唐桂文跑到筒房裏，有幾個佃戶要吃水煙，叫唐桂文到堂屋裏拿水煙袋兒，唐桂文剛踏進堂屋門，那個主人就罵：「你這人赤脚把火的，到廳房裏去坐坐，」唐桂文說：「借個水煙袋兒，」那個老太說：「這塊的水煙袋兒，你帶不能吃，是太先生吃的，」唐桂文想，窮人堂屋裏總不能到。

他越想越氣，在前門大廳上，脫了一塊門板，當地中央就一個，有他老媽子看見了就罵：「這個人不覺骨頭疼，剛才才你說過，你怎樣在大廳裏……」唐桂文實在氣忍不下去了，抽起來就罵：「這塊老媽子這個人，你這主人家……糧飯，還拿鈔票，這天上帶來財？！總是娘肚子裏生出來的！你家怎樣得發，還不是有人頭上到……現在新四軍來了，與二五波租，」唐桂文幾十年來氣，像炸彈一發的爆炸開來了。

唐桂文回去，發幾了佃戶，把租錢滾下來了。走的，窮人已滾到翻身的時候了！！

「倉三藏」和「革命英雄」

唐桂文同志有別名號，叫「唐三藏」，這個號是在東園村裏，連小孩子都曉得，得來的名叫這號，有二種意思，第一，因為唐桂文弟兄三個，他是老三，按字輩講，叫唐三，第二，因為唐桂文同志心腸好，拍婆



「你這人小眼，我家還有棧房。」
英雄劇

的人總說：「唐桂文是著蓮心腸」所以大家就在唐三的下面，加上了個「藏」字，叫「唐三藏」。

這個綽號，就是大鬧天宮孫猴兒的師父，上西天佛取經的那個唐僧，我們的唐桂文同志，每一件事帶他總要照顧窮人，他是大公無私的，例如說去年吧，一個貧富的團圓和一個貧窮的抗屬，爭種一塊田，唐桂文同志沒有半子調停，急急得哭了，願意把自己僅有的六畝田讓，拿其二畝田來給他們種，結果二個土紳受了感動，拿出二畝田來，解決了這一糾紛，唐桂文同志把窮人的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痛苦。

唐桂文同志皮氣很固執，大家說他「怕軟不怕硬」，去年，唐桂文同志會幾名民兵，捉到了一個特工，那個特工花言巧語把唐桂文迷住了，但是幾個民兵注了意，馬上就把那個特工扣了起來，所以還是唐桂文的一個弱點，「唐三藏」這個綽號也許是蘇家給他的。一個鏡子，叫他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時刻當心上了那些妖魔鬼怪的當。

這次如皋縣開的模範大會，唐桂文選上了「革命英雄」，大家一定有些奇怪：什麼革命英雄？縣模範大會最後評定英雄，評定到唐桂文同志的時候，有的說：「他是區勞動英雄」，有的說：「他是區模範工作者」有的說：「他是區模範工作者。」後來有個模範幹部來說：「唐桂文同志模範工作做模範，應該叫蘇家英雄。」還有一個模範提出來說：「蘇家英雄不好，唐桂文也是蘇家、當該稱革命英雄，因為他每件革命工作總做得刮刮叫。」馬上，一個土紳站起來說：「中國只有毛主席能稱革命英雄，因為毛主席領導全中國革命，領導得很正確。」一個前隊的戰士模範說：「毛主席領導全中國革命工作不錯，但是下面沒有許多英雄模範，也是不成功的，唐桂文應該稱革命英雄。」台下個個拍手說：「唐桂文同志能稱革命英雄！」這像唐桂文同志評上了這個光榮的稱號。

參軍先動員家裏人 優抗先優待別人家

被租了，窮人出頭了，地方上的國民惡待工，因有這諺說：「現在中央軍來啦，你們現在二五減，將來三五加，新四軍不是本地人，馬上要走吧。」」桂文同志一想，新四軍要走，不是本地人，等本地人參加新四軍，跑不掉了，打定主意，跑到他大兒子唐興德那裏，替他大兒子辭退了長工，回了家，唐桂文就說：「家裏也苦得很，現在人家做工，也不能長久，你去參軍……」他大兒子也頭，唐桂文也就帶着他兒子，送尹前隊去。

以後唐桂文就勸他兒子唐莊田，叫他跟他哥哥一塊兒去，唐莊田就偷偷的參加了部隊，唐莊田參加了軍，唐桂文懊惱天天哭，天天吵，罵得天翻地覆，他兒子以後到部隊裏，硬把媽兒子抓了回來

，過了幾天，可巧唐興德和部隊開到前莊，唐桂文又去勸員唐莊田說：「你家哥哥今朝開到前面莊子上，你去勸勸，新四軍官兵平等，不打不罵，多好，我看你還是跟你哥哥一塊兒去罷。」唐莊田說：「我家娘來拖我家來怎樣弄相？」唐桂文說：「不會的，我再勸勸她，就發啦！」唐莊田在晚上部隊開營的時候又跟着部隊去了，唐桂文的兒子，又在家鬧起來啦，唐桂文說：「新四軍官兵平等，不曉得比家裏好多少，家裏要種田，地方上有代耕，他也願，你再拖他還是要去的……」以後一頓勸，個兒子也安心了，現在唐桂文家娘子明白了，唐桂文常說：「你那時大哭大鬧，現在可相信我啦！」

第三次大參軍來了，黨號召黨員參軍，幹部帶頭，唐桂文想，自己也去參軍，以後區委同志告訴他，你年紀太大了，他又勸員了二個姪子，送去參軍，這次他個人勸員去的有十四個，配合人家一齊勸員去的，有廿多個，在勸員參軍的時候，大家總相信唐桂文的話，說：「唐三藏自己兒兒也去當新四軍，不會把苦給人受吃。」

唐桂文同志雖然很窮，但是他總要想些辦法救濟新抗屬。參軍的同志臨行的時候，唐桂文同志，每人送給參軍的一百塊，在年底發優抗屬的時候，唐桂文第一個提出來，我家裏還可以找幾時，不要發，這樣有好幾家抗屬，受。唐桂文的影響，也不要發，前年開荒的錢，他總分給丁窮苦的抗屬，可是他媳婦當了抗屬模範事情總要找公家，唐桂文看不過去了，就發了皮氣說：「雞毛大的事找公家，觸及抗屬受你，公家就像犯了罪，我也是老抗屬，我也替人家代耕……」。

東園村代耕隊，是蘇家鄉頂好的一個代耕隊，這是唐桂文同志攪起來的，參軍之後，村民不願替抗屬代耕，抗屬說：「你們是說騙的！」唐桂文同志說：「沒有人做，我去代替！」以後開了一個會，會上大家不肯做代耕隊長，唐桂文說說：「我儀代耕隊長！」真的，唐桂文同志在儀代的時候，天天忙到人家去代耕，自己田裏種了也不管，大家都不過意，說：「唐桂文也是個老抗屬，家裏又窮，還幫助抗屬代耕，我怎樣可以不去。」在開會的時候，重選了薛子林做代耕隊長，薛子林不願，他們都舉他，薛子林硬好承認了，唐桂文說：「我們代耕隊長，要當蘇家鄉中農，為蘇家鄉苦得很，」當時就抽了八頭牛，六十四代耕隊員。開好了會，唐桂文就問薛子林談，薛子林說：「不是我願，人家總當我是傻瓜，」唐桂文說說：「我也是抗屬，也替人家代耕，因為替抗屬種地是光榮的，」薛子林被說服了，工作積極起來了，唐桂文同志也時常替抗屬家裏去代耕。

參軍，先勸員家裏人，優抗，先優待別人家，在如皋的大參軍運動中，這就叫做：「唐桂文真鑽」。

他用自己的共產黨員的模範行為，作了一個光榮的帶路人。

關心僑屬，教育僑屬，動員了九個僑軍回家，解決了生活，

到現在為止，唐桂文同志已經動員了九個僑軍回了家，唐桂文同志說：「窮人出去當僑軍，纔是因爲生活困難，受了人家騙，」所以唐桂文同志碰到僑屬時，總要談談，動員他家屬回來，唐桂文常常說：「我這專還有九個僑軍，還不回家，」雖然上級沒有佈置他這項工作，但是他總是記在心上。

唐桂文有個外孫叫套惟太，在偽軍裏當兵，唐桂文那天上街茶挑鹽，在街頭上閃閃碰到了，他把外孫拉在陰蔽的地方說：「你還是家去，你家表兄在新四軍裏，家來拿子粒的紅錢子一頓鹽的，你穿了黃衣袋家去，老百姓要拿錢又殺死你……」套惟太說：「我想家去，怕民兵抓到我要殺！」唐桂文說：「不要怕，你家表哥能保你，要家去，今朝就家去，我今朝走下來，一路上沒得新四軍，回家你不做壞事，沒事！」晚上他外孫的媽和幾個僑軍開了小差回家了，唐桂文領了他外孫，到政府裏去登了記。

唐桂文家旁邊有一個偽屬單積寶，祇顧一頓拿地，兒子也在偽軍裏，旁邊些人家小孩子，民兵常常罵他家是「漢奸子兒」唐桂文常到單家去談談，說：「你家不要緊，我罵這些人不要罵，你把你兒子勸回家來，」唐桂文不準民兵小孩罵人，有一天，單積寶在路上碰到了唐桂文說：「我索斷了頓……」唐桂文說：「到我家去拿！」隨即重了一斗給他，並且說：「拿去吃粥，我也不要你還了。」以後唐桂文對他說：「你家又窮，兒子當漢奸，人家看不起，你把你兒子說家來，像我家與你一樣去抗日，多好，你兒子回來，我弄二畝田給你種。」單積寶一聽就說：「有田種，我那怕找到天邊，總要把我家兒子說回來！」以後單積寶上流安去找他的兒子，把偽軍扣起來，幾乎要把他殺死，可是單積寶家沒有灰心。以後寫了信去，他家兒子開小差回來了，參加了當地的游擊隊，唐桂文弄了二畝田，給單積寶，前後一共動員了四個多月，但是終於成了功。

以前唐桂文動員了兩個僑軍回家了，可是不得生活，他就介紹到地主家去做長工，老板很怕，不敢收下來，唐桂文說：「沒事我保證。」這樣這兩個僑軍得了生活，現在還蠻好的。

火線上二次救傷兵

去年春上，正是鬼子檢查掃蕩如中的時候，一早還沒有情況，唐桂文就到靶子林去偵察，一看，一排黃衣隊的向西走，唐桂文急急趕進住在魏家莊

不曉得，他就奔回去，報告了消息，區署撤退了，唐桂文又同區游擊連打鬼子埋伏，但鬼子向區隊反沖鋒了，火力也猛，人數也多，區隊向東北方向撤退了，但是一個戰士脚上中了鬼子的機關子彈，躺在那裏呻吟着，「我掛彩了……」唐桂文那時一窩，把傷兵背起來，就向東南方向走，鬼子機關子彈有二節田，槍聲沒有打到，唐桂文背了傷兵翻了一道河，在野子（水套子）裏想弄門板給他走，一看，後面鬼子上了來，他連扛背了傷兵，翻進第二個野子，可是後面鬼子又上來啦！他又背起傷兵，翻了三道溝，脫了二節多田把傷兵叫老百姓抬走了。

五月初二一早，唐桂文從象南邊急急趕回來，唐桂文急忙起身來，拿了一把大刀，趕個槍彈，去偵察，跑到鎮。莊夾擊，對面碰到鬼子，向。唐桂文打了兩槍，唐桂文怕，又跑到靶子林去偵察，又碰上了鬼子，祇顧開半節多田，偽軍托槍，喊唐桂文「站住！」鬼子喊著：「民兵的民兵的！」唐桂文說我「老百姓」，話也沒說完，一窩下了乾溝，鬼子打了幾槍就過，唐桂文同志往北就溜，向。老七團從乾溝裏邊跑上來了，他又跟上去，二面打起來了，子彈亂過頭的從頭上飛過去，有的在脚旁炸了能來，隨聲叫着，彈筒叫着，唐桂文耳朵也給震裂了，急想溜走火藥來，一刻兒，有個戰士掛了彩，唐桂文爬上去，把傷兵往後拖了一節多田，可是後面沒有人，他就向後面大聲的喊：「後面的民兵上來！我！這邊打廢了！」後溜後面民兵到了就上來了，有的帶了很多錢，想送給戰士吃，但是不敢跑上去，唐桂文說：「給我拿上去。」唐桂文帶錢送上去，一看地下都是步槍呀，刺，呀，榴彈呀，唐桂文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武器，他想拿幾樣自己用，但是前面有些呻吟的喊，受了傷倒了下來，唐桂文一窩：「有了人什麼還有，救人要緊，」他就跳上去，跪着傷兵往後拖，二節，三個也拖不及，跑到第四個的時候，唐桂文開三間房子這樣遠的地方，看前面鬼子陣地，新舉手投降的鬼子，我們戰士兵上把那血淋淋的鬼子刺死了，他也不怕，他想，後面是新四軍，一定會把鬼子打散，這次他一共脫了七個傷兵。

受傷的戰士呻吟着，唐桂文就拿槍職士吃，囑咐他會好的意思，他還把傷兵抬送到一百多里路以外後方醫院去，天又是下雨，氣悶天回家來時，肩膀拾鹽了。

回來的時候，有人說：「較輕的同志沒得棺材，赤地埋的，唐桂文一聽就來了氣，我到幾裏的田邊口說：「死的同志為什麼沒得棺材，你曉得去這樣下勁爲什麼？」指導員向他解說：「這是人家造謠，你去看好了，唐桂文也帶了一根竹竿，到輕的同志坟上，一個一個插下去，誰聽見木頭的聲音，才相信了。

人家問唐桂文：「你爲什麼這樣積極。」唐桂文說：「我家兒子在子出在新四軍，他條在外邊打

盡請抗屬吃酒，有幾個戰士用了幾個榴彈，把敵人打退了，有情況的時候，像東園村的民兵同志所說：唐桂文挾了一把大刀，幾個榴彈，衝前頭，第一個上前面去，人家嚇得慌起來，唐桂文同志總是說：「怕什麼鬼子，讓我去偵察。」

貧瘠鄉的民兵全二區頂好，東園村的民兵是貧南鄉第一，掃蕩的時候，監視鬼子，破壞交通，擾亂敵人……東園村民兵總是預備最狠，還是有我們的英雄在裏面帶領着。

唐桂文找到了共產黨

記起卅一年下半年，唐桂文那鄉的北邊，特工搗亂，大家開會防特工，組織游擊隊，唐桂文那天也去開會，一個工作同志對大家說：「……現在共產黨來了，同過去不同啦，共產黨幫人家二五波租，幫做工的增加工資，還要把鬼子打出中國……」

唐桂文一聽，心裏就想，那裏有這樣好的，到不會聽說過，共產黨到底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是地上長出來的菩薩，開好會，他就問那個工作同志，「什麼叫共產黨？」那個工作同志就告訴了他，唐桂文一聽明白了，他就要求參加，那個工作同志說：「你到民運部去，找一個女同志，就曉得。」唐桂文第二天，就找到了那個女同志，那個女同志說：「我帶你去，找到了告訴你。」等了二個多月，那個女同志說找到了，唐桂文同志就參加了共產黨。

在我們黨的培養下，唐桂文同志選上了頭等英雄，而且做了如皋縣的模範共產黨員，在區裏的模範大會，在縣裏模範大會，在分區開羣英大會，唐桂文同志總是選為主席團，在他報告自己歷史的時候，看到現在的光榮，想到過去的苦楚，唐桂文同志感動得流着眼淚說：「過去我們環園村，有四十二家討飯的，現在一家不討飯了，這共產黨帶給我們的福。」（完）



衆英雄愛慕唐桂文

會前，大家有空就上開腔，唐桂文坐在帳篷下，和我在談笑，幾個部隊裏同志來看唐桂文，他總說：「我常在報紙上看得很多，不會見過唐桂文本人。」

四個人一齊圍住唐桂文，唐桂文剃辮頭，朝大家看看，臉紅紅的，像怕見生人的小孩子。

我問唐桂文：「人家來看你，你沒聲什麼？」

唐桂文說：「我沒有話說，我真興，從前國民黨來這塊時，沒得那裏來看得加我的。」

東新老英雄顧友山同志，一聽到記者便說要會唐桂文同志，記者著他們二一介紹時，唐一把握住唐桂文的手說：「噢！你就是唐桂文同志，報上早已說過你的模範事情啦！你是模範黨員，我要跟你學習。」唐桂文笑起來說：「不要客氣，我要跟你學習模範兵辦法。」大有英雄愛英雄之氣概。

楊仁興和東台勞戰英雄們說：「和唐桂文同志比民兵和其他工作，我們那不比，在生產上，我們還可以，今後要下勁啦！」



我俵要翻身總要下勁揪

宜 琴

李桂英是如皋縣、城東區、薛洪鄉人。出身貧農，養下來是個六指兒，又是個「丫頭」得不到父母寵愛，小時會幫人帶小孩，又顧過收頭髮結洋綉等活計，吃够苦頭，出嫁到本縣本區李碼頭薛二家，仍很苦，民國卅二年前，丈夫病死。她沒生養領帶養女權子各一。

當年，鄉婦抗會成立，她被選為小組長，一直忠心耿耿，創造了許許多多英勇事蹟，全鄉婦女們慢慢知道了擁護她，選她做副會長，全鄉民兵佩服她，自認不如李桂英。區裏土紳們，深受她感動。四個人和縣英模競選大會上幾番替她補充和證明她的事蹟。分區羣英大會上，英雄們來賓們聽了她報告後，都感到革命決心信心和羣衆觀點的提高，大家敬愛和佩服她。大會評定委員會，除評定她為一等模範工作者外，並同意如皋縣贈給她「婦女英雄」和分區司令部政治部贈給她「傷兵母親」的尊號。

李桂英具有很出色的組織和宣傳才能，她在大會上兩度鐘頭的報告，內容固然很豐富，講得更頭頭是道原原本本，老老實實，記下來不帶什麼修改，就是一篇極其生動的報告文學，爲了內容過長，徵得她同意，特將她報告中頭尾的客套話和關於被勸參軍的材料簡縮了，並後據她報告的意思，用她講的話句安上了這個總的題目，和文章裏的小標題。所以這篇東西，是李桂英自己的創作。一記者廖宜琴附註

一心把婦抗會揪成功

開頭，我俵傳裏不會組織婦抗會，看見開三天就開農抗會遊，工抗會遊，我起：「他俵男將天天開會，我俵女將的婦抗會權不知來；也沒個人問，新四軍領導窮人翻身，做參政，還是男將翻身。」到前年（一九四三年）農抗會裏袁廣文來我俵女隊會了，找到我，我起「到底來了，哦！男將得翻身，女將也得翻身的，一家裏，男將開明，女將不開明，心和意不和，也是不成就。」但我因家裏有事，第一次會還是叫我俵兒去的，到第二次會自己去了，聽到說，女將還在人家腳下沒得日子過，要翻身就要參加婦抗會，經過這次以後，我才真正認識這個會是我俵女將翻身的會。

到第四次開會，大家都要我做小組長，開頭有些怕，怕攪不起來丟面子，後來再三想想，才下決心，「哦！要翻身就要累，怕什麼鬼呀！」

當了小組長後，整天整夜的在外頭說服動員，赤心赤膽下到身上，渾身不舒服，我不喊一聲苦，一心要把婦抗會揪成功。在動員的時候，我碰到了很多釘子，人家罵我說：「你根豈是個毒藥，滾得人管你，借名到外頭去跑馬，我俵家裏還有擔子做呢！」

「不要做夢吧！女將不得讓啦！我家媳婦不去呀！」

「開會啦！和平軍來了怎樣弄相格！我家沒得人去呀！我怕死。」

我這麼了，但是我不氣，我想：「姓家我也氣，這個事情弄不成就，沒得來！想辦法總要攪起來。」

「百人百性，耐心點兒，工作方做得好！」

七月十四，又要開會了，在隔天的下午，我想參加婦抗會的人還不多，我家南邊口如盛家裏很頑固，（實在是落後）我能把他家的媳婦勸說上會，別的人也就容易了。

晚上，月光皎亮，我到曹家去，我想弄點東西手裏帶做做，他家裏的人見到我做擔子（即做事）一定會很高興，談話的時候，也不致於硬生生對坐著談。

我看見頂上一大堆白玉米，我就問：

「你家玉米是割格？還是打？」

「沒多點兒玉米哦，我俵割格！」

「我割玉米復神（割很好，

）我來幫你剝。」

我找了個篋，拾了半籮玉米，大家就慢慢攤來一齊剝了，如盛一看見我坐下來就做樣子，看樣子，好像他像想到前兩天我走到他家門口動員換糧的情形，他像像是有些難為情起來！

剝玉米時候，心裏打主意，買家兒子媳婦總是好的，第一關先要通過老頭子，一頭剝玉米，一頭從田裏的收成談到從前的苦處，我說：「唉！談起從前老政府來，真是氣死人，我記得你家三個車蓋，一齊挨等保長敲榨，雜捐就要三兩錢，有一次連人到你家裏搶糧飯，你去告訴保長，你沒錢沒勞，保長沒有理你，反而罵你一頓。去年和平軍下來把你兩顆頂好的小麥割倒了去，你和母娘氣得呆了幾天，想想現在還好，保長頭人總沒得，和平軍也不放天下下來戰！」

買老頭子出神的聽着，看樣子有些感動，臉色也轉過來，他說：「怎格不？過去真活活氣死我了，現在日子好過得多，什麼門兒（即什麼道理）啦！」

「我聽他談開會的時候講的，新四軍來了，領着我僚人翻身，把頭人保長，總弄掉了，和平軍一下來就挨打，這樣子我像當然好過呀！」

老頭子又在定神了：「薛二奶奶，你是真的從開會時聽到的嗎？」

「怎格不真，你不見常常開會麼，就是這個樣子，我僚女將開的會，也就是這一點兒，明天開又要開會了，你不信的話，叫你家媳婦去聽！」

老頭子還有些疑心，但最後說：「好哇！看你這死鬼說得話鬼形！我聽的媳婦去聽也是好的。」

第一關通過了，心裏很歡喜，我又想想：老頭子打通了這有老媳婦呢！他家裏一天到晚沒氣，新辦法開會，洩氣一定不得開交，怎格好哇！

玉米剝好一籮重了，我推老

奶奶做伴到後園去小便，我便催促的口氣你家媳婦這時可洩氣呢？「嗨氣哦！洩氣過日子，怎格過相格？」

老奶奶馬上氣恨恨的說：「不談這，天天起起來，早飯也不煮，那一天子不洩氣？」

「舅母！我勸勸你看開點兒，現在解放會也是真勞動開理會，叫人家女將不懶，要做樣子，還要當道理，那個不好，大家就與他坦白。你家媳婦能常去開會聽話，看可好點兒。」

老奶奶被我說得有些心動了，她說：「照你這樣說相，開會還不錯哇！她在家也做了些什麼事，我只要她家來頭做樣子不洩氣，去開會我不開格！」

我心裏想：「這樣第二關也有希望通過的唱！」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跑去，想幫她們把點樣子做做好，她們總不好不放媳婦去開會的唱！」

一進門老頭子老媳婦就說：「我家媳婦開會是好的，我家拔了七畝田黃豆，今天要把黃豆弄起來，過了今天，那怕你天天來喊她開會，總是好的。」

我還是實在情形，場上有一堆黃豆積兒，我想了一刻就說：「沒事，舅母！她煮早飯，喂豬食，我來光掃（掃地的意思）掃光好了，我就你翻下來，下午天家來一齊抽。」

老頭子老媳婦不滿意了，連忙說：「不要你做，不要你做，快點收拾開會去！」

我不憤也們這樣說，假心假意地拿了把掃帚，「呼啦」「呼啦」的掃起來了。

在路上，我對買家媳婦說：「開通會家來了，隨他僚什麼樣子，你總不要做聲，你做聲，又是洩氣，下體馬上不肯你去開會，我僚一併踏在人僚腳底下，挨過這一會兒時期，把解放會攪好了，明白事理，能有翻身的一天。」

開會了，會開得很長，好幾個女將不定心，買家媳婦也担心

，家裏的黃豆沒有打，怕家！要挨罵，個個把帶來從從兒撒着哭，不給奶吃，巴不到上面談話：「你家去。」

我當時想了個法子，把哭的兒兒一齊抱過來，一手抱了三個，抱到個個頭子旁邊，買了幾個饅頭，兒兒見有饅頭吃，個個不哭了，她僚也只好安心下來。

散會時候，天黑了：我看買家媳婦很愁心，我便寬她的心說：「我陪你回去，我先進門，萬事有我來。」

一進場，我就曉起來了：「舅母格，對不起哩，媽區長在會上講了話，開會的時候拖下來了，耽擱了你家的話計。」

老奶奶聽往下一沉：「得學格，黃豆黃豆沒有抽，夜飯夜飯不會煮，等會僚家來打黃豆啦？還不是做夢？」

我又碰釘子了，我想事情不能弄糟呀！昨天好容易說通了，我還要忍住氣，幫她做樣子。

我拿起鐵叉，幫她推黃豆，叫區媽幫她去煮夜飯，收好黃豆，正與幫着他們抽（把黃豆弄乾淨）

老奶奶像換過勁了，他說：「不要你抽啦！我不過意，你開會家還不會抽家，不曉得你家怎格弄相的！快點兒家去喂！」

給他一提，我才記起了自己家裏，兒兒不自家，家裏一個人也沒有，衣裳攤在外面，羊子扣在場邊桿子上，那子一天沒沒有，餓食……我早上一下牀就出來的，家裏還沒做的樣子，一盤沒動，我想：今天她家沒事了，我應派抽身回去。

一到家，衣裳風到屋角落頭，羊子的繩斷了，羊子也走轉圈裏溜了出去。

我收好衣裳，我好羊子，料子，想到到底有些不放心，買家老媳婦回來洩氣洩憤了，還要丟下雞子好，來不及煮夜飯，把昨天中午吃剩下的臘豆抓了兩把，煎往外跑，我想：「做事情一定要報得徹底呀！」

跑到冒家屋邊上，躲在那個大桑樹底下聽聽淘氣聲音倒沒有，只聽見篩子「呼嚕」「呼嚕」的響，拾起頭來看看，在月亮下，看見冒家媳婦一個人在那擰上抽黃豆，我想：「喘氣啊！一個人抽一大堆黃豆到入充還抽不起來呢！媳婆沒說相了，新婦怕了，她曉得是開會就擱了時間。下趕不敢開會去了，我決心一下，擰進了篩子，幫他一同抽，這時，我就對她進行教育，我說：「表嫂子，我那派吃這種苦頭，做人家媳婦那裏就不是個人，我看看你過的日子，我想我你的婦抗會要更加下勁，早晨總有一天你日子要過得好些。」

這幾句話正說在他心上，她雙雞過的，傻傻笑起來說了：「我放在以前的話，我才不把他家堂菩薩打得朝北啦！我就是為的裏出去開會，洩了氣，反而不得出去，我還是不得翻身？我聽聽你的話，我想：只要我有會開，他那怕打我，我也要忍住點兒！」

大半夜了，亮月已經歪了西，我們抽好一盤盤帶尖尖一盤的黃豆，送到屋子裏老奶奶咳嗽，怕他癩心他媳婦不規矩，我就湊上去咳嗽：「舅母咳！你果會逞強呢？」

老奶奶有些奇怪，咳了起來：「你這死人，到這刻兒還在那塊的呀？」「我幫你抽黃豆的，同你家媳婦把七畝田的黃豆都抽好了！」

老頭子老奶奶在牀上坐了起來，他們笑咪咪的說：「哎喲！你一天到晚不勞動，家來半秒裏還來幫我抽黃豆，不要把我折死了！」

老奶奶從來不像這樣發熱，叫他媳婦：「文山兒娘，人家弄到這個時候，快點去弄點小麥磨羅餅，」這時我已說不出的高興，只心領了他的情，才獨自回家去。

第二天我還有點不放心，跑去瞧瞧，老奶奶一看見我，多選

的就笑着趕上來了：「表嫂子，你半夜裏幫我把黃豆抽得乾乾淨淨，我好不過意，她拉了我過去，偷偷告訴我：「你係這個會，倒開得神格！這樣好的，我媳婦昨天搬到入半夜，今朝氣不響響不扎，一大早就起來過早飯，煮豬食，下趕你開會，總叫他去，我還叫我二老太的媳婦也去，他家媳婦也是撒擺子啦！」

三四天後，我到冒二老太家裏去，看看冒三老太說動員他家媳婦的，果會見效。

出我意外的，以前到他們口，十次就有九次挨罵的，這次還不會踏進堂門，冒二老太連忙跑到門口招呼：「表嫂子來要要哦！你係開會啦，這朝幾時開會啦！」說着攙了張椅叫我坐。

我說：「唔！開會，明天又要開了，」

「你怎不叫我媳婦去開會的，我聽見他太媽說，開會好啦，他家媳婦去開了會，家來又不洩氣，又做樣子，我家媳婦也是個撒擺子，你可能把他一齊帶去開開會啦？」

我高興得笑起來了，滿口答應她明天送媳婦一齊去開會。我怎樣耐心說服，嘴裏恨不得說出血醒來，我的好兒對我說：「娘，看你那有這個好性子的？你現在性子過慢了，」我告訴她：「小伙，做工作就是這個樣子，百人百性，不能個個人建像我，我愛耐心點兒，工作才做得好。」

我就是這樣做了幾個月，才把附近廿二家，廿二個婦女組織到婦抗會裏來。

「我總要帶頭做，自己吃點兒虧沒說相。」

組裏的會員天天多起來了，我的工作也更多了。

開闢，在小組裏動員組織了兩個針織小組，每組五人，在三

個月內，替部隊縫做了一百廿雙鞋子，四十幾套衣服，我嫌做得比其他村裏要多兩倍。

有一次，上級上午送來廿八套衣服，下午要織，我想：「這件事一定要完成的，當時動員大家集中在一起來趕，衣服分配大家做，那個來不及，就着他忙，自己不拿工錢。後來天黑了，還有三套不會做好，我叫他係家去，衣服留給我晚上趕，大家不滿意，商議說：「薛二奶奶一個錢不拿，從早忙到現在，還要帶頭，又要貼錢；薛二奶奶這樣好，我係家去不好意思，我係要一齊趕起來，賞趕到大半夜事情總算完成了，我想：「我總要帶頭做，自己吃點兒虧沒說相，只要工作做得好」。

我係婦抗會會員，也同自衛隊一樣，站崗放哨，每組五人，全村男女分開編成十個組，輪流站崗，女將站崗日崗，男將站崗夜崗，日出接崗，日落交崗。

臨到我一組時，我總得他懶不早，天剛開亮，就先去接崗，太陽出了很高，他係把家裏的事差不多做好了，才跑來替我，下午到夜夜收哨崗，我又去代替，他係回去，一直到太陽落，站崗的人來了，我才交崗回來。

「不依吧，上級命令，依吧，這事情很為難」

大家雖然參加婦抗會，做了工作，但對大家還要甜點兒性子

去年夏天，有一次，陳桂芳更婦抗會員下起來開會的時候，赤脚抗辦子去。

婦抗會員個個反映：「這個攙子我係不穿，」「赤脚格？老陳上脚不起來哦！」「還攙子多難以為情格！」「脚放了，鞋解了，不曉得上那裏去啦？」

我心裏：「運下子又為難，不依吧，上級的命令，依吧，這

個事情很難，他依今朝還辦不到。」

「最後，我想了一個法子，叫大家還是穿鞋子，梳髻去，等到會場靠近時，再脫掉鞋子，發改成辮子，這樣子大家也沒有什麼不高興，上級的命令又是照行的。」

這法子告訴大家，她們也很高興，都說：「這樣子倒也可以！」

「好哇！就是這樣子，橫豎會場上沒有那個笑我來。」

第二次開會，陳桂芳與大家當場剪頭髮。

我心想：「這個事情又是不處格！事前從來沒有動員過，怎能行格？」

婦抗會員聽了消息，個個望家裏溜了。

陳桂芳用大齒齧我：「李桂英格！大家總要剪頭髮。」

我急得哭了，一個一個的瞞住了溜的人。

我只有自己先把頭髮剪下來，叫她來也解下來，剪點兒頭髮見兒。

正好還沒有動手剪，裏區團李英同志來了，看見了這樣情形，他阻擋了，才解了圍。

我曉得是陳桂芳弄錯了，我並不埋怨她，別組的婦抗會員步着陳桂芳鬧得不得開交，大家一條聲：「上面又不受我條窮，你個人想的主意，不當時務。」

「不是待二奶奶，我係老早見光了，沒得那罪歸你！」

我想：「嗚氣，當堂吵得一塌糊塗，陳桂芳是個抗會會長威信沒得了，怎格弄相格？」我就把大家拉到一旁，對他們說：「不要吵，上面已經批評了他，就是有什麼意見，也可以好好說，」重一來，會場才平靜下來開會了。

會後我抽了陳桂芳，兩個人畫了一張標上，一齊談談，我對他說：「今朝的事情，我曉得是條英囉！我不是不依你，俾今朝還黨子，事前又沒有動員，他依

一定不肯剪的，反而把事情弄僵了！」

陳桂芳點點頭，同意我的意見。

「要是不改組，工作一定要垮台！」

我係全鄉婦抗會，也做紡紗織布工作，開頭組織不好，把全鄉會紡紗織布和彈花的會員，分開來組織，彈好了的花，紡好了紗，就統都交上鄉婦抗會，然後才由紡紗的把彈好的花領回去紡，織布的把紡好的紗領回去織，這樣辦法鄉婦抗會很麻煩，難得督促，彈花的，紡紗的，織布的當中沒得商量，紗紡得不好的怪花彈得不好，布織得差的怪紗紡得差。

當我接受婦抗會副主任工作的第二天，就有六中隊中隊長吳蘭芳來織紗，在二十八斤紗當中，就有八斤差不多有三根頭的棉錢兒，我看看的確大推板（差的意思）了，輕輕講了一句，這個怕難織嘅！」

當時查廣文在旁邊，更急燥的說：「這個紗織不掉，帶回去，要你賠。」

吳蘭英撲查廣文一驚，氣鼓了，跳到東，跳到西，拿我出氣：「你以為你做了主任格，今朝來壓迫我條，我工錢也不要，下朝也不做這個夢！」

我心裏想：「壓迫？我從來不會壓迫過人，這下子誰是撲查廣文的話說錯了，我現在一開口，反而事情更弄僵。讓她平平氣，等下子好好說服她，我想明白了，就離開去，讓吳蘭芳一個人吵。」

吳蘭芳一個人吵得沒意思了，歇了下來，我才跑回去，倒了口茶，拿了根煙袋，兩個人坐下來了，我說：「喂！吳蘭芳，你條大家總是同志，用不着作氣，有話好說，還有什麼說不到的？」

吳蘭芳的兩隻眼睛起初只是向着我瞪，後來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接濟說：

「不是別的，你這個紗我收下來，我不好批評別的人哩！你這次帶家去，於我好，於條也好，你可以把他條紡的人看，讓他條曉得紗織不掉，下次才用心紡，我也好批評其他人的紗啦。」說要你賠，我想想也不派，下次你帶來，我紗我來吃，我拿來做做棉襪，把我自家的好紗去織公。」

吳蘭芳聽見這樣，聽了起來說：「你怎格這樣好的？才刻見我太多得難以為信了，好哇！這次我帶家去，下朝請你條幫幫。」

往後，我條把會彈花的紡紗的織布的很好分個各中隊裏，由他們互相商量互相幫，沒得一個人敢推板，我想：「要是不改組的話，工作一定要垮台嘅！」

「將心比心，我派好好的去抬傷兵！」

去年八月間，我在區裏開了五六天會，大會末了一天，馮區長和查廣文告訴我：「家去不要上那去，夜裏有工作做。」我心裏有些懷疑，不曉得什麼事情，臨走時，這黨通訊員信倫對我說：「夜裏要開到東陳去打。」我想：「工作？怕的就是這點兒了。」

回到家裏，還沒有到掛邊，大擔子站在我家門口，一看見我，聲音像有點變了：「你出去這些天數，家裏差點兒出事了，你女伴兒不好過，一天死過去幾次！」

我身子好像做不住坐，渾身抖起來，大擔子朝漢星裏說：「在牀上。」我路過房，一闖進房牀前，唉！你兒瘦得條個柴棒兒，眼晴半閉着，我鼻子一酸，眼淚也熬不住了！」

你兒睡兩隻眼睜，向我看看，我找到他枕頭上：「小傢伙

怎樣啦？」她說：「娘，你上那去的？我要死了，」就淚水直淌了。

我心像刀割一樣的疼：「你兒領的人家的不錯，手背上是肉，手心裏也是肉，我總把他當自家爺的看待，今朝這個樣子，要是沒有個長短，我也沒得日子過，隨他什麼好，你兒死，我也死，你兒活，我也活，親娘爺老子來叫我出去，我也不管！」

燒了茶，找過醫生，半夜過了，就坐在河北城起來，「李桂英格！李桂英格！我心裏有數了，再看看你兒，實在走不向前，悶了頭，沒有謀他。

你兒聽到外頭有人喊，曉得我又要出去，小嘴撇了下來，沒有說得真話，身子一掙，滾過去了，我頓時心裏亂做一堆，連忙拖到手上，輕輕抹袖口，低聲喊她，半天，像有了點兒氣，倒了點兒開水，灌下去，噴真哼了幾聲，才醒過來了。

我的心才平靜了點，陳桂芳又在河北城裏我：「李桂英格！李桂英格！你怎樣弄相的？」你兒剛醒後，我怎樣弄相，應付了一句：「馬上來啦！」實在心裏想，今朝打死我，我也不去。

第三次，匪委同志自學英文來了，我心想：「唉，事情一定很急，怎樣弄相？」放了你兒，走出門，隨手喊我：「你兒要死，今朝不能去啦！」日學英文說：「你兒要死嗎？」我問日學英文：「好幾日帶了花，一個已經纏住，你快捨去，」我立在風頭裏，兩隻風子只是抖，心像要往下落，我想，那個人家不是走流刺把兒大帶大的？那個人家不做喜自家你兒？不是新四軍來打鬼子，你兒就是帶大，我個爺往那塊送？」心一狠，主意定了，家來把兒送好了，姓只是哭著滿：「姓格，你不難過掉呀！我沒得命格！」

我對姓說：「小伙，你聽點，我到河北城去！我帶你兒來，放了仔你子，往外跑，先到

前頭喊醒了大夥子，請她來照顧你兒，自己往西直跑。

我走過油坊門口，月亮底下，看見一個血淋淋的傷兵死在地上，心裏更加難過起來，兩腿脚做不住主，跑了十幾步路，跌了三個筋斗，「嘿！這也是人家娘老子養的，一不是請得來的，二不是買得來的，那一格不是為的我係老百姓，今朝打鬼子，死在這這天底下，吃這這海心的苦，我的你兒不過不好過，我就恨不得要死，將心比心，我派好好去拾傷兵。」

我和陳桂芳，路秀英三人一直向西跑，下去二里路的樣子，只聽見傷兵「哎喲」的聲響，前頭抬來了三四個，連忙接了一個來，抬着打轉，後頭民兵也趕上了，叫我係接了過去。

我只顧抬，老同志見我拾得氣急，說是：「你歇歇再拾吧！」我說：「粉格？什麼時候？還撿？」我生怕高一後頭送上來，來不及拾。

仗打好，已經早飯時候，傷兵全拾了回來，我忙著去找安排落頭，一夜不食吃，我也不想吃，走過家旁邊幾次，沒有時間讓我進去。

二十幾個傷兵中，我揀了一個個勁頭瓜的，他痛得連話總很難說，我坐在他旁邊的門板上，懷兒的抱起來，纏在我身上，我一手托住他的頭，一手擦傷口，寫擦些有趣的口說把他問，最後道說：「你係這吹帶瓜花，我差點兒氣得有閻王老兒隔壁（差不多氣死了的意思，）你係總是為的老百姓，下趟鬼子再來時，我係老百姓齊心來救他，我還要捉一個來，把心挖出來炒醬讓你吃吃。」傷兵同志都笑了說：「我係帶了花，老百姓這樣子服侍，下趟打仗一定更出功。」靠門口的一個道說：「你當講開話，傷口痛得多啦！」

我總是裝着笑臉對傷兵，實在心裏想：「他來為老百姓帶了花，老百姓卻不大肯來服侍，我又想哭，又怕被傷兵看見，

更加難過，我想：「不交作學吧！有眼淚自家往肚子裏吞。」

醫生來打過針，靜了室，我放手讓他躺着，看看一條椅子，像浸在血水裏的，想割他換掉，傷兵不好意思，我說：「你係這些同志哥，我係把你當弟弟，你係把我當姊姊，總是為了打鬼子，還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又怕脚腫上有椅子，包裏傷口不順便，想把椅管兒幫他割掉，傷兵捨不得，我又說：「醫員會也是做的打鬼子的工作，下次做條送條你！」傷兵換感動得哭起來，這才肯了，我又幫他換了包裏傷口的血布。

傷兵問我：「你住在哪一鄉那一村？叫什麼名字？」我說：「住在李鄉鄉里村，公婆家姓薛，人家總叫我薛二奶奶，娘家姓李，走參加鄉抗會後，才取了個名字，叫李桂英，」他向班長借了枝鋼筆，把我的名字寫了下來，我道：「唉，氣，才剪了他條椅子，就把我的名字蓋去了，下趟不要來找我說話。」那曉得他說：「寫下來，死也忘不掉，到那塊就告訴那塊婦女。」我說：「同志哥，不用這樣子，這是我係婦女派做的事。」

我服侍他睡下了，跑去幫陪秀英洗血布，才歇手，隔壁秀英又喊了起來，我溜去一間，傷兵說：「我要屙屎，」我看看椅子，人是一點兒不能動的，那裏避避到起來大便，左思右想，去拿了塊門板，從他旁邊擱起來，和原來的舖一尋高，當中留一點空路兒，底下放了一個尿馬兒，匯他大便，我問他：「可有得屙了？」他頭兒勁氣的說：「你又不是個獸子，我不過這格大的個肚子，要屙多少？」我說：「也難屙，傷口痛得難過，打我我也不問格。」

我蹲下來幫他擱，剛好進來三個換藥草的軍醫，脫兩條褲的在門口看，說我爬在板上，像是這傷兵的屁股，不曉我男將，也是交好的，我心想有些氣，我這樣做，這來破壞，再一逼，我敢

的事情是對的呀，我氣什呢鬼，就對她來說：「新四軍是我大家的男將，也是我大家的老子，一不是請來，二不是買來，他打鬼子，為的我老百姓，我大家的老子男將還不得這本專啦！你來就是我的男將，你來還值有半份。」

她們有些難為情起來，我想她們應該做點事，我拿了一大把血布，請她們洗，她們還好，手指兒擦着血布走了。

下午天，弄了一點粥，給傷兵吃，袁廣文來說，要望家兜袋，傷兵丟了碗，哭着不肯吃，他說：像我這樣帶重花的，除了李特來服侍，是不會再活的。我想，不吃點兒粥，人更加輕不起來，勸他，勸他把粥吃下去了，還添了一點兒。

傷兵總在就心，不能離開這塊呀，去了怕的瘦得人很好服侍，我心下一切總明白，眼淚熬不住，又不敢當着傷兵哭，當路秀突突的時候，我拖到一旁，急急道：「親娘，你不能害他呀！」當我想到別請婦抗會員有些不肯好好服侍，心裏再也熬不住，自己拿了絹兒躲在人寮毛坑邊頭擦眼淚。

幾個兵拿來了門板，傷兵消瘴了，想到像這樣服侍，別的地方少有，總哭得不能講話，走板門上滾到地下來，抓住我的小手兒哭，我躲又躲不掉，而又耐不住，也風着哭起來了。

拾走時，我臥在後面，拾到東邊田邊，瓜的一個又哭了，我叫拾的人丟下來，忍住眼淚帶他指，嘴裏說：「同志呀，不要急，我本想同你來一齊去，但這裏佈置了工作，不能離開。」當時順便買了三個饅頭，塞進他的懷裏，叫他來嚼着肚子飽時吃。

轉過身偷偷吩咐拾的人：「要這幾個力氣大的瓜瓜傷的，下河上岸灘缺口，要擰住門板，不能鬆動，到那邊後，勸說婦女，好好服侍，果真難得人，帶個信回來，他你不是為的娘兒爺老子，

總是為的老百姓，打鬼子是大家的事，個個人總出力格！」一路回來，心裏想：「千不恨，萬不恨，總是那些死東西——鬼子——該死，下回再來，我真的很眼着去。」

到了家，你兒的病更沉了，看見了我，「哇！」的一聲哭起來了「娘！你真的丟了我」我一想剛才的情形，再看看你兒還是齊齊正正的一個人，心裏並不像先前那樣亂，安慰着你兒，「小伙，我家來了，你乖點。」

夜裏，走夢裏醒來，似乎還覺得有一個斷腿的傷兵抱在手裏，疊重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溜到拾傷兵的那個人家去了，問他「一路上可安頓的？那邊可有人服侍？」那人說：「就有你們好嘍！那媳婦找會員找不到，沒得那價好好好。」我又不安起來了，「怎樣好嘍，我對不起我你的同志呀，」心頭又像吊起了一塊石頭。

好久後，聽到二連×班長說：「總好了，」我心頭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

「你胸門口帶的才是重花嘍！我這點兒沒事嘍！」

是在十月裏，那天新四軍又住到李瑪的陳家油坊裏來。

第二天大早，霜天黃沙，我扣好羊子，放好雞鴨門兒，你兒到外頭玩去了，我一個人坐在門口小椅子上，看着掛在屋角落頭的一籃子花生，想送去慰勞，正打算去燒早飯，你兒溜家來了，氣喘喘的說：「娘，丁珍和平軍下來了，到了陳家莊，」我提一嚇，心裏想：「我你這塊地方是和平軍的家兒路（經常下來之意）上起來，東邊家大瘦子的衣服被抄光，氣得會也不去開；自己做的一套新土布衣也搶去，連下子又不曉得多少人受害

？我曉得幾位就駐在河北，連忙溜到後頭河邊上，隔河喊道：「喂！同志呀，和平軍壞嘍！你快點兒。」「有多少人？多少鬼子？」「我不曉得。」「集中！集中！開上去！」

隊伍集中了，我心裏真開心：「這些死傢伙，這下子也應到極處上來嘍！我跟了上去，也捉他一個來！」一頭想，一頭朝家溜。

跑到場邊上，我看見南邊十來節田邊的地方，一院黃，在兩邊邊走，西邊大路上，一大批人扛了東西向北溜，冒二媽媽抽了個你兒，魏真過來了，一個老太一頭跑，一頭還在扣襪子鈕扣兒，請三老太的襪頭還擰在手上，遠遠一看，神像抱兩個你兒。年青的在打飛鴨窩，年老的也在拖住拐棒向前挨。

一些人總在說：「到了那塊？」

「聽說新四軍昨天晚上駐來的，不曉得可打駐？」

「不對我沒得命嘍！」

一個中年男將說：「不要緊，溜到北邊再說。」

我也上去搖搖手，指指北邊說：「不要怕，有陳師駐在這塊，」我又回家去；你兒在房裏收拾衣裳，我打個他溜到北邊去，再出來時，第一班隊伍已經開走了，我拉起兩個隊，追了上去。

拾兒被槍聲白響起來了，黃沙更加揚了起來，只見的百八九節田前頭一大堆人在轟動，我更加緊溜，發大的血糊片子，倒在路旁，我沒有看見，絆着跌了個筋斗，爬起來還沒沒有伸張眼，就又朝前溜。

耳朵裏只聽見「喀喀」的機槍聲，比這槍聲還要響得多，再溜下去兩三節田的灘子，東邊西邊一塊塊的門板在欄北拍——我曉得不好，又是我你的同志們帶花了，看看自己套子來的，重裝打轉，房門來不及說，一拉的下子，門兒裏總幾拉壞了。

我溜到比才刻子（剛才）打轉的地方還半箇田，子彈只飄在兩頂上耳邊過飛，我看見戰場上張連長的帽子掉到後面來了，我拾起來丟過去，他總不會看見，兩架機關在兩邊，三四個同志伏着打槍，有的朝前沖，有的朝前爬，子彈只飄「啾啾啾」的在頭上飛。

我倒一點也不厭怕，我只想救傷兵。

我看見幾步路前頭河坎裏，一個帶花同志在朝北爬，急忙溜上去問他，他把頭抬起來，向我看了下子說：「喂！我帶花了，」我心頭一陣疼，不要說人還是好的，就是死了，我拖也要拖家去，不讓那些混賬傢伙（指鬼子）看見，就是我林的同志哥看見了，心頭也高興，我轉身一溜，大家總在拾溝門板朝北跑，沒有個人在旁，我相相門板，一個人總又不好擡，拾又不好拾，再等下去，又怕不好，我想了想就把袍子一夾，我說：「同志哥，爬在我背上我來歇！」傷兵又像歡喜，又像疑心的說：「你能得動我？」我沒急說：「沒事，沒事。船到淺處，人到急處，急的時候有急力咯，」一把把舵上，很大的個子，很重的，在背上只是朝下滑，我說你咬住我的領子，他一傢伙，連頭項肉總咬住了，我騰地，才放下來，瓜新咬了我三條領子。

子彈在頭上飛，我不敢直起腰來，矮下來跑，越是我越吃力，我也則不得死活，只是跑。

復勁下去了半箇田，傷兵忽然放聲叫起來了：「咱家我的槍忘了帶來，丟在那塊了，」我心想「這怎樣好呀，不會漏到那些混賬傢伙的槍，自家的槍反而丟了，好不倒霉？」我說：「同志哥，沒說相，你坐一坐，我擡去拿，」傷兵搶住了我說：「子彈沒了，你怎樣拿相？」我說：「沒事，」把他慢慢鬼的放下來，自己驚醒了腰，矮下身一打轉

，心裏又急，人又吃力，翻第一條河的時候，我才敢直起腰來，透了口氣，再上岸時，子彈又在頭頂上飛，我一聽見「呼」的聲音，就馬上低下來朝前爬，爬過了兩個碼頭，再翻第二條河時，才又稍微直起腰來跑，當子彈稍微稀的時候，我抬起頭來朝前爬，我林的隊伍沖上去啦！黃東西在兩後退，我開心絞格啦，今朝一定要打到他烏龜壳去啦！

一共翻過了三條河，爬過三個碼頭，第三個碼頭上，一根槍鎗在那裏，拿起來就跑。我比得到什麼攬子總歡喜，轉過身來往後溜，不會有多點兒路，只見「噠」的一聲，聲音太近了，我身子一閃，跌了個筋斗，挨一嚇，怕的人沒得用了，再摸摸頭上的額前（擦）塊灰，頭髮上也燙焦了一塊，我心裏想：「還好，不會打死，就是打死了，為了救同志哥，為了拿槍，也是光榮的。」

傷兵瞪着兩隻眼睛朝我看，看見我拾槍回來了，嘻嘻笑笑。他發覺我額前的傷痕，着急的說：「哎喲，你帶花了。」我連忙說：「你胸門口帶的才是重花！」我這點兒沒事格。」

他胸門口的血，透過棉襖掛兒，血還在朝下滴，我總搥塊小布去塞住傷口，有些堵不得，再想想「這樣子流相，人要沒得命了，我跪家去也不中用，袍子擦擦，家去好補上一塊布，馬上下頭洗，擰不動，拿到窮婆交，

狼命咬了個缺口，再用手撕，運布連棉花一齊塞住傷口，傷兵看見我這樣子，眼淚水好像要落下來了。」

我稍微直起腰來跑他馬下去兩三箇田的樣子，碰到了一個大水溝兒，我怕大跨一步，要震動傷口，就身子一矮，側過來跨過去，不曉得怎格的，自己閃了腰（震動筋骨的意思）一陣酸痛厲害，我忍住，一聲不響，心想這點兒應耐住點兒，慢慢朝前爬。

來了三個民兵，扛着板門，我直着嗓子喊，把傷兵捆在板門上，我真是有氣無力了，看看只得三個民兵，又上去補了缺，四個人一齊抬了走。

傷兵總抬回來了，我把身上一條運箱解下來，蓋在傷兵身上，送住應去煮飯，煮了五鍋子飯，送去把大家吃了，風在痛得難過，跑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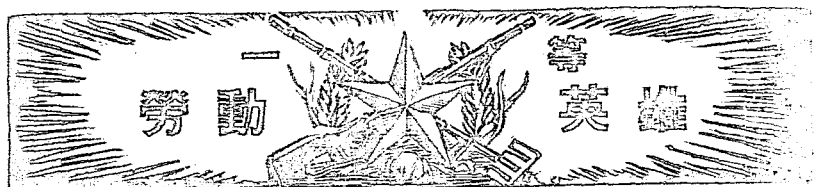
坐在小擔兒上，我又看見那一籃子花生，倒了一淘籬，想拿手把條吃，仔兒不曉得攬子，一見就說：「娘就是做夢好的，你就是新四軍新四軍的，幾下子一倒，點兒花生總掉倒掉了。」我又氣又好笑，拉住了仔兒的手說：「小伙，你也曉得點攬子，不是新四軍來不了，今朝木箱裏的兩件衣裳又靠不住了，人不曉得怎樣說相格？」馬上過年了，年還不曉得那塊去過？」

仔兒笑起來了，掏出小嘴說：「娘，你快點兒送去吧！」

李桂英做居民工作

如皋李桂英隨時隨地不忘做工作，他正在和記者談着他的事時，駐地一個村代表來喚女的去開會，這家男的不肯給搬走，說是家裏有孩子做，仔兒又沒得人帶，村代表就生了氣，罵他是破蛋，結果爭得面紅耳赤，李桂英聽了跑出門口，輕聲地對村代表說：「喊開會，要告訴人家開的什麼攬子，一下子哭不動，過過兒再來喚。」那個村代表聽了他的話回去了。李桂英就西頭來問那男將說：「老爹，你趕誰去呢！你家奶奶像寶兒理理的，肚才也不錯的，不然大他也不來喚，……去也不過談談外頭的情形，你針線專社社的意見，你看！我離開這麼遠還來開會呢！想你老爹也蠻明理靈通的，談不到你不把誰去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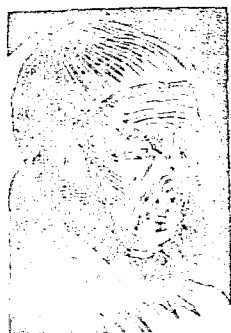
老爹聽了，馬上跑去喚他女的去開會了。



勞武結合的好榜樣——
楊興麗的伴工隊



泥腿子做了新狀元 朱茂才



楊仁興與家計劃興了家



勞武結合的好榜樣

楊興雨的民兵伴工隊

愛文·林楓



民兵的勞武結合問題，雖然很早就提出，但做得好的還很少。楊興雨的民兵伴工隊，真是一個好榜樣，獲得了分區羣英大會勞動英雄的稱號；現特介紹給大家作研究：

(一) 怎樣組織起來的

如第二區徐元橋西社村離區軍械點——十里橋有七里。因為民兵活動積極，早就把個相反掉。在去年四月間，區軍非常注意他們村裏的民兵。會到他們——第三中隊用過成行性的信雀說：「要抓幾門民兵才好」。敵人經常出動，雖有民兵不時的爭鬥對峙，但缺少組織行動，大家不敢安心在田裏耕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去年陰歷三月底農忙

正開始，中隊長朱有壽召集西社村民兵開會談組織伴工隊，提出「一面戰鬥一面生產」「齊心收銀飯；齊心打仗」，總共來了三十二個民兵，個個都願意馬上組織，全村共分三個伴工班：是依原來的民兵分的。

- 第一班：地雷班共十七人班長曹顯慶
- 第二班：偵察班共九人班長吳功裕
- 第三班：通訊班共十二人班長楊興雨

結好以後，班長曹顯慶起來說：「我係一班民兵，是團結的，在不會說伴工以前，就伴了工，我係伴工不要罷工，多做十個八個工，少做十個八個工沒說相」。曹顯慶會做個老隊長，會拉攏民兵，因此一班的民兵都同意他提的意見。

第二班吳功裕，還不會分清這個法子。他看見一班贊成，也就跟着贊成曹顯慶的意見；不過楊興雨不贊成。他提議說：「民兵當然齊心的，但因為田有多有少。像我這班的區正山家，種田四十八畝，賒德田家只種三畝，如果賒德田家幫人家做，不拿工資，肚裏急得飽，不加工錢飯飯吃，就要幫助人家做活計不願參加伴工隊，假如伴工隊只隨地記工，以工抵工；工做得多的照拿錢。」當時第三班的民兵，聽了他的口道理都同意，村隊長曹成太，村隊副孫位如也贊成，並且也願意參加楊興雨的伴工隊。

村裏開好會，到晚上楊興雨又的村隊長曹成太村隊副孫位如第三班全部民兵開會，還有男女公民共七十多人，楊興雨重新向大家說明伴工隊要工糧家工錢的道理，徵求大家的意見。大家都說好：「勞動的公民請眾說：『你係伴工何好的 工做得多的拿工錢，照公平，不過伴工超要有負責；飯菜有好壞，你係可計較。』大家馬上問他說：『爲啥我係一搭伴工，不是爲吃的，回家便飯不講究。』楊興雨說：『第一班說多幾十個八個工，少幾十個

八個工不較量；我們至少做到飯菜不較量，我們要與第一、二班比賽」。

接着討論分組，有的說，十四人合一個組，楊興雨說：「分三個組，這樣有三個人負責，好抓緊些。同時容易曉得那家要做什麼活計。」大家亂同意。就以地形分了三個伴工組；每組四個民兵，村隊長和村隊副可以流通，楊興雨當組中心伴工組。當場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定出了伴工規約：

- 一、以小組為單位，到人家做伴工，那一組人少，伴不過來，可以通過小組長到別組找人。
- 二、太陽出就到人家做活計；吃好吃壞不講究。
- 三、那家活計忙，要緊，就先到那家做，兩家一樣重要，先做的先做。
- 四、有會一定要參加，做活計大家比賽，不偷懶。
- 五、先做伴工組員的活計，有空才幫別人家做短工。
- 六、做工多少，由小組長負責記工賬，算工資。
- 七、不分重工輕工，一律五斤大麥一工，（工抗會決定大工七斤，輕工五斤）人帶牛排一畝，算兩個工，照工抗會條例，到五月九日時結賬，算工資。
- 八、做活計武器帶在身上，有情況派個大膽的，神氣的，去偵察，別人那樣做工，敵人靠近了，拉出來就打。
- 九、要學會拉地雷，打榴彈。
- 十、要讀報學識字，唱歌演道理。

(二)伴工做得快，鞏固擴大丁民兵。

分隊長唐成木，因為要出外開會，伴工隊就到他家去繳稅，唐家老參看見民兵來伴工，做活計快，心上歡喜，並且說：「只要你伴工活計做好了，多開幾畝沒收。」從此再也不聽見唐家老參罵他兒子「荷規」自滿氣了！

糧食快收麥，有一次楊興雨這小組四個人幫分隊長孫位如收麥，一上半天，割了四畝，頂好的麥子，吃好中飯再挑上場打，未到晚上就打好了。要是沒有伴工隊，這四畝田的麥子要八個人工還不得完工。

伴工組做得快，出了名。旁邊的老百姓看上了眼。有個戲子道，他的小麥被風吹落了許多，他跑來對伴工隊說：「你伴工的好，收得快，小麥沒有被風吹掉，我家小麥起碼換風吹掉三斗多，你你果可弄兩個少年的幫我家做活計。」楊興雨說：「我們是民兵伴工隊，請參加我們民兵，我們才幫他

伴工。」因此，他不久就把兒子誠家富送來參加民兵。

(三)讀報唱歌情緒高，戒賭戒煙能同心。

伴工隊員都說：「我依伴工手不息，嘴也不暈，大家一面做活計，一面你一句，我一句的送歌兒，像在巴爾林戰鬥之後，伴工隊員在車水時，造出了一隻歌兒共十段。

- 三、新四軍是救星，來救老百姓，趕到那巴爾林遇到鬼子兵；（重復一句）問：遇到鬼子怎樣彈相？
- 四、我軍計劃好，打他四面包，包得那鬼子兵，無法來逃過；（重復一句）問：鬼子那去呢？
- 五、有的性西逃，有的往東逃，遇到那老先生橋（西邊旁邊的橋）到底跑不掉；（重復一句）問：多謝那一個？
- 六、沼南的寶蓮富，（沼南是雙北區的一個戰區，西邊也是沼南的戰區）游擊指戰員，抓住那鬼子兵，一插子送他的命（重復一句）

此外他們又很會造歌來配合工作，像他們村裏，有個婦女挨家裏壓迫不得參加游擊隊。他們便把她吃的苦頭造成一百零八段小調，讓小調唱給那些婦女們聽，婦女傷心的哭了，因為歌兒的影響，婦女的家庭肯讓她參加游擊隊。

在休息的時候，楊興雨把訂的江海報拿出來，識字的孫位如讀給大家聽，每當讀到我們消息，大家聽得最有勁，孫位如很自然的成了他們的文化教員了；唱歌兒，識字，讀報，都是他領頭。

他們沒有會議制度，但是一有問題，立刻大家民主商談，做出決定，所以從沒有發生過糾紛，例如有一次有兩家爭要派伴工，大家當時一談，各家伴半天，問題解決了。

過去有三個飲煙隨性的，二個要吸煙的，又三個要戒煙的，僅有薛寶貴這五三是戒煙的。自大家伴工後，把這些煙、吸、燥均克服了。主要的因為大家常常集中在一起互相教育，互相監督，做了壞事，不能保守秘密；因此就正派了。以前第一連的薛德田參加民兵後，歡喜地東跑西玩，隊裏人都批評他說：「你跑東跑西的有什麼好處。幫人做活計不拿錢，飯錢撈得到。」自自組成了伴工隊後，他也就轉變了。他說：「大家一看做活計，很熱鬧，又有興趣」。

伴工隊裏有八個留髮的，四個是光頭的，他們在田裏做活計時，討論留髮與不留髮問題。一個人說：「留髮不好，和平軍說留髮是民兵。」楊興雨說：「我們個個留了髮和平軍那裏曉得出來呢？」因此四個光頭，也留髮了，養頭髮，可以說明他們

的集體性。

(四) 生產工作和戰鬥的矛盾得到了解決。

九月裏楊興雨，孫恆如、糜成太和蔣資通，四個人到底家收四畝田稻，稻都鑽在堆上，很難割。才下田一刻兒，村長來人通知，下午天開會，催他算一算，還下勁做，恐來不及開會，大家就比賽，孫恆如真算得很快，人爭割一行，他割二行只差點兒，割好挑上場攢。到息手才兩點鐘，時候還很早呢！即刻分頭動員民兵開會，當他們跑到會場，旁人還沒有到。

他們如此的比賽是常常進行的，在最初會發現爲了比快，事情做得馬虎，提出「幫人伴工要與自己家裏做一樣」的口號，就糾正過來了。

過去民兵是幾乎隔天就要開會，不是早起開會吃飯，便是從晚直到夜，大家就怕來，以前他們三班隊多到八個，少時祇到二個，後來每次開會，伴工隊總是一箇不缺，很早就到，有人奇怪地問：「什麼道理開會他們總是到得齊齊？」有人回答說：「他們常集中做活計的呀！」

下午做完了活計有空，孫恆如領導操練做遊戲。在情況緊張時，到天夜，他們全班個個揹了被子集合到小組長家，因外集體打游擊，睡覺，也常常與其他兩班聯合住宿。一崗二人站，一枝香時間，正副班長查崗，各負半崗。所以敵人雖然很狡猾的天未亮來村裏抓人，但是都是撲個空。

他們每次做活計，總把榴彈埋雷帶在身上，有情況孫恆如拋擲裝地雷，孫田德拉榴，楊興雨偵察，在九月裏，有一次敵人下鄉，民兵正在伴工，楊興雨立刻和胆大的民兵拿了榴彈去偵察，其他的民兵照舊做工，楊興雨探到敵人到了股家渡，就找了一個人送雷回來，伴工隊員連忙埋地雷，拿了榴彈向股家渡走去敵人跑到買家洞，他們也趕到買家洞，當時敵人正在拆房子。恰巧買家洞東頭的民兵打了個手榴彈。楊興雨他們五天「叫兒」（閉子）一經響吹，大家就殺，屍在屋上拆屋的磚瓦，應得滾了下來，直滾去現成的三間房料。還有三間沒有拆得成，就溜走了。

這一時，敵人又到買家洞，楊興雨和三個民兵一起帶了三個榴彈，去偵察，看見敵人在場上轉。就一面打「叫子」，一面往上沖，偶爾見勢不好，便溜之大吉。

又一次敵人向西給村來，在地上忽然看見一股潮。敵人嚇得倒退了兩步，地雷響的響了起來，敵人拍胸發了呆，可惜孫恆如的成雷拉早了一些。

真前敵人一來，大家不敢在地上排作，你推我去，真推你去胆小不敢向前，現在印偵察的偵察，排作的排作，必要時可能全部出動，大家說：人多

胆大了！

(五) 收穫

他們總共伴了一百三十多個工；省了四十多工平均十個工快三個工。他們不僅組織伴工，並且集體出外做工，三個組共做三十多工。在九月裏動員參軍的時候，伴工隊馬上幫村裏抗屬劉、蔣、唐三家去做了十二個工；還做了個歌兒，在代工的時候，唱起來，如當中有一段：「東方日出三丈高，伴工隊員把草薅，我們大家齊心，幫助抗屬薅野草；薅野草長五穀；抗屬日子過得好」。

在十月裏伴工隊十三個人，每人出二千元，十股股金共二萬四千元，開了羊肉筵子，兩個月的月中，殺了四頭羊子，羊肉一斤二十多元漲到一百二十元。因此到結算時，每人賺了二千多元。

所以他們每個伴工隊員都高興的說：「我們這樣生產做得好呀！真是又快又高興！」「我們把烟、煙、賭均改掉了，」「還學了不少歌兒懂得不少道理」「開會，打游擊，打仗，都容易「集中」。」「我們家屬以前忙孫，請不到人，現在有了伴工隊，不怕人少了。」在伴工隊外的人說：「你們做得快，你們來幫助做活計，吃的弄得好好。」

楊興雨民兵伴工隊組織成功，影響很大，現在村裏由三十二個民兵擴大到四十六個民兵，均組織成伴工，行成了十六個組。

(六) 給我們的經驗

我們過去對於民兵不鞏固原因，如組織不健全，幹部脫化，沒有經常活動與領導上不注重領導鬥爭，或者沒有教育等，是了解的；但是，對於勞武結合民兵鞏固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問題認識還非常不夠。因此，便容易產生兩種偏向：一、是有些民兵輕視勞動，怕勞動，借名開會工作，出外賣洋相，賭、嫖、敲榨裝成吊子郎當習氣，發展下去使民兵逐漸脫化，工作消沉，與羣衆對立，同時，又因此使家屬不滿，家庭就受拖累。另一種是：因爲怕影響家裏生產，就不願參加民兵，這是今天民兵不易擴大的原因。現在從楊興雨領導的民兵伴工隊中，可以明確的看出，民兵在勞動生產中，增加了集體性，健全與鞏固了組織。在生產空餘的時間，來進行紀武習文，不良傾向也減少；有情況就參加戰鬥，民兵的生活困難得到解決，家屬得到利益，也不會拖尾巴。能解決民兵生活困難的方法，並有多種，但伴工隊勞動互助最良好的方式。彭副司令在「論民兵」中說：「民兵的特點是戰鬥與生產結合的，而二者又是矛盾的，如果不了解矛盾及解決如何結合的問題，則無法領導組織千百萬青年壯丁參加民兵。」從楊興雨民兵伴工隊中，可以證明完全正確的。

(七) 楊興雨民兵伴工隊組織成功的幾個基本原因：

溪風：

泥腿子做了新狀元



倉東鄉蘭址村，就是朱茂才的家。在他出世的時候，家裏還有二十畝穀田，三十二畝荒田，同一個鹽場子。當時在國民黨黑暗嘴的統治下面；苛捐雜稅，剝削重重；地方上還有土豪專保長的敲榨，加上他沒出息的叔叔，一天到晚在外面吃吃喝喝，把田產都化個精光；朱茂才過的就是苦日子。

十四歲死了父親。兄弟分家，他還分到了二畝半穀田；不夠吃，就到泰豐公司去挑挑河泥。挑泥挑得頂遠的地方，到遠靖江、阜甯能凍坎。挑泥以外還推推小車子，一年總有八個月在外頭賺錢來糊嘴。三十二歲才娶了一個窮人家的姑娘；今年他已經三十七歲了！

那時候田裏沒得收，春荒逼

裏就稱嚼小蒜同蒿籽；住的小茅棚，雪也飄得進來，雨也漏得進來。隨便地主的使喚，芥也們做做苦工。他頭上有點額，脾氣又有些燥火，村裏的人看到他就是火鑽子長，火鑽子短；說他命苦，好得有點牛力氣才得過活。

新四軍來了；共產黨來了；民主政府建立了；窮人翻了身！朱茂才也出了頭：訂了興家計劃，開了三畝荒田，養了一隻豬，又囤了毛抗，添了許多農具；出去做做短工，工價也穩了，推推小車子，糧飯也拿得多了；他領頭組織了伴工同鄉工，使做短工的貧農，工資多得一半。在他的影響下，蘭址村組織了八個伴工組，有八十多個人家。倉東鄉旁的村子也組織了不少。村裏人都相信他，忙活計不存私心，替別

人做工司自己家裏一樣忙；身壯力強，在蘭址村裏也能算一等。別人挑泥只能挑一方，他能挑二方，領導伴工能照顧到全鄉各個人家田裏的莊稼；那家要先伴，那家要後伴，他總是好好的分配。

人家伴工要垮台，獨獨只有他這一組不垮台。村子裏還有一首流行歌兒唱他的：（十送詞）

蘭址村裏有個朱茂才，

起早帶晚忙莊稼，

人人拜服他；

他在村裏興起伴工隊，

你幫我來我幫他，

忙的好莊稼。

這次村裏選了他做勞動英雄，出席了縣黨同分區的羣英大會，朱腿子也中了狀元。人人都尊敬他，縣裏還獎了一條小母牛給他做伴工組；劇團還演出了他的

一、自願結合民主生活。在中隊長號召組織伴工後，大家都自願參加，民主討論訂出紀律：雖然沒有定限的會議制度，但是，他們從集體唱歌與留聲機問題討論上，知道他們隨時有問題隨時民兵時論，不誤工作又容易迅速解決問題。這也是一種會議方式。農民是散漫成習慣的，所以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鞏固組織是困難的。

二、幹部起帶頭作用。村隊長康成太，隊副孫位如，班長楊興雨都給在小組裏，不看輕勞動，不擺架子，而是積極負責。如楊興雨經常起得很早，通知組員集中，出錢訂報，有情況跑在前面。孫位如勞動最勤，大家歡喜找他伴工，能耐心稟報，康成太在三個組裏經常流動伴工，一面加強領導。所以他們的威信很高。伴工隊相互之間能團結，勞動情緒高。必須要有好的領導人。

三、民兵組織就是伴工組織。戰鬥與生產是二件事，因為民兵組織就是伴工組織，領導上就根據具體情況來正確的解決二者的衝突，不然一

定使組織混亂，工作混亂。

四、公平合理規定工資。工資問題是一個最複雜又最複雜的問題。楊興雨當提出：「臨時記工以工抵工，工做得多的照念工錢。」牛工換工也有規定，因此大家伴工認真，每天能計工。第一、二兩個班，沒有正副解決鼠問題就垮台。

五、在生產與戰鬥活動中，進行教育，加強政治教育與文娛工作，使生活更豐富與活潑起來。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外，在客觀條件上，又因為離鹽點近，住家與田又靠近大路。當時敵人常常下鄉，要「跑區」影響生產，羣衆有解決戰鬥與生產矛盾的要求。並且在沒有提出民兵伴工前，楊興雨已與一般人伴工。因為有這等有利的條件，所以是更便於發動起來。

有人認為對戰鬥爭緊張的地區不能組織伴工；田有多有少不平均不能伴工；地主富農與貧農一起伴工不安當；勞動本領有高低，怕工資不給公平；這些是實際問題。楊興雨也同樣碰到的。我們應該

農；農家還忙著管他莊稼；報紙上還登他的文章。

領頭組織伴工隊

去年二月裏，縣黨部召開生產，各處都忙得開。朱茂才同他的哥哥朱茂岡也租了六畝草田，開起荒來；一畝在南頭，一畝在北頭，整整一天，一開人只墾了二十方土。

朱茂才心裏有點焦急，當天夜裏同他哥哥商量；「我依合起來種，大家擔擔可能快一點，還有點勁哩！」

第二天太陽才出來，兄弟兩個已在田裏鋤得馬蹶的起來了。鋤子一上一下，歡歡笑笑，倒蠻有勁的，那天一個人開了二十二方土，末了一天兩個人拚命墾了六十八方土。

到了收麥時，鄉裏開會要大家組織伴工，朱茂才同村黨抗會長余錦伯商量；田裏要收麥，我人手少，不妨也組織一個伴工起來做伴玩兒試試看。

提了這個辦法，就有人不贊成。朱慶雷開口就說：「自己田少，不要同人家伴，自己家工忙得好就算數了。」還有人說：

「新四軍花頭不小，參加伴工多麻煩，做莊稼也要他們管起來了。」頑固地去放謔言：「參加伴工，新四軍要抽去當兵！」

碰了一個釘子。剛巧村裏開村民大會來組織伴工，余會長就春村裏的會上說：「組織伴工，增加工資，是改善窮人的生活。」到會的窮，聽了都很高興。朱茂才也講了幾句：「漲了工價，我俸窮人便不短工；大家來伴工也是一個辦法。」

散會後，大家一路回家，一談路論，茂才的話也有點道理。

過了幾天，朱茂才同余錦伯又分工到附近幾家人家去勸說，叫他們參加伴工。

朱茂才說：「有的人家田少栽秧時也要僱短工。現在有了伴工，便少麻煩，隨茶便飯，又不講究；伴工活計，狼牙虎爪一碰上，做好了多下來的工夫，大家出門做做短工，花花綠綠的票子，又拿到了手。」他又把他哥哥伴工的好處，講給大家聽，合夥做活，勁大而又快。組織短工，增加工資，也是共產黨給窮人待好過，現時政府提出組織伴工，不使貧賤窮人吃虧的。」

「一面先抓緊組織羣衆來樂意的短工，同時又提出伴工隊員也就是短工隊員。要先把家裏活計忙好，才出去做短工，不然只顧外面做短工，不顧家裏生產是不好的。參加伴工的人家，都要多聽一次掌，老板放謔言參加伴工要抽壯丁，完全是談謔，參加新四軍是自願的，就是去參加新四軍，新四軍同我儂是一家，也是爲了窮人呵！」

朱茂才的話，講得覺有道理，講得發清楚，一點也不用強迫手段，耐心的說服了八個人家，連他同余會長一共十家。

伴工組第一次開會，喝了齊心茶，十個人家還訂了伴工合同，捺了點印，朱茂才還被當選了伴工小組長。

在伴工的時候，爲了使活計忙得更快，辦到了勞動分工，在墾麥的時候，四個人在前面挖麥塘兒，三個人播麥種。在割麥的時候，有幾個人專門割麥，有幾個人專門挑溝，有幾個人專門挑泥；只要能工活的活計，都分工。還有張三會車水不會停秧，李四只會停秧，不會車水；還

學習他通過羣衆民主討論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且親自動手，在做活計過程中，來其鑽研研究困難，來加以克服。所以主要努力是最緊要的。如第一、二兩班也有如楊與周那班一樣的可利條件，但是失敗，完全是主觀不努力的原因。

組織楊與周武伴工隊的中心是解決戰鬥與生產的矛盾。因此對提高勞動力量增加生產是不容注意的，所以楊與周的伴工隊，可以改進，我們應從三方面來着手：

一、勞動本領有高低，配工要有標準，他們雖然都很年青，但是勞動本領高低相差不小。最明顯的，如孫恆如割麥，別人割一行，他幾乎割二行，他一天能車水一千八百轉水，不息勁挑泥三百五十五担。他還是一個貧農。真正山年紀輕，力氣小，勞動生產經驗差，他生富農。孫恆如可以抵二個真正山。但是，他們工資是一樣的，這就孫恆如吃虧。這是不公平。這是不對的。這也不能使大家積極提高自己的本領。我們爲了使勞動力量得到公平的解決，各地應根據實際情形討論議定，但一般

可以採取計分法，如做一天算十分工，因各種活計不同，須訂出不同的標準，如以挑泥來講，一天挑二百担爲十分工，若挑了一百担的計爲計算爲五分工；若挑了三百担的人，即要計算爲十五分工。這樣是合理的，也能刺激大發努力提高勞動本領。

二、省出工夫，加工生產，楊與周伴工隊他們去年省出了四十多工，除了在開會，工作，練武習文以外，把多餘的時間，還可以進行深耕細作，交換生產經驗，集體出外幫工，或發展副業，增加生產的收入，使民兵家裏生活改善，民兵更安心於工作。

三、發動伴工隊員訂與家計劃。與家計劃使家庭的勞動力量組織起來，生產更有計劃，提高家庭男女老少的生產熱情；這樣可以減輕民兵對家裏的負擔，省出時間做工作。另一方面能促成伴工隊的團結與鞏固。

樣，強三就專門車水，李四便專門時秋。按照各人的本領來分工，你擠他，他擠你，越擠越精越

是快；真像一部機器。
朱茂才家裏訂了與家計劃，也有勞動分工。朱茂才負責耕地、耙田、挑担、插種、推車、做工。他的婆娘負責早上收拾糞，養豬、煮飯、磨糞、做針錢、有空也可以做做短工。

老板破壞不了短工

才組織短工的時候，短了工價老板就不大高興。四工都要通過朱茂才，在農忙的時候朱茂才叫短工，有的時候夜裏跑到羅子帝才家來，跑够了，選出了小組長，羅子才幫了一點勁。

有些老板心想破壞短工的組織，一開口就要二十個工，十個工，一天總要好幾十個工；朱茂才心不想不把他工，短工就發垮台，伴工也攔不起來。商量一切辦法，勸員村裏人去做工，要廿個工就給他十個工，要十個工就給他五個工。有時候一天亮，就在大路口等候三倉鄉到陸海塘去做工的人，留下坐在倉東鄉做短工。

有一搭在王大家家做工，到晚上吃晚飯的時候，王大家倒了一杯五泡燒酒給朱茂才吃，朱茂才心裏想：甜面上是倒酒我吃了，骨子裏怕是給毒我上。當時把這杯酒端給何桌的短工，大家席際旁；他起個人吃了酒，影得不好的，老板與此造謠，使伴工短工不能團結，還是有個同享，有酒同吃的好。事後短工隊裏的人說：「朱茂才壓忠心；酒一個人也不吃了」。

還有一次，也在王大家家做工，吃過了夜飯，算了工賬，其餘短工都回去了，只留朱茂才一個人在那裏，王大家拿一張江准票把他騙走，朱茂才開頭不要，王大家一定要送他，塞在籃的口袋裏，朱茂才收了下來。在回家的路上，一路走一路想：拿了錢工錢，影響起是不大好嗎？結果，老板幾個破爛的花圓

，還是攔不起來。偷鷄不著，反而蝕把米。

算工記賬大家有利

朱茂才伴工組裏，開頭記賬是以田畝數來算的。一個人種二畝田，就算一個大工。這樣一訂，力氣大的一天不止種二畝田的，就吃虧了；力氣小的，要拚命種到二畝田，才算他一工，又怕他做傷。到人家去伴工，在中飯前下雨的話，早起的工，大家就不算，一定要做到中飯後才能算半個工。開頭大家講講義氣，不計較，日子一長，人家就不高興；運氣不好的專做白工，力氣各人大大小小，到農忙的時候，人家就不高興與力氣小的伴，算起賬來，也是馬馬虎虎。小工伴大工，小工也不貼過工。多了的工，又不好好照算，伴工組裏的貧農朱慶富就反映說：「一天不做，一天不食。老鼠無隔宿糧，伴工賬不結，什呢人高興伴」。

在十天一次伴工組的會上，就討論一個計工的章程：一天該工算六分工，（褲裏沒有計時的鐘表，以一天六分工來代替鐘錶）太渴一出，到吃早飯一分工，早飯後二分工，到吃中飯三分工，中飯後四分工，到吃「下午」時候五分工，到吃晚飯時候是六分工。這樣一訂，不論早飯後下雨，中飯後下雨，做工的都不會吃虧，照分數來計工，大家沒得白做工（過去章程有時候還不能完全辦到，今後是得要改進的）。

什麼人算大工？什麼人算小工？攔不清楚，大家也就不高興。伴工起來，力氣是有大小，本領有高有低；有的人能挑一担糞，有的人只能挑半担；有的人只會耕田，有的人只會栽秧；大家又想出了一個辦法來，進行了每個人的勞動量鑑定。大家民主討論決定，著照鑑定六分數為一個勞動量。朱茂才力氣大，活計又忙得好，大家就因為他是七分數勞動量（就是說朱茂才做一天工

出了六分工，比人家還多了一分工）。他到人家去做工，遇到中飯時下雨的話，就在七分工裏減掉下午的三分工，算他做了四分工；王蓮子體力差，就認為他是五分數勞動量。這個勞動力的鑑定，在勞動過程中，還可以進行增加減少，這樣大家可以提高勞動情緒。

他們組裏王一林，頭腦比較清楚，又識了幾個字就請他來記賬，有一本賬簿，一家人家一版紙，今天到那家去做工，做了幾分工，都寫得明明白白，十天結一次賬，要還工就還工，要還錢就還錢；中工五斤，小工三斤半；伴工組裏大家都是貧農，所以工資特別定得低。不識字的臨時也可以記賬；做一個全工，就發一個圓子，做幾分工就在圓子裏劃幾條線，到第二天送到王一林那裏去上賬。

一個檢討會

大家都吃過了夜飯。朱茂才的茅棚子裏，擠滿了一屋子的人，都是他伴工組裏的。

朱茂才宣佈了開會的意義：「……伴工伴了多時；我係組裏有什優點，有什缺點，大家來檢討檢討……」。

余錦伯先談論起來：「我係這個伴工組裏有個木匠劉世銀，他的家跟我伴工組路不遠，開會次次不到，一天到晚在外頭做木工；最好叫他退出去。想廣才到王幼管家去做短工，自動手到人家房裏坐茶上拿黃烟來吃，影得不好的，人家少了梳子，說我係這個伴工組不正經。茂才上次拿人家的雙工錢，也是不好，做短工的人就反映不公平」。

想廣才接下去也說了一點：「我到人家房裏隨便拿烟吃，是不好的。朱慶富的糞袋，到人家去糞車，把一顆玉米糞掉了，做活計不放心，也是不好。劉世來從水在河裏取了半天，才挑上來，這也是不對的」。

大家都發表了許多話，最後

朱茂才又談起來了：「朱慶富才參加伴工組的時候，心裏總不大高興；想想自己田又少，不必可人家伴工，我勸了他幾次，到現在才明白了。我原伴工，這孩子才能一條心」。

「這有一條說，要不妨礙生產。平時，家裏多教育伴兒要勤。我看他口富勤，陳木匠的伴兒，有一天在田裏聽着，心裏也要去聽了，馬虎泥泡的，一鍋子就到底，一坭米。陳木匠就跑到田裏去打伴兒，伴兒一溜到田裏去，陳木匠又同他爭一頓炒，一天不和，三天沒得精神，他家裏還嫌伴兒閒時裏面說說，忙田不得味。陳木匠，這頓通知他退，好伴工。伴工計，伴工，後，比如草來講，那草長得最高，活計價要緊的人家，就先到他家去伴，我家他家，做都是十畝上下，好好商量，大家都能伴得到的；不過一定要通小短長。拾收糧食的時候，一組分成二處來伴也能的。最後，我有二個錯處說一下，拿工人的雙工錢，當時爲了食一點小財道是不對的。還有一次到一塊田裏去檢查生產，看到有一塊田草不會種，我就說：「草不種，就沒生產，老板收你的糧。」叫人家把草種清楚，用老板的名來蓋他，是不對的。我今後都要改正過來了」。

伴工組好處大

伴工組裏解決了許多困難，伴起來大家就有勁，大家又看到了好處。

余錦伯家裏的一塊稻田，過去四個人工，能割好，去年伴了工，只化了三個工。王益林家裏一塊田，過去要上個工，太勤這不會下山，只化了七個工，就割好了，有過，家田草已長得尺尺把高了，伴工人家的五米田已割已割了二次草，等到人要割草的時候，伴工組裏倒要應付了。在深耕製作上，大家勞力能幫忙，十月，家在卅二年同卅三年的比較上就相差很大：

卅二年	卅三年
施工(次數)二四	五三二
鋪草(次數)二六	三七
抽草(石數)四〇	五〇
改良農田(畝)三	八、五

伴工組不誤農時，去年有了伴工，余錦伯就，胆地栽了早種，伴工組日多幫那草水；收的稻子，四畝田收了四石。過去幾年與去年王益林家伴工，種了七天，就收了六斗一畝的產量。

過去也有伴工，忙田大家不擔又不用勁，吃飯又講究，上工又遲；現時伴工吃食不論好壞都不談，太馬一出就上工，做工時你請他，他請你，八個工頂到十個工，全組十個人家都合了心，八人都才個，沒有做私事的人。伴工之後缺少農具，大家都能互相借來用用；沒得牛可以用人工

來伴，老老少小，有了勞動分工，年紀大的就做年紀大的事，年紀輕的就做年紀輕的事；這樣一來就沒得只顧吃飯的閒人了！

如今這伴工組裏，在經濟上是普遍上升了。在農產的收穫上，前年是七十五石二斗，去年是壹百零二石五斗。生活得到改善。(詳細可參閱附表)

朱茂才伴工組經濟上升調查表

(32年與33年對比)

姓名	全勞動力		自耕田		佃田		開墾		收租		伴工		伴工收入對比		過年吃肉斤數		年產糧食斤數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前年	後年		
朱茂才	2	2	2.5	2.5	0	0	5	5	3	3	4	4	0	0	5	5	6	6	0.5	0.5
余錦伯	4	4	2	2	14	14	14	14	6.5	6.5	2.0	2.0	10	10	10	10	15	15	0	1
周旺發	2	2	1	1	12.5	12.5	3	3	0	0	24	24	1	1	3	3	3	3	2	2
朱慶富	3	3	1	1	8.5	8.5	8.5	8.5	8.7	8.7	6	6	3	3	3	3	4	4	4	4
沈正民	2	2	1	1	13	13	13	13	3	3	10	10	5	5	3	3	4	4	4	4
王益林	4	4	3	3	12	12	12	12	5	5	10	10	5	5	2.5	2.5	2.5	2.5	0.4	0.4
王益子	4	4	3	3	15	15	15	15	20	20	50	50	1	1	10	10	10	10	2	2
林宏密	3	3	3	3	13	13	13	13	11.8	13.8	18	18	10	10	4	4	4	4	4	4
合計	28	27	11	10	24.5	24.5	196.5	196.5	75.3	102.9	186	186	21	21	51.9	51.9	92.5	60.5	0.7	0.7

算計不到一世窮

從前朱茂才種自田二畝半，自己一年到頭在外邊做苦工，家裏還不够吃，連糞桶也沒有。前年二畝半，只收到二担銀，訂了興家計劃，有了計策，才像母雞孵兒一樣天天往上長；現在是不吃小蒜了。

去年二月裏訂了一張興家計劃，要開三畝荒地，置備一點農具，十多年不曾養豬；去年養了一隻豬子，一隻羊。錢海不窮，向政府借了八十斤元麥的農貸，去年秋熟自田租田就收到二担三斗的糧，超過了以前一年的收成。這些計劃都完成了，他很高興；在區區興家計劃檢查會上，公認他是一個生產模範。

去年十月，區裏的同志又根據了他家的特點，訂出了一個興家計劃，計劃內容根據了他家特點。訂出去年今春的生產計劃，同全年收支的比較，還有「怎樣保證能完成計劃」。

他家裏夫婦兩個人，勞動力倒也不小；可是生產不够，每年除開家裏的活計五十個工以外，還多了三百四十個人工，就在興家計劃上訂好了向人家去伴工，或是出賃雇工。去年年底把豬子賣掉了，還販了一點紙烟，洋火來賣賣。生活好了。過年買了六斤肉，添了一套小掛枱，參加了合作社，入了三百元的股金。

余錦伯也訂了興家計劃。他們訂好了條件，還要互相來比賽。

現在余錦伯同朱茂才由於訂了興家計劃，糧餉都够吃，現在正向中農上升着。

今年全組每家都要訂興家計劃。朱茂才說：「我財大家發，一家一家的有計算，一個伴工組也有了計算，一世也不得窮了」。

下面就是朱茂才今年夏季的生產行計劃的一部份，看出他如何安排細作，如何多收糧餉。

自田二畝半種間行法；一行玉米，一行蘆粟，一行黃豆；施

肥二次：第一次在五月左右；第二次在六月初；鋤草五次。估計可收玉米一担二斗蘆粟一石二斗，黃豆二斗。三畝開荒地種法同自田一樣，施肥也一樣，鋤草六次（新荒地草多），估計玉米可收一担一斗，黃豆五斗，蘆粟五斗。秋熟估計能收到四担六斗，比去年秋熟多收二石三斗，多到一倍哩！

現在家裏已經有一條牛，一隻小豬子，一隻羊子；自田二畝半，租田三畝；碗兒小鋤一把，鋤頭一把，拉耙一把，小提桶一隻，糞桶一隻，刈草刀一張，小車子一部，還有在分區羣英大會上，得了五件農具的獎品。

只有人懶沒有地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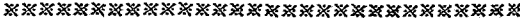
去年秋收時，朱茂才號召村裏人施肥，闢地村八個伴工組裏，有四十三戶，在一卅百六畝田裏，播粟銀四百七十三斤，豆餅三百八十斤，棉餅一百五十斤，每畝平均播到七片多餅。

朱茂才在去年玉米要在田裏的時候，天不亮就起身，攪了灣灣管子，在村裏，兜兜圈子，順便查一查人家田裏可曾翻草。去年查了三次，碰到人家睡中覺，也就叫他醒醒，田裏草去耗耗；看到人家不對的地方，就口直心快的批評，沒得一點傷在心上。

他還做伴工組，最近在小組會上，討論了十天生產計劃，在清明以前，要完成挑加河土的伴工，現在有四個人家要挑河土，蓋在田裏可以法賊，又肥田；一兩個人家造打二三部紡紗車。表現出這個伴工組，時刻不忘伴工，時刻不忘生產。

在朱茂才伴工組越活計的影響下，朱慶貴的兒子，過去閒手好玩，現在也高興做活計了。富農王益林的老子，五十多歲了，二代人商不會種田；頓時在大熱天氣，也能起早到田裏去翻草。闢地村從此閒人是少了！

四分區第一屆羣英大會上，評定朱茂才為一等勞動英雄，還是理該的。



英雄們忠誠的約言

東合楊仁與提出向如唐樹文挑戰，他說：「挑戰是為大家進步，工作做得更好。」他提出了過去在價區揭發做奸三碧事體：（一）組織十個好的民兵伴工組，（二）訂好十家興家計劃，（三）辦一個勞力合作社。唐樹文笑嘻嘻的站起來接受挑戰；他提出自己的條件：（一）把東園村的民兵組織原班，還要戰鬥；（二）東園全村老百姓都參加伴工；（三）辦二個合作社；（四）自己吃苦耐勞，還要解決窮人困難。雙方時間定到西歷五月底為止，並提出比做的成績，寫稿登在江海報，讓大家看，由江海報做證明人。東合朱茂才和楊正道挑戰，也是到西歷五月底；比賽的條件分爲：（一）對黨業要關心，影響要好；（二）比賽二個好的伴工組；（三）學五十個字。還請了陳英才（三倉區區隊長）做證明人，將來要請他到鄉裏去視訪。楊仁與還說要拍得到的獎品（農具）帶家去給伴工組大家用；唐樹文也說回去要去繳根槍，還要改正過去只忙工作，不顧家不顧生產的毛病，明年來開會保證村裏要有勞動英雄來參加。



家庭歷史及特異

楊仁興今年四十七歲，血原籍是澳門人。祖父死時，叔伯分家，他父親沒有分到田地，他自己在家鄉看到許多人朝北到東合種生田，也就賣光家裏東西，朝北種公司田，第一年收到了些花，家裏紡紗織布糊口了，可是田太低，田禾終長不好，不是旱荒便是水荒，交不起租，押金抵了租，被逼退田，後又租到不要租金的草田，又過了三年水荒，又餓死了三個人；楊仁興說：「活到四十歲碰到三年荒年，真是苦得連時飯的碗也摸不到！直到新四年來以後，苦種十二畝光白田（即鹽田），做鹽抗工作，不久任了會長，得到減租的利息，生活才安定下來。在前年多還開了十三畝荒田，他們一家是在苦種中勤儉勞動着的。他們有海峽進步的生產經驗，一家大小總能一條棉花線到頭，從種棉花一直到織成布，全套熟練的生活往年一年有六個月靠紡織賺錢買糧的糧口飯。」

楊仁興妻四十六歲，兒子冠珍和媳婦同年二十歲，大女兒與姪女兒同年十八歲，小女兒十一歲；連楊仁興自己共七個人。

時時刻刻不忘計劃書

清明後一天夜裏，勞區長來把楊仁興一家老小從牀上叫了出來，說開家庭會議，楊仁興及家裏人很覺奇怪，祇有相裏開會，鄰裏有家裏開會，全家老小加上區長坐滿了一張方桌。區長說：「你們是苦起家，現在日子才好過的。今年又開了荒，要好好種田禾，我來幫你們訂與家計劃，就是發財計劃。」大家聽了祇是發笑，首先談去年耕田耕草種稻情形，田裏收的稻草多少，坊坊的紗布多少等，全部收入及一年支出賬目包括吃糧公糧和袋衣服桐火油口等，算了一下，剩餘了幾千元，發着訂今年的與家計劃。區長問：「四畝鹹埔田種大麥收多少？四畝栽秧田種大麥收多少？秋種八畝半由玉米收多少？」楊仁興怕年成不好說：「元麥收三担，大麥收二担，玉米每畝收八斗，共收六担四斗。」區長說：「與家計劃要與家要多訂一些才是道理，元麥要收三担五斗，大麥要收四担，玉米每畝收一担，共收八担。」又談到十三畝新開荒田楊仁興講：「頭荒田沒有收，不能作數，不要訂在計劃內。」區長說：「無論如何要訂，多種多栽還可多收些呢。」楊仁興亦常常聽的答應計劃，在新荒田收玉米四担七斗

，黃豆八斗，棉花一百八十斤。妻「兒女們祇是個耳地聽，不斷的拉開笑。」

從農業生產方面的計劃，再訂到紡織與牲畜的計劃。全部收入預算完了，就預算全年的開支，收到糧還差不多够吃。若兒子娶親要砌間房子，辦酒等費，共計要化上四五萬元。幾長節日要祭祖，及門面零用合計至少三千元。洋火一年要用三十六匣，吃用油可用案子打的，烟草自種。預收與預支一抵賬；區長說：「際支比收入大，超過了三千元，不碼頭怎樣呢？」楊仁興帶我帶晚織布就補得上。最後討論家庭分工，並民主選楊仁興為家裏人，在散會前區長說：「大家好好分工耕生產，十天開次家庭會議，我要常來檢查，到年底結賬；生產超過這次與家計劃，把超過的部份給大家分紅。你們時時刻刻不要忘記與家計劃，做到一定要發財了。會滿結束，全家拍手：「時間再半夜了，你辛苦幫我們訂與家計劃呀！」

春種去年元麥大麥小麥收二石。今年訂計劃收八石。

秋種去年玉米黃豆收九石，今年訂計劃收十八石五斗（連新荒田）

紡紗去年紡紗二百斤，織布三百六十丈，今年訂計劃紡紗一百斤，織布一百丈。

養畜去年養羊一只，雞一只。今年訂計劃養羊六只豬二只鴨一只。

這些數字，在楊仁興及他妻子的腦子裏常常響着，從大兒子到小女兒，個個人都記住了。兒女們說：「多收了糧有得着，多織了布有得着，」楊仁興妻想區長為什麼要訂計劃，草草跟多算得很仔細，愈想愈煩煩想不開就想煩煩的說：「我叫你（指楊仁興）不要出去的，不要出去跑，你偏要出去。這下子田裏收少了，全就要交給新四年，吃多了不得了。」又說：「外面有人說，窮人老板將來變成一樣，多下來是公家的。這話還有這像呢！」楊仁興及他兒子勸他給她話：「新四年那裏裏人好處」。『多收了糧不限定要交公糧；多出糧是隨人心願的。出後抗幾多少，亦是隨人做呀！不帶強迫了。經過了半個月她才想開了。楊仁興雖然說服了老妻，但是心裏為難的，吃過了或用多了，不好交待。年成不好又不得了。後來想到了過去不願好好種好好田，是怕田地做壞了地才迫人做身，得種要吃大虧。現在共產黨來了，田面積有了保障，沒有無理退人田的。因此就下決心，把田種好，連上毛坑也在想計劃書，吃飯也要想計劃書，特別覺得新開荒田要收如此多，沒有辦法。為了這問題，晚上經常睡不着。」

楊仁興與家計劃興了家

斐文

分工勞動，生產熱心。

從開了第一次家庭會，才懂得分工，楊仁與天不怕農會工作，買賣鐵錘面積東西十二里，南北八里，共十五個村，就是他一個會長，所以既能管抽柴、砍柴、磨具、春麥、草抄草；夏裏挖塘兒，掘渠、挖井、秋裏拔玉米、拾棉花、拔草、割玉米、高粱、結，秋花、種麥、種黍、種黍、兒子、媳婦、大女兒、小女兒均會做的；挑麥、軍工、由兒子動手，就只耕田與種人。小女兒長年管六只洋子。平時田裏一息半，全家老小就織布，在落雨起風更整天織布。楊妻與兒子能織布，兒子風花，楊妻與花，女兒會織布條，媳婦會做洗碗、掃地、這表明分工了以後，這你推我做，我推你做，能自選樂意的接受工作。每天晚飯後，每部紡紗車子還要抽出一兩紗才睡，楊妻與三子從前一天織三丈布，增產四丈。她們紡紗過去一天約四寸，增加到八兩。這是明顯的進步。分工能促使勞動鬥性，互相競爭，因此生產品質與數量都提高了。

在二十五畝半田中，平會之新種田，僅靠家裏些勞動力量是不夠的。所以他妻子兒女除小女兒外，分成二組，分頭參加了二畝半工隊，借外水來理工。

一家勞動家庭

他們一家勞動家庭，在平時勞動不忘執行計劃，家庭會議是起了極大的作用。區委派他規定了十六次，楊仁與聽得長，改成五天一次，有工作同志在他家，就幫他們開會。是有會議形式的，平時由楊仁與談話，時間一般在每飯後或早飯前，還有會議形式的，就是楊仁與與各家人要做的活計及談話，兒女們有意見就提出大家討論，沒有意見就算通過；大家執行。有時楊仁與老小坐在方桌上談話，要談一袋香煙的時間，也是，不宜佈是消會；因為開會就要多抽袋。問問「區委幫我們訂多少錢？多少紗？多少布？現在大家做得如何？」兒女們要開會，便拿紙筆計劃，並在這些個生產情形；各人做的活計，極好極好。五天小結一次停工限目，也有談話生產經驗。有時楊仁與講些半舊時代的吃香，受養，沒有錢借不到錢，與不在藥，氣味弟弟與弟媳連連就死了，吃的將子候等情，發揚大家努力生產，省吃儉用，勸說各人的道理：「窮別人伴工與似替自己由上做工一樣，不能馬虎；「應自己吃苦，不能受別人吃苦。」曾有一次楊妻把這布條能與自己織來，不給兒子與妻食，引起了兒子的不滿，鬧意見，當時有工作同志互助開家庭會議，雙方勸解了，互相和好，雖然這還是簡單形式的家庭會議，民主作风還不夠，但是也能解決問題，使分工更有秩序，活計做得更快，更認真。兒女受了教育，吵鬧就少了，比從前更親密團結。

超過計劃執行

到了十一月裏，區委又來了，執行與家計劃與結尾。

家庭與家計劃訂元麥六麥小麥收八石；實收八石五斗，秋熟訂計劃玉米黃豆十八石五斗，實收二十一石八斗（超過計劃三石三斗）。紡織計劃訂精紗一斤，粗布一百二十丈，實紡紗一百二十斤粗布一百二十丈，整家計劃羊六隻豬二隻雞一隻；實養羊八隻豬二隻雞一隻。這一家農業副業，均超過了計劃，大家喜笑顏開，實業成爲中農了！

他們到底什麼原因能超過計劃的呢？

農業方面：

一、深耕細作與多施肥料，能增加生產。例如：三畝黃土高田種元麥，比前多種二次草，多播十担糞，就多收五斗四畝。秧田種玉米，比前多種三次草，多播十個菜餅，就多收一石，就是高產糧也是如此。楊仁與耕種了土，這用鉤鋤整地，他由土上的土與有磁鐵大，他鉤得像零零一簇小，別人鉤兩三次草。他鉤一過拔草，一過糞草。別人不顯下糞水，他卻與熟田一畝。所以當初時，有不少人笑楊仁與說，「頭兩田沒有收的嗎？你豈多不怕虧本呢！」楊仁與在初期很擔心，到是塊地收得很少時，才敢入糞水，所以超過原訂計劃有一倍之多，這與楊仁與從貧農上升成中農的基本原因。眾衆看見了事實，才拋棄了「頭兩田沒得收」的舊經驗，頭兩田要收也有收。他前十二畝半田二熟，種了麥二百三十担，羊灰一百二十六担，菜餅七十斤七個，去年即十二畝半田二熟，十二畝田一熟種了麥四百十担，羊灰二百担，菜餅一百六十担。這與還想說明，荒田土質有好壞，不能一概而論，楊仁與的荒田土。

二、播種方式是行種方式，這種方式在南方各縣是普遍採用的，其合僅是種人人行種去，還有許多人採用舊種與播種的方法，這三種方法是以行種爲最好：（一）便利開犁，專又可避風。（二）不浪費肥料。（三）種子上面有亮保護，可以避兔給鳥吃去。（四）能避風；另一方面起風時，麥因有擋子擋住了，不易凍死。

三、參加伴工隊，或得快工資便宜，像楊仁與家勞動，新荒田種七畝，這餘六畝必須請人工；那麼，要付四担玉米來作工資。可是楊妻、兒子、女兒。去參加伴工隊，每後結賬便付工資玉米七十斤，所以，與家計劃與勞動互助必水組合起來。

紡織方面：

今年田畝比去年多了一倍，勞動亦須要更多，因爲他們生產熱情提高了，勞動努力增大，平時紡四個月紗現在祇需二個月。從花子生長成花，由花製成棉皮，花再捻成花條，紡成紗，織成布；全部過程不必要請別人，減少中間人的剝削，因此產額潤更多。

養畜方面：

養畜能生育小牲畜，能積肥，後者是更主要的作用，楊仁與種穀多，若沒有肥料來種，那就更向本。

去年的開支是與她原訂超過三倍，多少有些浪費，另一方面她也不買白紅了，洋火行了十二面，從這裏可以知道與計劃不僅能有計劃的加生產，而能節約消耗，因爲共產黨領心，生產富裕了，因此對於國家民族事業更熱心，自願多收公糧與優成債，並且，今年欲償抗債一百斤。

區長說：「大家辛苦一年，現在超過計劃應該分紅。」兒子不吃不睡，做重工出力多，分得一千元。媳婦大女兒與女及小女兒每人七百元，他們都打了銀鋪兒。楊妻說：「新心早來五年，與家計劃與現在，可以買一頭羊了。」兒子說：「再敲呀！明年到東邊買草田，燒鍋煙由草不要買了，共產黨不來，那兒能種財呢！」

小女兒在吃開子時時候說：「開子，高粱餅好吃的計劃的。」分紅後，大家情緒更高，這是鼓勵生產勞動積極性的好辦法，完全是必要的。

這那看見楊家女孩子頭上帶了銀鋪子，復好奇的問：「誰幫你們買呀！」他們回答：「是分紅分到的。」「唉！開店才有分紅，你們那裏有分紅？」大家來問楊仁與，知道了訂與家計劃與了財。大家說：「共產黨出來幫助我們訂一個與家計劃。」

蘇四分區第一屆群英大會宣言

全分區的男女同胞們，主力、民兵全體指戰員、勞動工作者及各機關工作同志們：

我們的大會從三月十日開到二十日，一共開了十一天，現在勝利的閉幕了。我們一百九十六個人中有的是主力部隊的戰鬥英雄，有的是反清鄉地區的民兵英雄，有的是農村和後方生產機關的勞動英雄，還有在後方的機關工作者，有老人、有小伙子、也有婦女。在這十一天當中我們互相交換了戰鬥和生產的經驗，學習了許多新的方法。我們十二萬分的高興，因為大家提高了本領，回到各個崗位上，更好的工作，以迎接反攻。

現在我們被大家推選為英雄模範，受到了大眾的尊敬，得到了各級首長的愛護和獎勵，請我們吃飯、看戲、熱心的教育我們。這樣光榮的待遇，在從前，是連做梦也沒有想到過的。回想從前勞動英雄楊仁興為了沒有田禾收，哀求鄉長證明，鄉長說：「年成好，忘記了我，年成差就來找我」。過了幾天去見老板，老板還不許他踏進堂屋門；戰鬥英雄王祥在預軍裏幾乎常常挨拳打腳踢，罵為「笨種」。「傷兵的母親」李桂英給人罵「滾來隨便跑上客廳應得作東」。鬼子來了痛苦就更深一層。我們中間像這樣受壓迫，受人看不起的苦難，真是幾天幾夜都說不完。當時我們想是「命苦」、「運氣壞」，也再三想「勤儉起家」可是積重難返，勤勞沒有功，因此對種田禾就不願下大工夫，地方上混亂得一塌糊塗。

新四軍來了說是「打鬼子掃除人民痛苦的」，我們之中有些人心裏又懷疑又擔心，最苦的是能打鬼子有成績，擔心的是新四軍將來靠不住，唐烈門裏大小男女十六人，唐桂文下決心把兒子拴子四個送上新四軍；他說：「新四軍有了本地人他不會走了吧！」楊仁興想：「不問將來，先工作，現在有得減租」。我們之中有些人那時難以相信共產黨新四軍能站穩腳跟。因為想日子過得好些，抱着嘗試的態度工作，共產黨在毛主席正確的領導下和我們同患難共甘苦，有五年了；我們開始認識共產黨新四軍民主政府艱苦工作，都是為人民辦事。婦女英雄李桂英說：「我吃的是毛主席的」，我們也就下決心工作；戰鬥英雄申神槍手王祥二次被送參加新軍，組織了兩次逃敵正在反清鄉的鬥爭中組織下黨團三十餘鬼子，十餘為軍特工；孫茂林赤手空拳和鬼子機田中隊裏搏鬥；張順清攻堅戰鬥中爬在雲梯上，為了避免背後下同志的傷害，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把敵人擲的手榴彈拚命丟上和落在背上上讓它爆炸起來。黃士奇和四個短槍隊員，白天化裝前進敵人營房，繳奪九六式機槍。民兵英雄何四生從三支步槍，發展到三十一支，圍殺敵人四十五天，終於逼得敵人退出據點。孫啓祥進出據點二十餘次，繳槍、鋤奸、燒毀偽區所，以「小沙壘」的名可以制服敵人。勞動英雄朱茂才，創造工人工廠。楊雨雨組織民兵工廠使戰鬥與生產結合起來。婦女英雄李連英不願發生的女兒病得咽氣，去服侍傷兵，還獨自冒著敵人彈雨抬救帶花的同志復又到火線上丟去失去生命的。貧困的唐桂文不惜拿出自己的積和田來優待其他抗屬。這些僅是一部份英雄所做的一部份事情，還有像民兵克服崇海鎮，石登科等赤手空拳奪下七德廟敵駐的英雄事蹟，多得說不完。

這些英雄事蹟與共產黨分不開的，所以我們開始醒了，沒有命不命，沒有運氣不運氣，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才有我們人民創造自己事業的自由，拔蘿蔔鋤奸，打游擊，取得反清鄉勝利是我們人民幹出來的。穩定好人辦事，實行民主，開荒可成縣由，也是我們人民幹出來的。我們相信將來還要幹得好。

在專制壓迫的蔣介石統治下，為了他達到個人的貪婪目的，我們人民只有做牛馬，是不會有翻身出頭的希望。我們看清了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們大都先以為「我是不錯了」可是經過了大會互相交換了經驗，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還是常常差，過去自滿是不對的，只有我們在羣眾中不斷的傾聽和學習，才能永遠保持英雄和模範的榮譽。

今天，世界的局勢在大變局；德國希特勒強盜不出今年就要敗亡，太平洋上美軍的反攻和敵後我軍不斷的勝利，說明了日本平壤也快要垮台，而我們的反攻也馬上來到。但是日本鬼子為了挽救他的死亡，一定要在臨死前拚命掙扎一頓，而我們四分區正好是揚江沿海，軍事上經濟上有重要意義，為鬼子必爭的地帶，因此我們在反攻勝利之前，可能經過一個鬥爭尖銳、環境緊張的時期。根據這個形勢，我們一定做到：

第一：加強對敵鬥爭——我們戰鬥英雄和民兵英雄，在敵人已在清鄉的地區，更堅決的反「清鄉」，反抽丁，反搶奪；在敵人企圖「擴區清鄉」的

第一：加強對敵鬥爭——我們戰鬥英雄和民兵英雄，在敵人已在清鄉的地區，更堅決的反「清鄉」，反抽丁，反搶奪；在敵人企圖「擴區清鄉」的

第一：加強對敵鬥爭——我們戰鬥英雄和民兵英雄，在敵人已在清鄉的地區，更堅決的反「清鄉」，反抽丁，反搶奪；在敵人企圖「擴區清鄉」的

大會通電之一

蘇聯駐延安毛主席和全國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在這裏開羣英大會，經過十多天的時間，今天勝利的閉幕了。

大會上，一百九十六人中，經過兩年反清鄉反掃蕩反封鎖的鬥爭和鍛煉，從部隊中人民中工作機關中生養了各種戰鬥英雄，民兵英雄，勞動英雄，婦女英雄，和各種工作模範，這是我們人民自己的力量，是我們中國

人民領袖毛主席教養出來的子女。

你毛主席叫會了我們組織生產，我們開始組織了伴工，集體開荒，訂與家計劃，辦合作社，推廣紡織，把人力牛力逐步組織起來，我們因此有了吃，有了穿，窮人才翻了身，也因此才有了朱茂才，楊興雨的範模伴工隊，白手起家訂與家計劃翻身的楊仁興，開荒的婦女勞動英雄李桂英！

你真熱心我們勞苦人民黨國民族丟在敵人的虎口裏，又教會我們的戰鬥，我們主力、地方武裝、民兵、自衛隊；在分區每一寸土地上，不斷進行了戰鬥，敵人三番四覆的在四分區蹂躪的「清鄉」敵人如麻，據點林立，但我們全體黨政軍民一致起來頑強鬥爭，勝利的進行了快近兩年的反清鄉鬥爭，我們勝利堅持和鞏固了根據地，我們保了家也保了國，我們更有了進鬼子營房繳九六式機槍的黃士奇，有了赤手空

拳拚死鬼子殺田中隊長孫茂林，有了屢次參加突擊組，武克爾堡的張國清，有了廣遠地酒莊從偽團長的吳孝麟，有了以一支步槍兩年來斃傷卅餘鬼子十餘萬軍的韓拾李王群，有了領導兵民逼退敵人據點的民兵英雄何鳳生和陶有林，有了搬動靈活進出據點繳獲提督的孫啓祥，有了創造聯防作戰個個據點的陸德和江餘，有了用響雷轟武寇據點的吳漢清。

在你的號召下，我們更有了從古以來沒有見過上火線殺敵傷兵的「傷兵母親」和天才的墨戲者如皋李桂英。

在這次大會中，我們深深的體會到：假我們這被一仇被人看得一錢不值，一向被人罵罵的孤兒子，只有靠了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才有翻身，才保住了自己的家鄉和自己的民族，才能開闢廣大的會，才會被大眾尊敬！

所以我們聚在這裏開會，大家都一心記掛着要謝謝毛主席，

地區，更要堅決的進行反封鎖、反偽化、鋤奸、動搖偽偽內部，派敵敵為「清鄉」部署；在聚合等地區，要面向據點，壓縮敵佔區，加強敵佔，提高警備防止奔襲。我們更加強鬥爭意志，我們戰鬥英雄們要學習王群、黃士奇、孫茂林、張國清。我們民兵英雄們要學習何鳳生、孫啓祥，還有學習陸德和江餘的聯防作戰。我們一定相互挑戰，作革命的兒女。

第二：加強武裝建設——要動員合軍，復原武裝，在部隊展開控槍兵兵，官兵平等，上下團結，貫徹擁護政策我們要向模範班長李季能學習，團結與教育同志，要做好勞軍優工工作。我們要向「傷兵的母親」李桂英和模範工作者唐桂文看齊。

第三：開展大生產運動——我們知道，現在的戰爭是人力和物力進行總決戰，那一個的人力物力來得大來得強，就那一個勝利。在我們準備反攻的物上是不缺的。因此，我們一定要向政府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為反攻準備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部隊裏的戰鬥英雄，也要生產，做到改善伙食，糧食自給，以減少公家的開支，逐漸向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我們不光做戰鬥英雄，而且還要爭取做勞動英雄。我們民兵英雄，更應該丟掉活計

不幹的毛病，要學習楊興雨，使武裝與勞力結合起來；我們勞動英雄，要從詳細的了解黨生活困難中，來組織各式各樣的勞動互助、合作社，訂與家計劃，我們向朱茂才，楊仁興學習。另一方面勞動英雄也要學習打槍作戰，向民兵英雄看齊。

第四：創造英雄——反攻和建國的革命事業是我們人民大眾的事業不是少數人包辦得成功的。所以這需要千千萬萬的英雄和模範。因此，我們要用自己的英雄行為在羣衆中創造和培養英雄氣概，部隊裏要創造模範班模範連，鄉村裏要創造模範村模範鄉，在工作作風上，我們要做到，不是突出在羣衆的面前，高高站在羣衆的頭上的舊的個人英雄主義，我們要做真正的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英雄。

現在，大會已經開完了；我們馬上得到各個工作戰線上去。在此，我們一方面希望全分區的同胞們同志們，隨時給我們督促幫助，使我們對革命事業有更大更好的貢獻；同時希望全分區的同胞同志們，共同起來為擴大武裝，開展大生產運動而努力，以爭取打走鬼子，建設中國的最後勝利。謹此宣言。

華中第四分區第一屆羣英大會 三月二十日

要向你毛主席致敬。從來我們最受人欺受人騙受人壓迫，我們就從來用不到對人謝過，打腫了自己的臉還要陪臉不是！我們的致敬和擁護只有向我們的黨——共產黨和毛主席！我們向你誠衷心的感謝，一心一意跟隨共產黨跟隨毛主席走向勝利！

我們過去受够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苦頭，全中國人民也如同我們自己一樣受盡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我們現在身共產黨、毛主席翻了身，起起大後方同胞，還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受苦受壓迫，蔣介石不顧人民，天天哭地方，丟老百姓！我們一鳴英雄神槍手王濤，曾在國民黨隊伍中當過士兵，挨過鞭打，他在四五年中沒有看見這個國民黨部隊和鬼子打過一次，從沒有見過鬼子是真是短；國民黨只是用了軍隊欺壓人民，蔣介石獨夫專政的政府是騎在老百姓頭上的荒淫無恥的吸血鬼。我們已經認清楚：這不是我們人民自己的政府和軍隊！我們反對它，現在天下大勢變得很快，德國希特勒馬上要垮台，日本強盜就快要失敗，我們都下決心更出勁打仗努力生產，照我們毛主席指點我們一九四五年的任務做事，我們更希望全中國的同胞一致起來停止專門壓迫我人民、不抗戰的蔣介石政府，要求趕快超模打鬼子驅鬼子的聯合政府，我們人民有什麼力量就拿什麼力量，請法西斯滾蛋！只有做贏了這個蔣介石反動政府和統帥部，我們全國同胞才會翻身，我們反攻才會勝利。

最後，敬祝毛主席領導我們走向勝利萬歲！祝我們全中國同胞萬歲！

蘇中四分區第一屆羣英大會
三月十一日

通 電 之 二

新華社轉陳軍長、饒政委、梁師長、葉副師長：

我們四分區羣英大會，在三月十日閉幕，我們第一次相互會見了部隊裏的戰鬥英雄、四鄉的民兵英雄、農村和工廠的勞動英雄、各機關團體的模範工作者；大會一百九十六個代表中，有的是四五十歲的老人，有的是十七八歲的少年，有的是婦女，我們都像自己的叔叔、兄弟、姊妹、母子一樣的親熱，相互交換着各式各樣戰鬥、生產、工作的經驗。

在十多天的大會中，我們萬分高興，因為我們在這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你親愛的陳軍長饒政委梁師長葉副師長的領導下，我們勝利的堅持了將近兩年的反清鄉鬥爭，我們中間有了上火線救傷兵的婦女英雄李桂英，有了赤手空拳拚死鬼子殺田中隊長孫茂林，有了進鬼子營房拿九六輕機槍的黃士奇，有了鐵錘地洞活捉偽團長紀雄的胡孝發，有了歷次參加突擊隊及克碼堡的張頂清，有了兩名連東以一支步槍兩年來擊斃三十餘鬼子十餘偽軍的神槍手王濤，有了領導民兵的四十多天日步圍困敵人逼退據點的何鳳生，有了機智靈活進出據點捉俘廣義槍的孫啓祥，有了專門用地雷炸死敵人、一坑磚頭鐵兩支槍的周樹德，有了帶領民兵用智逼降偽軍攻克據點的吳振清，有了創造明防作戰圍困據點的陳德和江銘餘，有了動員擴軍擴團桂文，有了勞動起家訂家計割翻身的楊仁興，有了朱沈才楊興開的模範停工隊，我們一百九

十六個代表，個個心裏還繃弦，個個勇氣還漲發；我們一世也不能忘記你親愛的陳軍長梁師長和各位首長領導我們翻身，教會了我們打鬼子保家保國的本領！

從前，我們都是泡腳子，在世代代被壓在腳底下，國民黨欺我們，騙我們，我們種的田，一年四季重捐重稅，我們生了子女，要收人頭捐，子女長大了，還抽去當頑固佃戶看門，我們不認開口，被蔣介石搜奪手下的假眼東西搜刮得皮包骨頭。鬼子來了，國民黨軍隊只顧自己的太太和鈔票，棄了軍隊不去抗日，把我們老百姓丟在水深火熱中。

這次我們的羣英大會，是我們人民翻身的會，我們想想前頭，吃足蔣介石的苦頭，我們愈是敬愛你陳軍長、饒政委、梁師長、葉副師長，大會上大家都一心一意要向你們致敬。

我們一百九十六個代表，還互相約定：開好了大會回去，要更好地堅持反清鄉鬥爭，無論敵人清鄉如何殘酷，我們過去勝利地堅持了鬥爭，現在我們開了會，交換了鬥爭經驗，信心也提高了，我們拿這次在大會上學到的許多打鬼子、捉漢奸、殺漢奸好特工、破機槍、攻碉堡、發展生產、組織停工的門兒、來更好地完成上級交與我們的任務，我們都下了決心把工作做好，還要組織更多的人，創造成千成萬的模範模範，共同來迎接總反攻的勝利！

敬祝首長及全體將士健康！
三月二十一日
蘇中四分區第一屆羣英大會

戰鬥生產展覽會

洪風

戰鬥生產展覽會門前，整天熱鬧鬧鬧，衆英雄、來賓川流不息，前去參觀。

戰鬥部門包括敵人的海陸空軍的三種武器。

走入展覽室，迎面是一間二人合抱不過的圓鐵爐的鐵灰色的「機雷」，上面一頭血紅的大膏藥（日本旗）鬼子把雷、彈西，散佈在黃海海面，想防禦美英兵艦和封鎖我們的北上部隊，但是我們卻繳獲了幾十面，作爲我們的軍工材料。

機雷後面長條上，一排排的是烏亮的九九機槍，頭上刺刀閃閃發光；展覽會招待員向大家說明：「這種機槍，敵人除了在「滿洲」區使用外，只會在南洋對付盟軍，我們一發現有這種機槍，去年陶司令就有大家繳械爭打，全分區部隊一發動，去年我們繳了一打零四挺！弄得鬼子頭腦山本隊長急發秘密訓令，說是九九式目標太大，下鄉時要特別小心，新四軍在專門繳這種機槍。」

坐在木柱上，左右站着兩區全副武裝的鬼子，頭戴航空帽，身穿航空衣，一手掖住槍揮刀，小鬍子還露幾根，二隻大皮靴分開叉着，就近仔細看，原來是全副航空員服裝裝起來的。

在這兩個假鬼子東邊，閃着一挺九九式機槍，鬼子飛機上用的，子彈有三號新鋼彈大小，一打火，還發二百五十響。

九九式機槍二挺，是一排日本軍官的指揮刀，還有日本「天皇」賜給少佐、尉官們的勳章，現在這些指揮刀和勳章是默然無光的擺在桌上。

在桌子邊上，垂頭喪氣敲敲棉團的管樂隊，上面寫着「武運長久，出征必勝！」（？）

在這展覽室中，還有鬼子陸軍用的三八步槍，九九式步槍，日造彈筒，小砲，各式彈藥，有鬼子海軍用的各式極機密地圖，航海儀器，指南針，海軍測量圖，大漢奸汪精衛給海軍的委任狀，鬼子海軍空軍各式照片……

轉過一個轉去，是我們自己的軍工生產部份：民兵英雄們對「擊心雷」（榴彈）和「鐵鳥龜」（地雷）極感興趣，他們仔細觀察一件件原料，

半製品和製成品，招待員同志被詢問得應接不暇。

戰鬥英雄又對小砲，三角刺刀翻覆研究查問，他們比較了三角刺刀的好處：三角刺刀極快，刺上去不要放鬆，儘上敵人骨頭不會鬆斷，敵人帶了花也不易收口。

勞動英雄們對聯合農具廠出品，也提出改進意見和市場上的出品作了比較。

衆英雄一面參觀，一面對日夜辛勤流汗的工人同志，表示親切的敬意，看了軍火生產，大家聯想到國民黨拿了美國的新式武器，丟城失土，把武器轉手讓給敵人，更引起無限憤怒，而爲我軍發在敵後艱難困苦中，自力更生！更加强了靠我們自己反攻的勝利信心。

在工業展覽品部份，很多英雄和來賓說：「到了上海入新公司。」這裏面陳列着種種粗細的線、綉、生絲，羊毛織的帽子，襪子，各種田禾種子，勝利紀念章爲展覽會定製了二塊大肥皂，最新紡織廠陳列了衛生紗布，勞動英雄陳列着粗的紗布，毛巾，襪子。

周圍圖表說明了我們各種小型業，正欣欣向榮。

在展覽室四周，貼着大幅英雄事蹟和英雄事蹟，李桂英在松林獨靜中救護傷兵，孫啓祥白晝黑夜，進入敵偽據點穿堂入室，殺逆勳奸，民兵英雄陳德帶民兵日夜不息圍困王察潭，神槍手王祥一槍打一個鬼子，勞動英雄朱茂才組織伴工的故事……在四分區的形勢圖表上，東南半面佈着敵偽據點和封鎖線，在另一個圖表上又表明着：就在這種寄佈的敵偽據點中，去年主力武裝和民兵拔除了六十九個據點，斃傷敵偽三千多（活捉鬼子五十八名），繳獲尊砲四門，輕重機槍五十挺步馬槍一四三七支……這些輝煌的戰績，更加强了英雄們今年創造更大戰績的勝利信心。

在另外一些圖表上發明的是：八路軍、新四軍救國救民偉英雄事蹟，敵後軍民在毛主席引導下逐漸走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光明大道。而旁邊又是爲民爲國失地，爲國殃民的圖表，高級官吏窮奢無恥，小民百姓餓寒交迫。

英雄們明確的看到了：一方面是嚴酷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無恥。

在展覽室的圖表和聯環畫上面，是鮮明奪目的大紅字：「在共產黨領導下，英雄們幹下了轟轟烈烈的事業！」「戰士的血，工人的汗，就是勝利的力量 and 保障！」

英雄榜
蘇中四分區江海書社出版
編者材料費新伍伍圓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日出版

